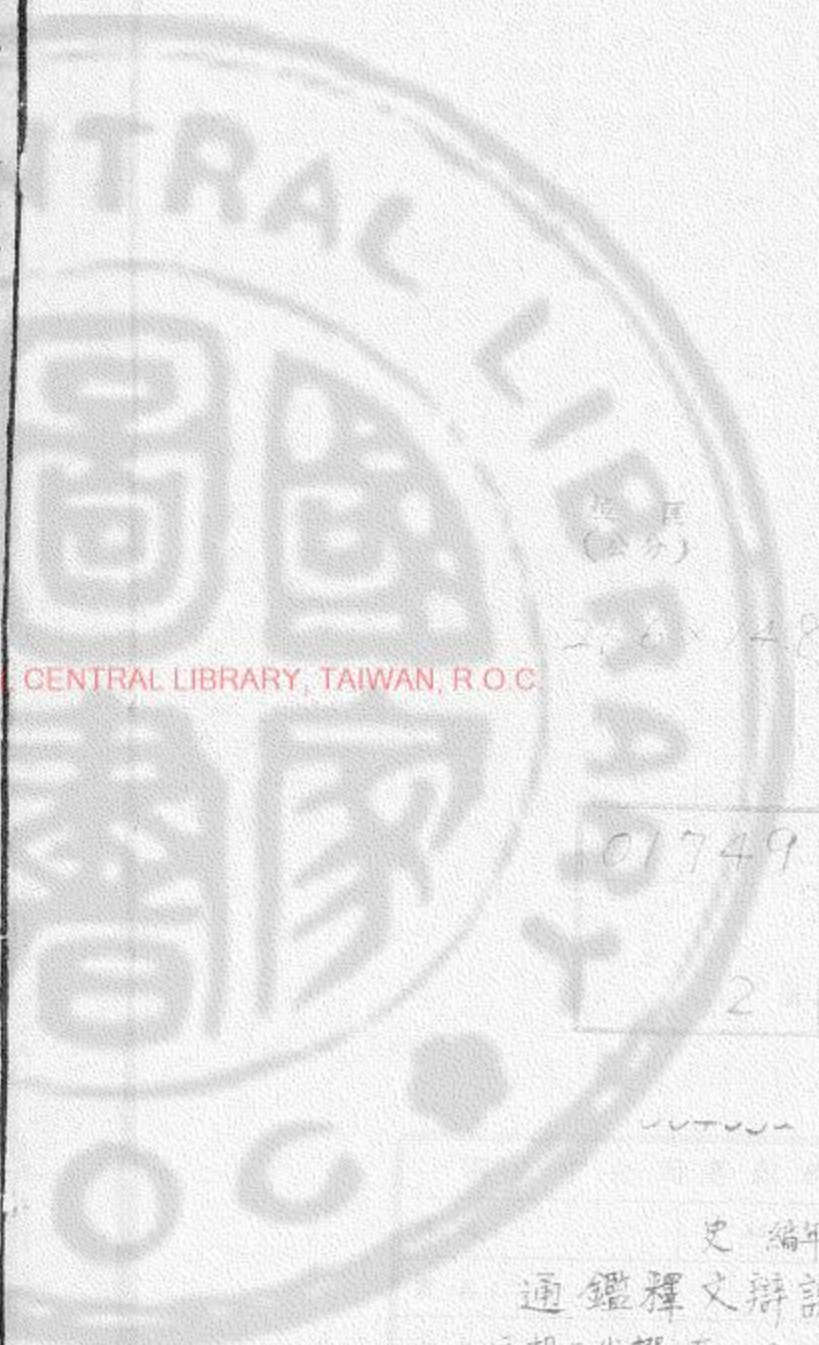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釋文辯誤序

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焯本有公休本史焯奉馬時
 行為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 齋前無序後無跋在
 寘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
 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焯
 間以己意附見世人以其有 述謂之善本號曰龍
 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 大同而小異皆蹈襲
 史焯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
 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今觀海陵所刊公
 休釋以烏桓為烏元按宋 欽宗諱桓靖康之時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1749
2

史編年通代
 通鑑釋文辯誤
 元胡三省撰 存一〇
 明天啓間長洲陳仁錫刊本
 缺卷十一卷十二

休沒久矣安得豫爲欽定 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
地理志是其止見李延壽南北史而不知外七史宋
書魏書蕭齊書皆有志而隋書有五代志 溫公修
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 小見諸書邪海陵釋
文費氏註雖眊史炤釋文爲 至其同處則無一
字異費氏蜀中醫書之家固 月炤釋刊行若公休
則在史炤前數十年炤書既不言祖述 公休而公休
書乃如剽竊史炤者最是其 中多淺陋甚至于不
考通鑑上下本又而妄爲之說有不得其句者有不
得其字者辯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其真僞可

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板本
乃公休之孫攸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于世此吾
先人所疑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攸之所編溫公與
范夢得論修書二帖則得於三衢學官學劉道原十
一帖則得於高文虎氏攸取以編於前例之後其網
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毀卒通鑑之
學其家幾於無傳矣汴京之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
人以其世而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其音問紹
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
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攸乃公之從

曾孫也使奉公祀自是擢用伋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司馬公者必鈔梓而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傳會也容齋隨筆曰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曰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江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爲妄人所誤不能察耳季思伋字也以此證之則伋以音釋出於其先編前例欲與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之時有寶應謝珏通鑑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閩本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更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辯誤爲公休辯誣以公休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則分注其下曰同然後辯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畧而不錄丁亥春二月辛亥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

資治通鑑釋文辨誤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一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一 凡二條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伯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

史炤釋文曰臯狼春秋蔡地後爲趙邑

海陵本費木同

余

按春秋之時晉楚爭盟晉不能越鄭而服蔡三卿分晉韓得成臯因以并鄭時蔡已爲楚所滅鄭之南境亦入于楚就使臯狼爲蔡地趙襄子安得而有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臯狼縣又有藺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土而古文藺字與蔡字

近或者蔡字其蘭字之訛歟

安王十三年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

濁澤

史炤釋文曰濁水名按漢志濁水出齊郡廣縣媯

山

海陵本費本同

余謂釋文誤矣史記書齊魏濁澤之會

徐廣注云長社有濁澤又酈道元水經注曰皇陂水出胡城西北胡城潁陰縣之狐人亭也皇陂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炤縱不能遠考水經注亦不能近考史記注乎八十四卷晉惠帝元寧元年濁澤注誤與此同海陵本費氏本則又爲炤所誤也

通鑑二

凡六條

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

史炤釋文曰齊伐魏惠王請獻觀以和解即此觀

津也

海陵本費本同

余按班志信都國有觀津縣是時屬

趙地去齊境甚遠又東郡有畔觀縣水經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也徐廣亦曰觀今衛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注云觀國夏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以其地臨河津故亦曰觀津齊伐魏所取者也史炤但據史記所書以明觀地而不詳言之後人不能博攷地理讀其釋文將遂以爲信都之觀津豈不

誤之乎。

八年秦孝公令國中曰晉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
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

史炤釋文曰岐謂岐山雍州名謂東嶠西漢南商

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也費本同余謂以岐爲岐山

是也以雍爲州名則非按班書地理志岐山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雍縣亦屬扶風應劭注云四面積

高曰雍又按史記秦紀犬戎殺周幽王秦襄公以

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平王避戎東徙洛邑賜襄公

以岐山以西之地傳至曾孫德公初居雍城徐廣

注云今縣在右扶風穆公德公子也東平晉亂其

地至于河是則所謂岐雍之間乃岐山雍縣之間

非指雍州州名爲言也李巡注爾雅釋州名雍州

固有雍蔽之義然以四履所至言之東嶠可言也

其西則越隴抵于河非漢也南商可言也其北則

甘泉九峻諸山居庸關乃在幽州懸隔河山何啻

千餘里安能爲雍州之擁翳哉其說雍州之義亦

非也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釋雍州其

誤同

十六年魏伐趙齊使田忌救之田忌欲引兵之趙孫

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搯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

竭於外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

海陵本釋文曰虛音墟余謂虛當讀如字衝其方

虛即上文所謂擣虛也史記索隱義亦如此若讀

為墟全無意義史炤曰擣築也言乘其虛則自解

也義與余同海陵本託公休之名實蹈襲史炤本

至其自立異義者識見又下於史炤

二十八年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

史炤釋文曰剄吉定切以刀自剄頸海陵本同余按

剄字音古鼎翻別無它音炤從去聲非也

三十一年趙良語商君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

史炤釋文曰關吐臘切海陵本同余按薛綜注曰取

四戟函車邊此蓋令力士旁車而趨有急則操關

戟以禦之也後漢書輿服志有關戟車晉志曰關

戟車長戟邪偃在後唐韻戟名曰關音所及翻史

炤音非

三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合天下將相會于洹水之

上

史炤釋文曰在鄴說文水在齊魯間海陵本同余按

徐廣注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曰，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南出山，逕鄴縣南，又東過外黃縣，北入于白溝，蘇秦所謂會于洹上者，正指在鄴之洹水，非指齊魯間之洹水。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文德元年二百六十卷昭宗乾元三年洹水注誤，與此同。

通鑑三 凡二條

赧王三年張儀說趙王曰，秦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史炤釋文曰，澠池，趙邑，余按趙與韓魏接境，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澠池則秦地也。漢地

理志，澠池縣屬弘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弘農之澠池邪？炤說非是，海陵本誤同。

九年趙王使王賁之楚

海陵本釋文曰，賁音奔，翦之子，離之父，余按翦之子離之父，乃秦將也，此王賁乃趙人，海陵本誤矣。

通鑑四 凡六條

二十年主父探雀鷩而食之

史炤釋文曰，鷩克角切，鳥子欲出者，海陵本費本同余按爾雅曰，生哺鷩生，嚼雛，釋云，雛鳥子之異名也。鳥

子生而須母哺食者爲鷦。謂燕雀之屬也。生而能自啄者爲雛。謂雞雉之屬也。鷦音居候翻。炤音非。三十一年淖齒執湣王而數之。

史炤釋文曰：數所矩切，一二而責之也。余按漢書音義，數責之數，音所具翻。炤自漢紀以後，皆從音義。至魏晉紀音所矩切者，又雜出乎其間。

三十二年齊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傭海陵。本釋文曰：敫吉了切。史記作媿。余按徐廣注：敫音躍，一音皎。海陵本從徐廣下音也。漢書王子侯表有敫字。顏師古注云：敫古穆字，今從此音。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取代光狼城。

史炤釋文曰：光狼，地名。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其地在代。海陵本同余按史以代光狼城聯而書之，以爲其地在代可也。而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爲兩國。代在常山夏屋山之北，中山在常山之南。旣云在代，不當云本中山地。

四十二年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曰：先王不忘三世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海陵本釋文曰：要於笑切，約也。余按史記索隱：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蓋秦得韓魏

之地然後能東接於齊。楚不可得而非。燕趙不可得而南。是絕從親之要也。索隱之說，意義為長。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史炤釋文曰：橋音矯。海陵本同余按史記諸家註並無

音，當讀如字。

通鑑五 凡三條

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將括毋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

史炤釋文提起毋置二字，注其下曰：句斷，毋者止之也。使置其事而無復言也。余按炤謂毋者止之

也，是讀毋為毋字，又以毋置為句斷，則以之字屬下句，全不成文。蓋毋者，謂括母也。趙王使括毋置其事，不須復言，吾已決計使括為將，文意甚順。何必妄為穿鑿。毋當讀為母子之母，通置之為一句。蒼頡篇曰：毋字，其中有两點，象人乳形，豎通者毋音無。今諸家板行通鑑及史記，皆作毋字，而妄以毋字為說，是又以字學誤後人矣。

奇兵一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

史炤釋文曰：間居棧切，間隔之也。余謂若從炤說

當以間趙軍爲句，與下句分而爲二，意頗重複，若以又五千騎絕趙壁間爲句，與上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句法文意殊爲停當。間讀如字，每見爲句讀之學者，於一句之間，截而分屬上下句，求發先儒之所未發者，以見聖賢深意，若文意自來通順，而於一字兩字或四三字之間，創分句讀，以爲新奇，似不必爾。又按間隔之間，本無上聲，而史炤音居棧切，蓋字書棧字有平上二音，蜀人土音，以平上二聲，從去聲者甚多，此亦是以上聲從去聲，幸字書棧字有二音，可以援從去聲，其他

則拘闕而不通矣。秦隴以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蓋古人已病之。

五十八年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說之曰子僊有承國之業。

史炤釋文曰：僊，胡啓切。秦孝文王之子，余謂此僊字，即左傳齊高僊之僊。陸德明曰：僊音兮，若音胡啓切，則是溪字，非僊字也。

通鑑六 凡五條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齊人隆技擊

史炤釋文曰：技，巨至切。沔陵本同余按技，渠綺翻，炤音

非。

莊襄王二年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二十七城

史炤釋文曰次一音慈余按榆次縣自漢至唐及宋未嘗改名讀皆如字史記諸家音注及正義皆無音漢書音義亦無音惟武威郡摺次縣孟康注曰摺音子如翻次音咨一作恣亦無慈音然此乃武威摺次縣也與太原榆次縣不相關未知史炤何所據也

三年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

史炤釋文曰重直用切海陵本同余按文義此乃輕重之重音直隴翻若音直用翻乃再三之義考經典釋文可見

始皇六年秦踰鼂阨之塞以攻楚不便

史炤釋文曰鼂彌兗切海陵本同余按續漢志江夏郡

郟縣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鼂阨之塞在申州鼂音盲炤音非

九年文信侯詐以舍人嫪毒為宦者

史炤釋文曰嫪盧道切海陵本同余按類師古漢書音

義嫪音居蚪翻許慎曰郎到翻姓也無盧道切者得非蜀人以道理之道爲去聲乎公休河內人生長京洛未必操蜀音也

通鑑七 凡八條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大破楚師至〔〕南史〔〕釋文曰楚地江夏有蕲春亭〔〕海陵〔〕余按漢書地理志沛郡有蕲縣史記正義曰蕲徐州縣此以唐時疆理言也以漢地理言之陳沛接境王翦旣破楚師至沛郡之蕲縣南楚時都壽春遂度淮而滅楚若以爲江夏之蕲春則已越壽春而南近大

江以道理考之史〔〕之誤明矣

雍門司馬

史〔〕釋文曰雍紆龍切齊城門〔〕海陵〔〕余按左傳晉

圍齊伐雍門之萩經典釋文雍音於用翻

二十六年郡置守尉〔〕監

海陵本釋文曰監居衙切余謂守尉監皆秦分三十六郡所置官名此監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監字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衙翻可以見矣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史炤釋文曰嶧山在東海海陵本同余按漢書地理志

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注曰邾文公遷于繹即

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蓋縣

有遷徙故漢時嶧山則在縣北唐時則在縣南也

惡得在東海邪

三十五年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

史炤釋文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費

同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乃前寫放宮室之寫

通鑑二十六年云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寫讀如字寫之為

義除也盡也晉時人多說寫字杜預注左傳云寫

器令空邾夫人語二弟云傾筐倒寫皆除盡之義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

海陵本釋文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始皇

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稱當從平聲

三十七年將軍恬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史炤釋文曰屬音蜀附也費本同余謂屬音之欲翻

付也上將賜死以兵付裨將安有屬附之義哉

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

史炤釋文曰機弩括也相息亮切羣經音辨相訓

共言機共灌輸也。余按說文主發謂之機，弩之有
機亦主於發，故謂之機。此所謂機相灌輸，止言發
機以相灌輸耳。不可徑以弩括為釋。若以此釋上
文機弩可也。上文云上為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釋機相灌輸則非
也。相音息亮切者，贊相之相，相視之相也。若相灌
輸之相，讀當從平聲。炤讀從去聲，義何所取？又引
羣經音辨相訓共，則亦當從平聲，決無讀從息亮
切之理。

通鑑八 凡四條

二世二年章邯守濮陽 **環**水

史炤釋文曰：環戶班切。海陵本同余按漢書音義環音

宦，凡環玦之環讀如字，環遶之環音宦。

主重明法

史炤釋文曰：重直龍切。海陵本同余按二世之言曰：凡

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也。是以
肆意極欲與主重明法為二事。主重者，謂君臣之
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重音直隴翻，直龍
切非。

項羽軍 **漳南**

史炤釋文曰：漳南，漳水之南。山海經曰：漳水出荆

山。余按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此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項羽軍漳南，與章邯相持，在唐相州滏陽縣界。下文項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服虔注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注曰：在鄴西南三十里。此豈荆山之漳水哉？九十七卷晉康帝建元二年，趙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海陵釋文之誤，與此正同。詳辯于後。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史炤釋文曰：三馬爲驂。海陵本同余按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

驂。周人又益以一駟，謂之駟。自時厥後，夾轅曰服，兩旁曰驂。詩所謂兩服上襄，兩驂廝行者也。史言左驂，則必有右驂。不當引三馬爲驂，以釋左驂。

通鑑九 凡五條

漢高帝元年，秦王嬰降軹道旁。

史炤釋文曰：字書云：車輪之穿爲軹。余按漢書注：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五里，東去霸水百步。烏得以車軹爲說邪？

項羽立董翳爲王都高奴。

史炤釋文曰翟直格切海陵本同余謂上郡古白翟所居故以翳為翟王古字翟狄通炤音非

立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史炤釋文曰古邾子國即邾縣屬江夏余按古邾國漢魯國鄒縣也若江夏之邾縣先儒以為楚滅邾徙其君於此非古邾子國也

二年諸將盡謹

史炤釋文曰謹與歡同余謂謹與誼同謹者譁然不服之聲歡者忻然相得之意諸將盡謹者不服之聲也謹音許元翻

楚追擊漢軍至靈璧東睢水上

史炤釋文曰睢水在梁國睢陽海陵本同余按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西浪蕩渠而東北流又東北過睢陽縣南又東北過相縣南又逕彭城之靈璧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以此觀之睢水固過睢陽而楚追敗漢軍處乃在靈璧東之睢水上不在睢陽也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九年睢水注誤與此同

通鑑十 凡一條

四年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史炤釋文曰數去聲余按漢書音義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庾切已非矣况從去聲哉

通鑑十一 凡六條

五年項王分其騎爲四隊四鄉

史炤釋文曰隊音隧余按此乃羣隊之隊音徒對翻鄉讀曰嚮言項王分其從騎爲四隊四嚮以禦漢軍文意甚明漢書王莽傳置六鄉六隊顏師古曰隊音遂蓋因莽倣周禮鄉遂之制而爲之音若引以音群隊之隊則誤矣

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

史炤釋文曰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使者持節爾傳者以木爲之長八五書符於上以爲信余按如淳漢書注曰四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此乃驛傳之傳非符傳之傳也史炤自是以後凡釋乘傳處或以爲車傳或以爲符傳其曰車傳者依漢書音義而爲說其曰符傳者則臆見橫於中終不知其誤也

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

海陵本釋文曰，輅音洛。余按蘇林漢書注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顏師古曰，輅音胡格翻。洛音同廣韻，洛音涸。若從蘇音，洛當作洛。史炤曰，輅音路，亦非也。

周自后稷封郃

史炤釋文曰，郃在右扶風武功縣。余按班志，右扶風有鰲縣。鰲古郃字又有武功縣。顏師古注曰，鰲即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鰲城是也。蓋郃與武功在漢時爲兩縣，並屬右扶風。後世則省郃縣併入武功縣。至唐則

功縣屬雍州。而扶風爲岐州。顏師古張守節皆引唐時州縣以釋古郃城所在。史炤不能深知歷代郡縣之離合。徑言郃在右扶風武功縣。殊不知漢右扶風所領郃自是郃縣。武功自是武功縣。至唐則古郃城在雍州武功縣界內。豈可以爲在右扶風武功縣邪。若曰在唐雍州武功縣，則可矣。

傷夷者未起

史炤釋文曰，傷夷讀曰創夷。余謂傷夷皆讀如本字。文意自明，何必讀傷字爲創字邪。

六年 𠵽 發兵坑豎子耳

史炤釋文曰，亟欺冀切，又音急。余按字書，亟從欺，冀切者，其義數數也。此言亟發兵，猶言急發兵也。亟音紀力翻，其義疾也。趣也，急也。亟字有急義，而無急音。至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亟字兼有去吏紀力二切，是又兩存其音，而不審其義之各有攸當也。

通鑑十二

凡二條

八年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

史炤釋文曰，高帝十一年更名真定國。余按高帝十一年擊陳豨，豨將趙利守東垣，帝攻之，卒罵帝。

既拔東垣，卒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因改東垣曰真定，是改東垣縣爲真定縣也。至武帝元鼎四年，始置真定國，高帝曷嘗置真定國哉。

十二年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

史炤釋文曰，洮音兆，在淮南。

海陵本同

蘇林曰，洮音兆。

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謂史炤引用蘇音，而所謂在淮南者，因英布王淮南，遂篡取徐廣之說，以爲洮水在淮南，意之也。按通鑑上文，布軍既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擊布軍于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則洮水在江南明矣。羅含湘中記，零

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漢書地理志：洮陽屬零陵郡。如淳注：洮音韜。蓋英布舊與長沙王婚，既敗走，往從之。而洮水時屬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也。

通鑑十三 凡一條

文帝元年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史炤釋文曰：顏師古謂駱役為駱越。余按師古注西甌即駱越也。未嘗以駱役為駱越。蓋閩越是一種。西甌駱是一種。役屬者，役使而服屬之。

通鑑十四 凡一條

二年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炤釋文曰：置者，置郵也。以其居符傳之所，故謂之傳。置猶傳舍也。余謂傳置即驛傳之傳，非符傳之傳。炤言置郵是也。言符傳之所非也。此其誤猶十一卷高祖五年釋田橫乘傳之誤。

通鑑十五 凡二條

十四年上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海陵本釋文曰：要力笑切。余謂要之為義，劫也。約

勒也。此所謂固要，言力約止之也。要讀如邀，海陵本音非。

十六年 **扈** 侯辟光爲濟南王

史炤釋文曰：扈音勒。余按《易》大傳歸奇於扈，記王制用數之扈，音勒。若漢書音義，則扈侯之扈，音力。

通鑑十六 凡二條

景帝前四年王夫人知帝 **慙** 栗姬

史炤釋文曰：慙，苦簞切，恨也。當作慙。余按漢書音義：慙乎監翻，口有所銜曰慙。景帝心銜栗姬，史因用此字。

中六年上行幸雍郊五 **時**

史炤釋文曰：時者，封土積高之所。秦有西時、鄜時、武時、好時、密時，皆在右扶風，所以祭天地五帝。余按史記封禪書：秦襄公始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此時在唐秦州上邽縣界。襄公之後，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其地後爲鄜縣，唐之鄜州是也。雍有故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德公卒後，宣公

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又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作下時祭炎帝。

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余按索隱所謂岳者，吳山也。山

南為陽，故謂吳陽之地。在岳之南。班書地理志：吳山在汧縣西。史記正義以為陝州芮城縣北之條

山恐

又其後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作

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封禪書所載秦歲時之奉祠

者非一。惟雍四時上帝為尊。漢高帝二年，東擊項

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

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

四，何也？皆不能對。高帝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

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

語罔

至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索隱曰：據秦舊而言，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

皆非雍也。至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

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

時祠，白帝是為四，并高祖增黑帝而五也。以余攷

之，西時、鄜時固不在雍，而吳陽上時、下時及櫟陽

畦時亦不在雍也。自秦德公居雍，而諸祠始興於

雍，後人以雍積高為神明之隩，遂合白、青、黃、赤四

帝之祠而祠於雍。高帝又立黑帝祠，故雍有五帝

時。史炤以為西鄜武好密五時，皆在右扶風。若史

言扶風五時猶曰依史而爲之說史言幸雍郊五時則雍乃扶風之一縣豈可包扶風一郡之大界言之邪况西時在隴西郡上邽縣酈時在馮翊酈縣旣不可以爲皆在扶風而雍之武時好時皆廢無祠不在五時之數史炤之說失之遠矣一百卷晉穆帝升平二年秦王堅祠五時釋文之誤與此同

通鑑釋文辯誤卷之一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二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十七 凡二條

武帝建元元年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雅 **推轂**代
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

史炤釋文曰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費本同余謂

炤說未為精當此言推車轂者主於進薦賢者亦
主於進故以薦賢為推轂

三年 **鄠杜**令欲執之

費本注曰鄠杜古杜伯國京兆邑後宣帝改曰杜



陵。余按漢書地理志，鄠縣屬右扶風。古有扈氏之國，杜縣屬京兆。古杜伯國，不可以鄠縣并爲杜伯之國，又不可并以爲屬京兆。

通鑑十八 凡三條

元光三年田蚡奉邑食

郿

海陵本釋文曰郿音兪。余按漢書音義，郿音輸音兪非。

五年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

徼

史。炤釋文曰：謂以木石水爲界也。西南之徼猶北方之塞。費本同余按史炤蓋因顏師古注鄧通傳而

爲之說。鄧通傳曰：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邀遮之義。然余考漢書匈奴傳，單于請罷邊備，塞吏卒，侯應上議曰：孝武攘匈奴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而守之，是北方之塞，亦謂之徼也。朝鮮傳曰：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謂之徼也。師古殆考之未精詳，而史炤又依以爲說，而所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亦本於侯應之議。應之議曰：起塞以來，或因山巖石，木柴，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此正言建塞徼於

北方以備匈奴者也。豈特西南謂之徼哉。直言徼以邀遮爲義。豈不簡而當乎。

元朔二年 **蓼** 侯孔臧

史炤釋文曰蓼音六。邑名。屬六安國。余按漢書地理志六縣蓼縣皆屬六安國。春秋文五年楚滅蓼。及六皆臯陶後也。陸德明經典釋文蓼音了。未嘗有六音。海陵本亦因史炤而誤。

通鑑十九 凡二條

五年都尉韓說爲龍 **額** 侯

史炤釋文曰額鄂格切。平原邑。余按班志平原郡

有龍額。侯國。注云額音洛。若從鄂格切。則是額字。史炤殆不考字書也。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誤與此同。

校尉李朔爲涉 **軹** 侯

史炤釋文曰軹河內邑。余按班史衛青傳作陟軹侯。功臣表作軹侯。食邑於齊郡之西安。非河內之軹縣也。

通鑑二十 凡三條

元鼎二年置 **均輸** 以通貨物

史炤釋文曰委輸也。謂諸有當輸於官者。又均輸

之余按班史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通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均輸置於郡國平準置於京師均平也斟酌物價貴賤而適其均平使民無甚貴甚賤之患唐劉晏正得此法非當輸於官又均輸之也又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不償其費置輸官以相紹運名曰均輸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

湟水

伐南越事

史炤釋文曰湟水名在金城臨羌塞外余按水經

云湟水過臨湟縣南出湟浦關爲桂水山海經以湟水爲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湟水出桂陽通四會此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陽而下湟水者也若金城臨羌之湟水則趙充國伐羌所度者非路博德所下之湟水也

甲爲下 **瀨** 將軍下蒼梧

史炤釋文曰瀨水名在越地余按臣瓚漢書注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則瀨非越地水名也

通鑑二十一 凡一條

太初三年上邽騎士趙第

費本注曰古邽戎國武帝開之置上邽縣屬隴西郡余按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上邽縣應劭注云即邽戎邑也則上邽縣乃秦武公所置非漢武帝開置也

通鑑二十三 凡二條

昭帝始元二年二王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史炤釋文曰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費本同余按漢書匈奴傳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

馬肥大會蹕林皆會祭處也匈奴非西方胡且三處皆其會祭之地不應龍城獨以事龍神得名其說殊為未通

元鳳元年賜燕王旦謚曰刺王

史炤釋文曰刺七賜切余謂當音來達翻謚法暴戾無親曰刺言其所為乖刺無親親之義也

通鑑二十五 凡一條

宣帝元康四年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

史炤釋文曰罕羌开羌皆西羌別種漢破滅之置縣以其人處於地因以名之屬天水郡余按漢書

注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顏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之屬皆落殊矣。而地理志天水郡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以此觀之，罕开種落實在金城河南，其有來降者處之。天水郡界內因置罕开縣，河南之種落固自若也。元康之時，先零罕开解仇作約者，皆在金城塞外，非在天水郡罕开縣者也。

通鑑二十六

凡二條

神爵元年伯牙操遞鍾

史炤釋文曰：晉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鍾。琴名也。余按漢書注諸家之說不同。晉灼之法止於曰遞。臣瓚駁之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名，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合而觀之，晉灼本無鍾琴名也四字。史炤乃牽臣瓚注四字，合爲晉灼注，使後學不得參考諸家之異同而折衷之，不已誣乎。

辛武賢奏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史炤釋文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余按漢書武帝紀匈奴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顏師古注云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師古蓋以此鮮水在匈奴中非罕开所居之鮮水也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罕开所居之鮮水。

通鑑二十七 凡二條

甘露元年魏和意任昌至烏孫謀誅狂王云漢遣

張遵收和意昌係瑣

史炤釋文曰係繫束也瑣銀鑄也余按漢書西域傳趙德使屬賓與其王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顏師古注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也史炤蓋引此以釋瑣而誤寫爲銀鑄耳

二年上行幸荊陽宮屬玉觀

史炤釋文曰晉灼曰屬玉鳥鳩鵲以名觀也余按晉灼注本云屬玉水鳥似鳩鵲省水字與似字便失文意

通鑑三十 凡一條

成帝河平元年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海陵本釋文曰比必寐切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余謂釋文所謂引它類以比附之止依顏師古注今法家讀比附之比如字師古注亦無音翻若以為比例之比則當音毗至翻音必寐切者乃比及之比愈非本文之義

通鑑三十一 凡二條

陽朔四年烏孫小昆彌烏就屠子**拊離**代立

史炤釋文曰拊離烏孫小昆彌種名余按昆彌者烏孫王號也烏孫國有大小昆彌烏就屠者小昆

彌之名拊離乃烏就屠之子之名非種名也通鑑本文甚明何必曲為之說

鴻嘉二年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

史炤釋文曰爾雅曰雉絕有力奮余謂爾雅釋雉之異名奮其一也史炤以奮釋飛雉不亦拘乎

通鑑三十三 凡一條

哀帝建平元年郎中令**泠**褒

史炤釋文曰泠姓也顏師古音廖費本同余按漢書音義師古音零廖字乃傳寫者誤以零為廖耳炤不能察也

通鑑三十四 凡一條

四年董賢起冢內為便房外為徼道

史炤釋文曰徼道小道也費本同余謂徼道者徼巡

之道為小道環遶便房之外以徼巡故曰徼道雖

是小道實以徼巡取義朱子云徼伺察也天下道

路除逵衢康莊之外皆小道也豈可皆以徼道名

哉

通鑑三十五 凡一條

平帝元始二年去胡來王唐兜

史炤釋文曰唐兜西域國也號為去胡來王謂去

胡而來降漢余按漢書西域傳婁羌國王號去胡

來王則唐兜乃去胡來王之名非國名也觀下文

斬唐兜可見非國名矣

通鑑三十六 凡二條

四年羌豪獻鮮水海允谷鹽池

史炤釋文曰允音鉛海陵本同余按漢書音義惟允吾

縣音鉛牙允街縣音鉛街此外無音

王莽初始元年莽母功顯君歿自以居攝踐祚奉漢

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纜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

諸侯服凡壹弔再會

史炤釋文曰：經，首戴也。以苴麻爲之，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費本同余按喪服以情之輕重爲等，苴麻之經，重服也。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縗麤，斬苴經，帶杖菅屨。杜預注曰：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周禮王爲諸侯總縗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王莽自以居攝踐祚，不爲母服喪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以壹弔再會而已。安肯以苴麻爲經乎？記檀弓叔仲皮歿，其子子柳之妻衣縗而繆經。叔仲衍請總縗而環經。鄭注云：繆經，士妻爲舅姑之服也。環經，弔服之經也。時婦人好輕細而多

服此者，孔穎達正義曰：繆經，謂絞麻爲經，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環經不繆耳。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此即輕細如環之義。史炤所謂輕細如環者，本顏師古之說。旣言輕細，安得以苴麻爲之乎。

通鑑三十七 凡一條

天鳳元年和親侯歙者王昭君兄子歙也。中部都尉以聞

史炤釋文曰：歙事王莽爲中部都尉。余按通鑑上文，此時匈奴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

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兄子歙也。中部都尉以聞，詳考文理，歙蓋事王莽爲和親侯。時在長安。中部都尉乃西河中部都尉，以匈奴來告之事聞於莽，非歙爲中部都尉也。

通鑑三十八 凡一條

地皇三年莽教民煮艸木爲酪

史炤釋文曰：酪，乳漿也。余按乳酪之酪，真酪也。莽令煮艸木爲酪，則非乳漿。服虔注曰：煮木實，如淳注曰：作杏酪之屬也。此皆依煮艸木而爲之說。

通鑑三十九 凡三條

更始元年莽制衾服

史炤釋文曰：偏裒謂之衾，戎衣也。紺青色以爲衾衣。章懷注：衾，純也。純爲紺服。其說非是。費本同余按裒，衣背縫也。左思魏都賦：襲偏裒以讚列。偏裒固是戎衣，然非衾服也。史記趙世家：王夢衣偏裒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裒，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蓋偏裒，白衣背縫中，分左右各一色。左傳所謂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者也。衾服之衾，音均。左傳所謂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陸德明曰：均，字書作衾。衾之爲義，純也。說有根據，未可厚非。此說乃師

古之說章懷注後漢書後漢書不載莽祔服事以此說爲章懷之說亦非是

二年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

史炤釋文曰屬附也言附縣而屯聚余按通鑑上文申屠建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聞此言惶恐不自安故三輔之屬縣皆屯聚以自保若以爲附縣而屯聚其說穿鑿

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

史炤釋文曰佻它彫切說文遷廟也余按遷廟之祧從示從兆此宗佻乃人姓名史炤誤矣

通鑑四十一條

光武建武元年立秋日羶臠時

史炤釋文曰臠龍珠切說文臘祭也海陵本同余按章

懷太子賢後漢書注引前書音義曰羶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作飲食曰臠其俗語曰臠臘社伏乃是祭之四名臠祭於秋臘祭於冬烏得謂臠爲臘祭乎又按說文云臠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未嘗以臠爲臘祭史言以立秋日羶臠是羶臠明爲立秋日之祭不待辯而可以知炤之妄矣章懷注臠音婁

後漢書禮儀志有貊劉、劉婁音近。

通鑑四十一 凡一條

五年耿弇追張步至鉅**昧水**上

史炤釋文曰昧如字，一名巨洋水，在樂安國。海陵本同

余按章懷太子賢注曰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

西，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太山，表宏謂之鉅

昧，王韶謂之巨茂，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

耿弇追破張步處也，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

入于海，是水自發源至劇縣，皆屬北海齊二國界，

至壽光始屬樂安國界，耿弇破張步於劇縣西，未

至樂安國界也。昧音莫葛翻，其字從日從末，非昧字也。

通鑑四十二 凡二條

六年詔曰倉卒蕪**萑**亭豆粥

海陵本釋文曰萑力無切，余按章懷註萑力于翻，

海陵本音非。

與小兒共**槽櫪**而食

史炤釋文曰果木華實相半曰槽，櫪檉柺也，博雅

木下支謂之柺，檉余謂飼獸之食器曰槽，櫪馬櫪

也，共槽櫪而食者以犬馬為諭也，何必為僻詭之

說以疑誤後學

通鑑四十三 凡二條

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

海陵本釋文曰參所含切至四十九卷安帝永初二年滇零招集武都參狼則曰參所今切然則二音將何從乎若以分野言之參星在梁益之分音所今翻為是

十五年封皇子輔為右翊公

史炤釋文曰右馮翊也費本同余按漢三輔左馮翊

右扶風未嘗有右馮翊也右翊封國史無所考不

可妄引以為釋

通鑑四十四 凡一條

中元二年初燒當羌豪滇良

史炤釋文曰滇良益州西夷費本同余按後漢書西

羌傳羌無弋爰劍玄孫研居湟中最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研之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世居河北大允谷既破先零奪居大榆中地此所謂湟中羌去益州甚遠烏得謂之益州西夷乎

通鑑四十五 凡四條

明帝永平三年湯以六事自責

云

云

苞苴行邪

史炤釋文曰苞說文艸也以爲麤履從包取其藏物苴履中艸亦包也余按此苞苴謂人以苞苴相問遺者也記曲禮凡以弓劍苞苴問人者鄭注云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陸德明曰苞裹也苴藉也孔穎達曰旣夕禮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編萑葦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它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曰吾於木瓜之惠見苞苴之禮行是也先儒解苞苴之義甚明史炤特爲怪迂以罔世通鑑之罪人也

八年耿固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

史炤釋文曰遼水在幽州之域謂出師當度遼水也余按昭帝時霍光以范明友爲度遼將軍以伐烏桓時烏桓居遼東遼西塞外故霍光命將以度遼爲號謂出師當度遼水也今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而亦以出師當度遼水爲說則不通矣蓋建武之後匈奴分而烏桓鮮卑盛先是漢嘗命范明友以度遼將軍破烏桓匈奴亦自是衰故復以是號命將使屯五原旣以防南部之逃亡亦以是號懾服北部及東胡之心使不敢招誘南部之衆耳

十四年寒朗以劉建等物色問顏忠王平二人 **錯愕** 不能對

史炤釋文曰錯倉各切或作靖竦也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愕海陵本同余按章懷注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愕音五故翻又考字書靖且略切竦也驚也與錯字不同倉各切

杆水脯 **糒**

海陵本釋文曰糒步拜切乾餼也余按糒音平秘翻海陵本音非

通鑑四十六 凡一條

章帝建初二年倉頭衣綠 **襦** 領袖正白

史炤釋文曰襦臂衣即臂鞬也余謂史炤因章懷注而誤也按字書臂鞬之鞬旁從韋此所謂綠鞬綠單衣也下文言領袖正白則為單衣之鞬而非臂鞬之鞬明矣

元和元年 **支** 挂橋梁

史炤釋文作支柱竹主切余按通鑑正文乃是支挂挂字從手不從木音竹柱翻

通鑑四十七 凡二條

章和元年羌迷唐據大小 **榆** 谷以叛

史炤釋文曰：榆溪名，水注溪曰谷。西羌中有大小二谷也。海陵本同余按水經河水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二榆土地肥美，羌所依阻也。榆溪在上郡，水經注曰：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也。自溪以西，悉榆柳之藪，緣沙陵屈龜茲縣，亦謂之長榆。王恢云：對榆為塞者，此地也。詳而考之，榆溪自是榆溪，大小榆谷自是大小榆谷，居然可知也。

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賓。

史炤釋文曰：徼，吉弔切。邊徼。余謂此乃徼遮之徼。

讀與邀同，史炤音義俱非。

通鑑四十八 凡二條

和帝永元四年，鈞盾令鄭眾。

史炤釋文曰：盾音順，中官所隸，其處在少府監。海陵

本余按盾音食尹翻，後漢書百官志鈞盾令宦者

為之，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屬少府。蓋鈞盾令以中官為之，非中官所隸也。漢少府列於九卿，唐始以少府為監，言其處在少府監，亦非也。至五十九卷安帝建光元年，鈞盾令陳達，炤若已悟此釋之為非者，至五十八卷靈帝中平元年，則又誤矣。

十三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侯霸出塞至允川擊破迷唐

史炤釋文曰允音鉛水出金城允街費本同余按水

經注允川去賜支河曲數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此金城塞外地也若允街縣則屬金城郡在塞內

通鑑言侯霸出塞至允川本文甚明史炤殆弗之

考也

通鑑四十九 凡三條

安帝永初二年皇太后幸若盧獄錄囚

史炤釋文曰盧音廬海陵本同余謂盧讀如字

六年春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

孰

史炤釋文曰彊去聲費本同余謂鬱養彊孰者言物

非其時未及成熟為土室蓄火其下使土氣蒸暖

鬱而養之彊使先時成熟也彊音其兩翻讀從上

聲不從去聲自此之後凡勉彊之彊炤多從去聲

蓋蜀人土音之訛也

元初元年羌豪號多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救

之

史炤釋文曰楯音順海陵本同余按楯音食尹翻未嘗

有順音，廣韻二十二稇韻內有楯字音順，摩也。其旁從手不從木，此亦炤操土音之訛。板楯蠻以木板爲楯，故名。

通鑑五十 凡一條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各以其衆詣度遼將軍鄧遵降。

史炤釋文曰：烏倫其至鞬，鮮卑種名。費本同。余謂烏

倫其至鞬，乃鮮卑種帥二人之名，非種名也。觀通鑑上文言大人，下文言各以其衆降，則可知矣。

通鑑五十一 凡一條

延光四年，閻顯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以禦孫程等。詩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海陵本釋文曰：被音皮，余謂被召之被，安得有皮音。此三尺童子所知也。

通鑑五十二 凡一條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淩中蠻反。

史炤釋文曰：淩力主切。海陵本同。余按類篇，淩郎侯切。

水出武陵蠻中，廣韻九麌韻內有淩字，郎主切。說文：雨淩淩也。類篇經溫公修定，音淩水音義甚明。當以郎侯切爲正。史炤於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三

年淩中已音郎侯切。今此則自相反。至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淩中注。其誤與此同。

通鑑五十三 凡一條

桓帝永壽元年劉陶上疏曰虎豹窟于麇場

費本注曰麇獅子也。余按此麇謂鹿子也。鹿方產子。而虎豹窟於其場。則麇必遭搏噬。以諭貪殘者牧民。則良民必罹其害也。獅子謂之後狻。能食虎豹。使虎豹窟於其場。後狻豈畏之乎。以麇為獅子。既失劉陶之旨。改後狻之狻以就麇字。又妄為牽合也。

通鑑五十四 凡一條

延熹二年李雲上書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

史炤釋文曰搯於側切海陵本同余按搯音於革翻炤

音非

通鑑五十五 凡一條

八年楊秉奏曰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

史炤釋文曰參或作驂三馬曰驂乘。余按楊秉明言使二人參乘。而史炤乃以三馬曰驂乘為說。文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二
義乖刺齊懿公事見左傳左傳言使邴歆僕閭職
參乘此言使二人參乘者言懿公與二人者同車
三人共載是參乘也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二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三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五十六 凡二條

靈帝建寧元年段熲追羌出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

川令鮮水上連破之

史炤釋文曰令鮮水名在張掖縣界一名合

黎水一名羌谷水費本同余謂此史炤承章懷注之

誤也章懷注曰令鮮水名在甘州張掖縣界一名

羌谷水一名合黎水史炤因賢注之羌谷水參以

班書地理志張掖縣得縣有羌谷水遂曰令鮮水

通鑑卷之三
在張掖。得縣界，殊不思段熲之擊羌也。先破之於高平之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奢延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注通鑑者，當審觀段熲前後轉戰之地，而求其地望之遠近。段熲前後與羌戰，皆在漢安定北地上郡界。張掖遠在河西，段熲之兵焉能至彼乎。

黃門從官騶蹋陳蕃曰：歾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

奪我稟假不

史炤釋文曰：稟力錦切，或作廩，假音價，貸也。謂不以廩餘相貸。費本同余按蔡質漢儀尚書僕射與右

丞對掌廩假錢穀，又續漢志諸將軍府有稟假，掾吏主稟假，蓋以錢粟給之，謂之稟。稟音彼錦翻，因給廩而生音義，二字通用而義亦相生也。假者月給不足於用，或預借於官者也。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騶冗濫尤甚，陳蕃自桓帝以來爲尚書令，嫉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此輩銜怨，因其被收，遂辱詈以洩其憤。言稟假錢穀文書至尚書，蕃數格奪

之也。豈謂不以廩餘相貸邪。假音價亦蜀人土音
廣韻有上去二音

通鑑五十七 凡一條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

史炤釋文曰句音鉤海陵本同余按漢書會稽句章之

句無音陸德明經典釋文句章之句音九具翻如
淳韋昭皆音拘史炤音鉤無所據

通鑑五十八 凡一條

光和四年帝好爲私穡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
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史炤釋文曰導徒浩切費本同余按字書道

字從徒浩切者理也路也直也無導引之義以導
引爲義者當音徒到翻

中平四年長沙賊區星

史炤釋文曰區虧于切余按唐韻區音豈俱切注
云漢有長沙區景又音烏侯切注云今郴州有是
姓意者此姓有兩音也

通鑑五十九 凡四條

五年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

海陵本釋文曰屠各即休屠地也余按徒各胡匈

奴種也。晉書曰：北狄以種落爲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得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理諸種。杜佑曰：頭曼冒頓，即屠各種也。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故休屠王地，屠各烏得爲休屠地乎？史炤曰：各胡，乃其名號，尤繆。然炤之誤起於五十四卷，桓帝延熹元年，海陵本，不過蹈襲史炤而已。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四年，屠各注，其誤同。

六年董卓議太后**跋**迫永樂宮至今憂歎

史炤釋文曰：跋子六切，行平易也。迫，逼也。猶言行

平易而逼之，余謂炤說自相反。旣曰行平易矣，何至逼迫之事？此跋字，與前建寧元年黃門從官騶蹋跋陳蕃之跋同義，或曰蹋跋當作跋，此跋迫之跋當作蹙。又按炤所謂平易者，本毛詩跋跋周道傳訓，然平易之跋，音徒歷翻，今音子六切，亦非也。獻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皆起兵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史炤釋文曰：板，通作版，以版籍授官。同費本余按：字書板版二字，古今通用，然於此謂以版籍授官，則非也。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

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公以罪免亦賜策書而以隸書凡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即重封露布州郡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李雲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章懷注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則拜授官號漢用尺一策也時董卓挾天子袁紹等罔攸稟令故權宜板授官號言無皇帝璽信以白板

授之也豈以板籍授官乎官謂牧守令長號謂將軍校尉也

董卓取長安洛陽鐘簠以鑄錢

史炤釋文曰簠音具海陵本同余按簠音其呂翻至七

十三卷魏明帝青龍元年簠音其矩切則炤亦悟音具之非矣

通鑑六十 凡二條

二年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史炤釋文曰格古伯切廢格之格以清議廢人又

音閣海陵本同余謂格正也言以清議正物也格讀如

若作致知格物解廢儒益紛紛矣

字，炤以為廢格之格，是知讀漢書而未曉文義，夫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學問思辯，聖人之所以教人也，然聖人之所謂學問思辯，詎止此哉，觸類而長之，亦可以知學之無止法矣。

三年麴義兵伏楯下不動

史炤釋文曰：楯，殊閏切，余謂史炤之誤，猶四十九卷章帝元初元年音板楯之誤也，楯當音食尹翻，讀通鑑者可以意求其音，後不重出。

通鑑六十一 凡一條

與平二年李傕送饋郭汜妻以豉為藥，**擿**以示汜。

史炤釋文曰：擿，直炙切，搔也，擲也，投也，與擲同，余謂此乃挑擿抉擿之擿，音他歷翻。

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

海陵本釋文引馮鑑續事始云督郵，即後漢郡主簿也，隋始改為錄事參軍，主勾稽文簿，舉彈善惡。

史炤註先已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七年，以此愈知海陵本為蹈襲史炤，姑移前置後，相與欺誤後學而已。余按通典錄事參軍，晉置為公府官，舉彈善

惡，本州郡職也。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漢有郡主簿，職與州主簿同。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初

復爲錄事參軍。若漢之督郵，掌監屬縣各郡。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韋昭辨釋名云：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也。又按後漢書，郅惲爲汝南功曹，太守歐陽歙嘗會醺屬吏，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而前曰：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股肱，以直從曲，惲敢再拜奉觥，歙慙不知所言，則漢郡有主簿。又有督郵也。古者郵通作尤，督郵以糾督屬縣，愆尤

爲職，而錄事參軍亦以舉彈善惡爲職，愆尤善惡以簿書之。隋之錄事參軍，始并領漢郡主簿督郵之職。馮鑑以爲督郵即漢主簿，亦旣繆矣。炤等又引以爲據，譌謬相傳，曷其有極，不辨可乎。

通鑑六十二

凡四條

建安元年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

鄉

史炤釋文曰：塢鄉，即太原鄆縣。余按此時諸將奉獻帝居安邑，旣而互相疑阻，各自分屯。安邑、聞喜、野王，皆在河東河內之境。塢鄉則河南緱氏縣之

鄔聚是也。是後帝自安邑還雒陽。楊奉出屯汝南之梁縣。此又自塢鄉而南屯梁縣也。以地里而攷其移屯之次序。則塢鄉爲熒氏之鄔聚明矣。太原之鄔縣去安邑爲遠。隔山嶺。楊奉若往太原之鄔。不能復奉獻帝還雒陽。及出屯梁縣。

二年曹操東征袁術。術留其將橋蕤等于〔斬〕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史炤釋文曰。水經斬水出江夏斬春縣北山。酈道元注云。卽斬山也。又南對斬陽。注于大江。亦謂之斬陽口。余按史炤此注。乃承章懷注之誤也。按三

國志袁術時侵陳。曹操東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敗。術走度淮。則是戰於淮北也。斬陽屬江夏。其地在淮南。而斬陽口又斬水入江之口也。袁術若留橋蕤等於淮南之斬陽。操兵自北來。則蕤敗而術走度淮。將焉往哉。蕤等拒操處。蓋沛國之〔斬〕縣也。范史衍陽字。而通鑑因之。章懷因斬陽而注誤。史炤又承其誤也。

三年呂布遣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云汜楷

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

史炤釋文曰。明上猶明府也。余按漢時諸州牧郡

守人稱之爲明府。袁術僭號。故汜楷稱之爲明上。以汜楷命言之。意觀之。蓋尊於明府矣。

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

海陵本釋文曰。繚盧皎切。余按水經注。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建昌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僚水。又逕海昏縣。謂之上僚水。以此言之。繚當讀爲僚。海陵本音誤。

通鑑六十三 凡一條

四年曹操**常從**士徐他

史炤釋文曰。從疾容切。相就之士也。費本同余謂常

從者。士之常隨從在左右者也。從音才用翻。

通鑑六十四 凡一條

十年白騎入**東垣**高幹入濩澤

史炤釋文曰。東垣。即陳畱長垣侯國也。余按此東垣。乃河東郡之垣縣。時杜畿守河東。東垣及濩澤。皆河東屬縣也。詳觀通鑑上下文。則可以知之矣。

通鑑六十五 凡一條

十三年孔融與**郗**慮有隙

史炤釋文曰。郗綺戟切。海陵本同余謂郗丑之翻。若綺

戟切，則郟字也。史炤於字畫亦不審諦如此。八十九卷晉愍帝建興元年釋郟鑿，海陵本之誤與此同。

通鑑六十六 凡二條

十六年曹操與韓遂交馬語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史炤釋文曰：重沓，重足著地也。海陵本同余按漢書所謂重足而立，言人畏懼之甚，不敢並足著地，故重足而立也。此直謂秦人胡人夙知曹操之威名聚而觀之，前後重沓，安有重足著地之事哉。

十八年魏公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

史炤釋文曰：參所今切，地名。余觀炤釋，是以引軍還參爲句，下文曰涼州軍事楊阜，涼州軍事何官邪，當以引軍還爲句。參涼州軍事楊阜爲句。文義方通。參音倉含翻。沈約曰：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是也。

通鑑六十七 凡一條

十九年劉備以蔣琬爲廣都長衆，事不治。時又沈醉。費本注曰：沈持甘切，作沉非是。余按字書沈即沉字，書所謂沈酗沈洎，經典釋文云：沈直金翻，沒也。蓋謂沈溺於酒醉而不能自勝耳。若音持甘切，則

讀近耽字，不若音直金翻，有經典釋文可以依據。

通鑑六十八 凡二條

二十四年陸遜進封**婁**侯

史炤釋文曰：婁，會稽邑。海陵本同余按婁縣前漢屬會

稽郡。後漢則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即其地。七十

一卷，魏明帝太和三年，誤同。

子敬即**駁**言不可

史炤釋文曰：駁，雜也。言不同也。余謂駁異也。立異議以糾駁羣議之非，非雜也。

通鑑六十九 凡四條

魏文帝黃初元年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

史炤釋文曰：漢改雍州曰涼州，治隴西。魏分涼州

置秦州，治上邽。余按此時涼州刺史已徙治武威。

後漢涼州刺史治漢陽郡隴縣，非隴西也。

為壇於**繁陽**

史炤釋文曰：繁陽，魏郡之邑，在繁水之陽。其界為

繁淵。海陵本同余謂魏王時南巡至潁川郡之潁陰縣，

築壇於曲蠡之繁陽亭。是年遂以繁陽為繁昌縣。

史炤但以魏王時居鄴，遂以為築壇於魏郡之繁

陽，殊不考其南巡及受禪本末，實築壇於潁川之

通鑑卷之二十一
二
繇陽也。

二年翊軍將軍趙雲

史炤釋文曰翊飛貌故以號將軍海陵本同余謂羽翼

之翼則有飛義此以輔翊爲義古者輔翊之翊通用翼字既有翊字則當各隨字爲義若說飛軍將軍必非命官之義靈獻之世已置翊軍校尉後遂以爲將軍號

張旣潜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

史炤釋文曰顯美地名在武威之張掖余按漢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武威張掖皆郡名也顯美縣

前漢屬張掖郡後漢及魏晉屬武威郡史炤以顯美爲地名在武威之張掖將以武威爲郡張掖爲縣乎。

通鑑七十 凡六條

四年曹仁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史炤釋文曰羨音夷江夏沙羨縣即其處去濡須

三十里海陵本同余按史炤言羨溪去濡須三十里此

以杜佑通典爲據也若以爲江夏沙羨縣即其處則大謬矣濡須在今巢縣東南四十五里沈約宋志江夏沙陽縣本漢沙羨縣治夏口自夏口至濡

須何啻八九百里安得以杜佑所謂去濡須三十里之羨溪扶合江夏之沙羨乎沙羨之美音夷羨溪之美讀如字

朱然伺間隙攻破魏兩屯

史炤釋文曰間古限切間廁之間海陵本同余謂間廁之間音古莧翻安有音古限切者若言間隙之間讀從平聲則亦謂之中間空隙處也

諸葛亮發教與羣下曰猶棄敝蹻而獲珠玉

史炤釋文曰虞卿躡蹻擔簦之蹻釋云蹻艸屨也

舉天切海陵本同余按史記徐廣注曰蹻草履也無音

索隱曰音脚又按韻書三十小韻內有蹻字居天切蹻也詩周頌蹻蹻王之造傳云蹻蹻武貌音才老翻居表翻變大雅小子蹻蹻傳云蹻蹻蹻貌音其畧翻皆非草蹻之蹻韻書草蹻之蹻訖約翻正與索隱音同

五年帝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

史炤釋文曰按漢書蔡即九江下蔡縣亦古州來國其地在淮潁之會潁水出潁川陽城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是也海陵本同

余謂史炤言淮潁之會固可以釋自潁浮淮其謂

循蔡潁之蔡爲下蔡。則非矣。夫所謂循蔡潁浮淮者。循蔡水至潁水。出潁口而浮淮也。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蔡河自浚儀東南流而入于潁。潁水東南流而入于淮。魏文帝龍舟所行水道固至下蔡入淮。然言循蔡潁者。循蔡河以至循潁河也。

吳徐盛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

史炤釋文曰。石頭城名。在吳丹陽郡。秣陵即其地。

費本同余按史炤釋蓋因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孫權

作石頭城。徙治秣陵。而有是說。然秣陵縣與石頭

城。自是兩處。秣陵縣在東。石頭城在西。江表傳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執岡阜。連石頭。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掘斷連岡。改名秣陵。是秣陵與石頭爲兩處之一證也。晉書郗隆傳。隆爲揚州刺史。鎮秣陵。齊王問檄令赴討。趙王倫。隆停檄不下。時王邃鎮石頭。隆軍西赴邃。甚衆。奉邃攻隆。殺之。是秣陵與石頭爲兩處之二證也。一百二卷晉海西公太和五年。釋石頭誤同。

六年。帝以舟師循渦入淮。

史炤釋文曰。渦。烏禾切。水洄爲渦。又古禾切。說文

水入淮在漢沛國譙縣海陵本同余按渦是水名不當以水洄爲渦爲釋因此誤音烏禾切其從古禾切及引說文爲釋是矣且謂在沛國譙縣則此時已分置譙郡。

通鑑七十一 凡六條

明帝太和二年橫門邨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
史炤釋文曰邨閣據說文屬國舍也下又有邨閣非此余觀炤說蓋以漢昭帝使丞相率百官送鄯善王於橫門外遂傳合說文以爲橫門外有屬國舍殊不思漢長安城中有郡國邨又有蠻夷邨所謂屬國舍即蠻夷邨在藁街不在橫門魏延言橫門邨閣與散民之穀足以周食是指邨閣爲積粟之所豈屬國舍乎况許叔重只以屬國舍釋邨字未嘗釋邨閣也漢郡國朝宿之舍皆曰邨叔重但以爲屬國舍亦已拘矣史炤援以釋邨閣愈遠而不近矣炤又云下又有邨閣非此此謂青龍元年諸葛亮治斜谷邨閣也亮所治邨閣亦以蓄米是二邨閣其義正同邨閣之義詳見于下

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兵據箕谷史炤釋文曰箕谷或謂郿縣郿塢是余按史炤因

上文有由斜谷取郿一語，遂設或人之說，以箕谷爲郿縣郿塢。然考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亮聲言由斜谷取郿，遣趙雲等據箕谷爲疑軍，是其軍未至郿也。

馬謖與張郃戰于街亭，郃大破之。諸葛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史炤釋文曰：漢陽隴縣有街泉亭，所謂秦亭即此。海陵本同余按炤說以續漢志爲據，而續漢志所載在隴縣者，乃街泉亭，非街亭。隋志漢川郡西縣有街亭山，魏時西縣亦屬漢陽郡。通鑑下文書諸葛亮

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則街亭在西縣明矣。

吳王守陽羨長

史炤釋文曰：陽羨，漢會稽邑。余按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自後漢和帝以後至吳，皆屬吳郡。

三年漢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

事比九百六卷

史炤釋文曰：比毗至切近也，謂律法近有九百六卷。海陵本同余按顏師古漢書音義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則比字當讀如字，觀通鑑正文律自是律令自是令，決事比自是決事，比豈得以比爲近，謂律法

近有九百六卷邪，晉志云，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僭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襍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故所著六篇，蕭何定律，除亡秦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廩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此通鑑所據以爲書者也。

四年吳主揚聲欲至合肥

史炤釋文曰，合肥，漢九江邑，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余按應劭所云，酈道元固疑之矣，道元曰，施水受肥水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云，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闕駟亦云，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按川殊派別，無泝注之理，方知應闕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夫道元以夏水出城父，而東南流入于淮，則與淮合，無絕

淮南而南流，至合肥縣，與肥水合之理，而施水上受肥水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又東南流而入于灑湖，肥水西北注淮，而施水東南入灑湖，已自分流，惟夏月暴水漲溢，則二水復能合於合肥縣界。故合肥以此得名。道元之說，庶乎信而有徵矣。

通鑑七十二 凡八條

六年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

史炤釋文曰：摩陂地名，在古邾郟，即漢之河南縣。海陵本同余按水經注：摩陂在潁川邾縣，縱廣可十五里，此豈河南之邾郟哉？以下文治許昌宮觀之，可

以知史炤之謬矣。許昌宮在潁川許縣，魏改許縣曰許昌。

田豫以兵屯據**成山**

史炤釋文曰：成音盛。海陵本同余按漢書地理志：東萊郡不夜縣有成山，成無他音，當讀如字。

劉曄曰：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史炤釋文曰：物入目曰眯，寐中神遊曰夢。余按物入目曰眯，是莊子所謂播糠眯目之眯，非眯夢之謂也。字書：眯一作寐。說文曰：寐而米厭，米即眯字，厭讀爲麗。此眯夢之眯也。

青龍元年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陁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

史炤釋文曰井陘山名在常山郡陁北言在井陘

之北

海陵本同

余按陁北者陁嶺之北也漢靈帝末羌

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陁嶺以北盡弃之唐代州雁門縣有西陁關東陁關即古陁嶺之隘烏得指常山井陘之北爲陁北邪若是常山亦不當并州刺史出軍史炤之踈大率類此至四

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陁北注其誤同

諸葛亮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

邸閣

史炤釋文曰邸或作陁岸旁欲落者故以閣爲道

海陵本同

余按史炤釋邸閣於橫門邸閣因漢嘗令百

官送鄯善王於橫門外則以屬國舍爲釋於斜谷邸閣因斜谷有閣道則以閣道爲釋而其所謂岸旁欲落者取楊雄解嘲響若陁墮之陁爲義不知邸閣乃以積粟魏延所謂橫門邸閣足以周食王基所謂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皆邸閣積粟之明證也諸葛亮治斜谷邸閣亦是積所

運之米。以為伐魏之資。非治陴岸閣道也。通鑑所書者三觀其上下文則陴閣之義不待辨而明矣。程大昌曰為邸為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所立邸閣八所俗名為倉。

陸遜入江夏催人種葑豆

史炤釋文曰葑方用切菰根也江東有葑田海陵本同余按葑音封菜也亦謂之蔓菁豆菽也陸遜之兵時在江夏催人種菜及菽示將久駐以給軍食種菰根何用邪又江東之葑田乃是葑泥其深有沒牛者此田又不產菰根

諸葛亮作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魏延斷後

史炤釋文曰斷都玩切絕也余謂斷後者為殿也勒兵在後以斷追兵斷音丁管翻

諸葛亮廢廖立為民徙之汶山

史炤釋文曰汶亡運切海陵本同余按漢武帝開汶山

郡汶音嶧禹貢嶧嶧既藝岷山導江之岷史記皆作汶索隱曰汶亦作嶧楊正衡晉書註汶山亦音嶧廣韻十七真韻內亦有汶字武巾切此皆明證也但史炤於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先有此誤至此又誤焉至八十四卷晉惠帝元寧元年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三
三
汶山羌之汶音曼，則亦知有曼音。至八十八卷愍
帝建興元年汶山，則又音問，此輕於著書。欠反復
紬繹而然也。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三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四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七十三 凡二條

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

史炤釋文曰許昌漢潁川長社邑獻帝都之魏文帝改曰許昌明帝於此建宮海陵本同余按兩漢志潁

川郡有長社縣又有許縣漢獻帝都許魏文帝命曰許昌許昌與長社自是兩縣歷晉至隋唐皆然烏得以許昌爲長社邑哉

景初元年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民妻者還以

配士人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

史炤釋文曰掖庭即宮中永巷也後改爲掖庭余按漢書音義永巷宮中之長巷也前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官七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永巷爲掖庭此特言官名更改以永巷令爲掖庭令耳呂后囚戚夫人於永巷成帝送劉輔於掖庭祕獄自漢初以來凡爲是官者掌理後宮有罪者今簡士女而內之掖庭固不可以此爲釋也韋昭曰在掖門內謂之掖庭此固可以言之於此宮掖二字人通言之蓋居者謂之宮附左右者謂之掖內之掖庭未得班於六宮也

通鑑七十四 凡三條

三年吳主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

史炤釋文作駱驛注曰驛馬也余按前史駱驛與絡繹字雖異而義則同通鑑言絡繹相繼文義不待釋而明豈驛馬之謂乎

邵陵厲公正始元年諸葛瑾攻柵中

史炤釋文曰柵之加切春秋魯襄公會吳于柵即

此海陵余按春秋柵之會杜預注曰柵楚地左傳

是年三月癸丑齊太子光先會諸侯於鍾離四月
戊午會于柎丙寅圍偃陽鍾離今濠州偃陽在徐
州界以兩地參之則柎在沂沐間此柎中在沔上
非春秋會吳之地也襄陽記曰柎中之柎讀如租
稅之租柎中在上黃縣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沔
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柎中杜佑通典曰柎中在襄
州南漳縣界以此言之史炤誤矣

正始四年漢董允欲敦費禕之所行

史炤釋文曰敦教也余按敦字固以教為義但言
董允欲教費禕之所行上下文義殊不通敦當作

效

通鑑七十五 凡六條

八年吳揚聲欲入寇王基策之曰此不過欲補裋支
黨還自保護耳

海陵本釋文曰裋衣縫解也史炤誤已在五十三
卷漢桓帝元嘉元年

余按禮記內則衣裳裋裂謂衣縫解也若此所謂
補裋支黨自當以補綴為義崔寔政論所謂補裋
缺壞枝拄邪傾韓愈詩所謂破襖請來裋皆與此
補裋同義

九年曹爽劾孫禮怨望結刑五歲

史炤釋文曰結締也。謂刑不解者五歲。余謂結者刑法家所謂結正罪名也。結刑五歲結以徒作五歲之刑而不輸作。

嘉平三年王凌聞吳人塞塗水

史炤釋文曰塗同都切。水名。出漢益州牧靡南山

西北。至越雋。入澠水。出馬湖。合岷江。費本同余按通

鑑所謂吳人塞塗水者。即去年吳主遣軍所作堂

邑塗塘也。傳寫通鑑者誤添土於塗下為塗當作塗塗水在堂邑。今淞

州淞河即此水。吳塞淞河之水以淹北道。限魏兵

塗。讀曰淞。若益州越雋之塗水。則在蜀境。非吳境

也。吳人安得而塞之。史炤於一百七十一卷陳宣帝太建五年復誤隨事辨之于後

令狐愚辟山陽單固為別駕

史炤釋文曰單多寒切。姓也。余按單姓之單音善

姓苑以為出於周卿士單襄公之後。拓跋興于代

北。其部帥有可單氏。後孝文帝遷洛用夏變夷。改

為單氏。單音都寒翻。都寒之單。後魏太和之後始

有此姓。三國時安有此姓邪。

四年立皇后張氏。東莞太守緝之女也。

史炤釋文曰東莞漢琅琊邑。入三國屬吳。余按東

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爲東莞郡。其地在淮外。吳守江而已。安能越淮而有東莞邪。且魏立皇后而取吳東莞太守之女。必無是事。

丁奉使兵保身緣**塌**

史炤釋文曰。塌於割切。僻也。說文僻間有隙。海陵本同余謂聚土石以壅水曰塌。吳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故謂之塌。七十七卷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吳人欲向徐塌。正此塌也。丁奉之兵捨舟登岸。以攻魏屯。安有辟隙之可緣哉。

通鑑七十六 凡三條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師新割目。**瘤**瘡甚。

史炤釋文曰。瘤力救切。赤瘤。腫病也。海陵本同余謂瘤者懸疣附贅之類。目瘤之疾。今人亦有之。瘤音留。

吳孫峻進至**橐臯**

海陵本釋文曰。音拓姑。余按海陵本從孟康音也。春秋哀十二年。會吳于橐臯。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橐章夜翻。又音託。今其地在無爲軍界。猶呼爲拓臯。蓋經從上音也。臯讀如字。

通鑑七十七 凡二條

甘露二年。姜維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

守兵少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

史炤釋文曰長城方城山名左傳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在漢南陽堵陽葉縣之境山自北陽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海陵本同余按姜維出駱谷至沈嶺鄧艾據長城拒之此長城當在郿縣之南沈嶺之北烏得謂爲方城之長城乎水經注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鄧艾所據之長城也凡註地理須博考史籍仍參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爲證據何可容易着筆乎

元帝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化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史炤釋文曰沮水出武都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余按漢書地理志沮水有二一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南至沙羨入江蓋合于漢而入江也故水經注云沔水一名沮水一出漢中房陵淮山東至郢入江左傳所謂沮漳之沮也水經又云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逕當陽縣北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此令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正指臨沮當陽之沮水非指東

狼谷之沮水也。

通鑑七十八 凡一條

四年諸葛緒趣截姜維較一日不及

史炤釋文曰趣截速斷也趣趨玉切余謂史言諸葛緒趨前將以邀截姜維之軍較遲一日不及於事耳非速斷之謂也趣讀曰趨

通鑑七十九 凡四條

晉武帝太始六年吳丁奉入湍口

史炤釋文曰湍屋戈切又姑華切海陵本同余謂此湍

口即湍水入淮之口史炤於七十卷魏文帝黃初

六年音湍爲烏禾切已誤矣今愈誤一百六十卷

梁武帝太清元年湍陽音古禾切又音瓜古禾切是瓜又誤

七年吳以陶璜爲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余按夷自是夷獠自是獠漢書所謂西南夷以在益州西南徼外者陶璜所討夷獠皆羈屬交州者也烏得以爲西南夷乎通鑑下文言州境皆平可以知矣詳又見一百一十六卷安帝義熙七年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監二年

八年徐肇夜遁衆兇懼皆弃甲挺走

史炤釋文曰甲鎧也。挺杖也。海陵本同余按挺杖之挺

從木不從手。從手之挺其義出也。拔也。挺走言弃甲拔身而走也。

羊祜每會衆江河

史炤釋文曰漢江沔水。余按漢沔本是一水。故漢書注云漢上曰沔。羊祜鎮襄陽。其所統之地在江沔之間。江岷江也。沔漢沔也。史言會衆江河蓋以晉荊州域界言之耳。

通鑑八十凡三條

咸寧四年杜預上疏以為宜救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

饒

史炤釋文曰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余按螺蚌凡陂池湖澤皆有之。第不能皆大如斗耳。何必言出日南漲海中哉。杜預所言正指兗豫陂澤所生之螺蚌。非指日南漲海之螺也。

羊祜好遊峴山

史炤釋文曰峴胡甸切。余按峴山之峴音胡。典翻未嘗有讀從去聲者。一百一十九卷宋營陽王景

平元年大峴一百六十卷梁武帝太清元年橐駝峴音誤與此同

五年琅邪王伷出涂中

史炤釋文曰涂同都切水名在堂邑海陵本同余按吳

作堂邑涂塘塌今涂河之水以為塘也涂讀與滁

同今滁州之全椒六合皆古堂邑地三國時謂之

涂中一百一十二卷晉安帝元興元年一百一十

七卷義熙十二年涂中音誤與此同

通鑑八十一凡四條

太康二年戎狄彊獷

史炤釋文曰獷古孟切余按字書獷音古猛翻炤亦因土音語轉也

三年王愷愷然自失

史炤釋文曰愷然狂之貌海陵本同余謂愷然者失意

之貌非狂之貌也

四年新沓新沓康伯山濤夢

史炤釋文曰新沓水名海陵本同余按魏明帝景初三

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新沓

縣非水名也

六年慕容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

史炤釋文曰、宇文部、南單于之遠屬也、余按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建國號曰宇文、併以爲氏、宇文猶華言天子也、通鑑下卷云鮮卑宇文氏、段氏方疆、可以知宇文之出於鮮卑、史炤殊不之考、不已疎乎、

通鑑八十二 凡四條

十年鮮卑宇文氏 **段氏** 方疆

史炤釋文曰、段氏、鮮卑檀石槐之後、余按杜佑通典、徒河段疾六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爲烏桓大人庫儻家奴、庫儻以其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

遂招亡叛、以至疆盛、又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六眷務勿塵之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疆盛久矣、疾六眷遭亂被掠、容或有之、蓋又招誘亡叛、以益疆也、然皆不言爲檀石槐之後、又按後漢書、鮮卑傳、檀石槐傳、國至孫騫曼、而嫡傳絕矣、至其支孫步度根、魏明帝時爲軻比能所併、諸部大人遂各世相傳襲、段氏固鮮卑種、但鮮卑種姓甚衆、非皆出于檀石槐、史炤之說、未知何據、

惠帝元康元年、宐燒雲龍門以 **脅** 之、

史炤釋文曰、脅、火迫也、宐作爍、余謂此直恐脅威、

脅不必以火迫爲釋亦不必改脅爲燿

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

濡源之西

自統之

史炤釋文曰濡源在上谷之北屬幽州余按水經注濡水從塞外來入塞其發源之地遠在北荒中不屬幽州至後魏太武帝時置禦夷鎮於濡源之西北詳見一百一十四卷晉安帝義熙三年

拓跋猗盧居定襄之

盛樂

故城

史炤釋文曰盛樂漢書作成樂城名在并州新興郡

海陵本同

余按成樂縣前漢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

郡至獻帝建安二十年以塞下諸郡寇亂荒殘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故新興郡有定襄雲中二縣而成樂古城之地弃之塞外矣拓跋氏旣盛彊盡據幽州塞外之地倚盧遂據盛樂故城史炤但知晉志新興郡有定襄縣遂以爲盛樂城在并州新興郡殊不知魏晉新興郡之定襄縣唐志及元豐九域志忻州之定襄縣是也乃漢之陽曲縣地漢成樂古城拓跋氏以爲盛樂宮後置盛樂郡魏土地記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雲中城在陰山河曲宋白續

通典曰漢定襄郡盛樂縣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改單于大都護府聖曆改安北都督府建中初為振武軍節度使治所

通鑑八十三 凡二條

九年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史炤釋文曰顏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漢武帝破之置縣因以此名之余按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罕开縣師古注曰本破罕开之羌處其人於此

因名江統徙戎論蓋欲徙內郡氏羌使還居塞外舊地先零罕开本居湟中自大小榆谷以西屬之析支河首統欲徙之使還此地耳若天水之罕开縣則在塞內乃降羌所居之地非罕开舊居之地史炤之說非也

永康元年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

史炤釋文曰少失邵切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置益州郡治滇池更漢三國分置改置不一今太城治益州未詳益州所置也海陵

本同余按成都有太城少城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

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成都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墉。秦置蜀郡。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改蜀郡太守曰成都內史。成都治少城者。成都內史治少城也。益州治太城者。益州刺史治太城也。史炤蜀人。豈無文獻之足徵。既不能尚友古人。又不能親師取友。求其說而不得。乃顛倒通鑑本文。以爲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又汎引武帝所置之益州郡。終不得其說。疎繆甚矣。

通鑑八十四 凡二條

元寧元年趙王倫及子萇皆還 **汶陽**里第

史炤釋文曰。汶陽魯郡之邑。屬豫州。余按倫廢還汶陽里第。蓋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非魯之汶陽也。

太安元年斬齊王冏於 **閭闔**門外

史炤釋文曰。閭闔門名。在河南洛陽之西。

海陵余本同

按水經注曰。禮天子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遂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閭闔門。史炤以爲在洛陽之西。蓋以八方之風。西方曰閭闔。又晉志洛陽城西

有廣陽西門閭闔三門，殊不考天門曰閭闔。魏明帝法天以名宮門也。是時蓋斬罔於宮門外。

通鑑八十五 凡二條

二年陸機釋戎服著白**恰**

史炤釋文曰：恰葛合切。又乞洽切。靺鞨士服制如

靺鞨費本同。余按字書：靺鞨合切。靺鞨者，茅蒐染韋為

之以蔽膝，此恰音乞洽翻，帽也。弁缺四隅，謂之恰。

晉志曰：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

裁縑帛以為恰，以色辨其貴賤。本施軍服，非為國

容。靺鞨赤靺也，非白恰也。

獄吏考 **掠** 孫拯

史炤釋文曰：掠離灼切。余按經典釋文漢書音義考掠之掠音亮，不從入聲。

通鑑八十六 凡二條

永興二年有星**孛**于北斗

史炤釋文曰：孛星謂之孛。余按此杜預說也。然孛

自是彗，孛自是孛。彗長其光芒如掃帚，故謂之彗。

孛者光芒蓬勃四出，孛孛然也。孛之災甚於彗。通

鑑有書彗者，有書孛者，別其為災有淺深也。

懷帝永嘉二年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張鎮移檄廢軌

長史王融參軍孟暢 **蹋折** 鎮檄

史炤釋文曰折之列切余謂蹋折之折當音食列翻中斷也曲折之拆攀折之拆則之列切

通鑑八十七 凡一條

五年慕容廆見封悛封抽曰此家 **扞扞** 千斤捷也

史炤釋文曰扞于粉切有所失春秋傳扞子辱矣

海陵本同余按史炤以扞為有所失於慕容廆所言意

義全說不通說文云扞從高而下也蓋言千斤之捷人間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

通鑑八十八 凡二條

六年漢主聰謂帝曰卿贈朕 **柘** 弓銀研

史炤釋文曰柘之夜切桑木余按柘自是柘桑自是桑二木之葉皆可以飼蠶柘木抽條勁直而長桑木敷枝擁腫而大柘之葉小而厚桑之葉大而薄今村莊園圃籬落皆有之居然可別也詩云其慄其柘慄山桑也周官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幹之道七柘為上而慄居其三是則柘弓弓材之至善者豈可以桑木混而為言邪二百七十卷梁均王禎明四年桑柘釋亦誤

漢趙固王桑自 **破磽** 津西渡

史炤釋文曰，破五勞切，磽口勞切。海陵本同余按破丘交翻，磽牛交翻，炤音非。

王澄留屯 **沌口**

史炤釋文曰，江夏安陸有沌水，其地曰沌口。余按水經注，沌水南通沔陽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范成大曰，自石首縣舟行一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魯家洲入沌，沌者江旁支流，如海之汭。其港僅過運河，兩岸皆蘆荻，支港皆通小湖，故為盜區，客舟非結伴不可行。張舜民曰，下沔故鎮南對金口，自沌口至下沔五十餘里，金口在鄂州。

西南金口之下即竇家沙，江之西岸有沌口，參而考之，沌水不出於安陸。

通鑑八十九 凡三條

愍帝建興三年，鄭攀馬雋屯 **涇口**

史炤釋文曰，涇水出江夏安陸，名曰涇口。余按水經注，涇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分為二水，西入于沔者謂之涇口。

劉曜進拔馮翊 **轉寇** 上郡

史炤釋文曰，轉寇，轉相為寇也。余謂轉移也。言劉曜既拔馮翊，又移兵寇上郡也。

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坩城

海陵本釋文曰坩都念切余按海陵本蓋據楊正衡晉書釋音然考晉武帝泰始中分上黨太原置樂平郡治沾縣顏師古漢書音義沾音他兼翻載記誤作坩耳當作沾讀從顏音

通鑑九十 凡四條

元帝建武元年朱伺就王廙於甌山

史炤釋文曰甌山縣名余按甌山時屬零陵界隋朝方置甌山縣此時未爲縣也

周訪進至沌陽

史炤釋文曰江夏安陸縣有沌水其地曰沌陽余按史炤此注與八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沌口注同但改沌口爲沌陽耳如此注書豈不容易沈約志沌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其又東逕林障故城北以其地在沌水之陽故以名縣

大興元年冬十月劉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爲趙公史炤釋文提起趙公注曰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國號趙改元光初始於此

余按劉曜即皇帝位于赤壁，改元光初，國號仍舊曰漢，封石勒為趙公。至二年，進石勒爵為趙王，因斬勒使王修，勒遂與曜為讐敵之國。曜既還長安，其下奏言劉淵始封盧奴伯，曜又王中山，請改國號為趙。曜從之，石勒於是年冬十一月亦即趙王位。自是以後，通鑑書劉曜則曰趙，書石勒事則曰後趙以別之。大興元年冬十月之趙公石勒也，烏得以劉曜國號趙為注邪？至下注中山趙分，想亦自知其誤而不能改此誤，何也。

高句麗數寇遼東，慕容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

史炤釋文曰：乙弗虜複姓，利逆其名，即高句麗王也。余謂乙弗利者，高句麗王之名，逆迎也。迎慕容之兵而求盟也。虜複姓固有乙弗氏，然自漢以來高麗王皆姓高氏。至唐高宗時滅高麗，高氏始亡。

通鑑九十一 凡三條

永昌元年，郗鑒在鄒山掘蟄，**鷲**而食之。史炤釋文曰：鷲，雀之蟄藏者。海陵本同余謂鷲，秋後則蟄，雀未嘗蟄也。史只言蟄鷲，史炤併雀言之，何也。明帝大寧元年，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

史炤釋文曰鑿古銜切。余徧考字書，此鑿字未有從古銜切者，且通鑑前已有郗鑿，而至此方突出一音以彰其繆，殊可笑也。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復有此誤。

越雋斯叟 攻成將任回

史炤釋文曰：斯姓也。叟其名。海陵本同余按漢書西南夷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最大。顏師古注曰：徙及苻都，二國也。徙音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略斯榆，謂斯與葉榆也。此斯，即漢西南夷之斯種。蜀曰叟。孔安國尚書注：所謂蜀叟者也。斯

叟者，斯種及叟種也。

通鑑九十三 凡三條

二年溫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

史炤釋文曰：間居莧切。間迭也。余謂此乃讒間離間之間，非間迭之間。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庾冰恐爲它人所間，炤注之，誤與此同。

顏颯說沈充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史炤釋文曰：編木立柵以爲陂塘也。海陵本同余謂時

沈充等寇逼京邑，故編木立柵以護湖塘，因謂之

柵塘。以通鑑本文觀之，其義自明。

三年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擊慕容廆廆
遣世子皝與索頭段國共擊之

史炤釋文曰索頭姓也余按索頭即拓跋氏之種
類非姓也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

通鑑九十五 凡二條

成帝咸和七年趙郭敬南掠江西桓宣乘虛攻樊城
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

史炤釋文曰涅水出上黨涅縣余按此南陽之涅
水也豈上黨涅縣之水乎水經注涅水出南陽涅
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又東南逕安衆

縣又東南至新野縣南入于涓桓宣正破郭敬於
此水

九年城大慕輿涅

史炤釋文曰慕輿代北複姓本慕容氏音訛又爲

慕輿也費本余謂慕容慕輿同出於鮮卑其得姓

之初各自爲氏猶拓跋之與拔拔非音訛也况其

時慕輿涅實爲慕容皝之臣豈有君姓慕容而其

臣訛爲慕輿之理拓跋慕容皆鮮卑然拓跋拔拔

居代北慕容慕輿居遼西慕輿非代北複姓也

通鑑九十六 凡二條

通鑑纂言 卷之六十五 三
咸康四年趙王虎以桃豹王華帥舟師十萬出漂榆

津

史炤釋文曰漂榆津在遼西余按水經清河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注曰漂榆故城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魏土地記勃海郡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皆煮鹽爲業則漂榆津當在勃海界

七年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

白籍

史炤釋文曰白籍謂白丁之籍耳費本同余按江左之制諸土著實戶用黃籍僑戶土斷白籍琅邪南

度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非來者至此時各因其所居舊土僑置郡縣名併置守令以統治之故曰正土斷不以黃籍籍之而以白籍謂以白紙爲籍以別於江左舊來土著者也若以爲白丁之籍則王公豈白丁哉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五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九十七 凡二條

康帝建元二年燕王皝伐宇文逸豆歸逸豆歸遣南

羅羅大涉夜于將精兵逆戰

史炤釋文曰南羅夷狄國名其先本辰韓種地在

高麗東南居漠樂浪地

海陵本同

余按史炤蓋以新羅

國釋南羅也自辰韓種以下皆史家新羅傳之說

如此則史文有地名一字之同者皆可引而爲說

乎史文固有若是者然必地里附近援據精確而

後可也。此所謂南羅者。城名也。在宇文國中。是後慕容皝既克宇文。改南羅城爲威德城。時趙王虎遣兵自甘松出救宇文。比至宇文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甘松在濡源之東。突門嶺之西。則南羅城當在遼西屬國塞外。若漢樂浪地。在高麗東南。高麗又在遼海之東。去宇文國遠甚。安得謂南羅居樂浪地乎。

趙王虎斬王波及其四子投尸

漳水

史炤釋文曰。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海陵本同余按趙時都鄴。此鄴之漳水。漢書溝洫志所

謂引漳水于灌鄴旁者也。上黨郡有二漳水。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清漳出沾縣大黽谷。二水東流。至鄴而合流。山海經所謂漳水出荆山而注于沮水者。今在襄陽南漳縣界。左傳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者。是也。石虎在鄴。安得遠投王波父子之尸於荆山之漳水乎。史炤釋漳水之誤。非一處。不暇縷數。讀通鑑者。叅攷辨誤。當自知之。

通鑑九十八 凡二條

穆帝永和六年姚弋仲據

灑頭

史炤釋文曰。灑水在西陽。海陵本同余按九十五卷成

通鑑卷之九十一
帝咸和八年，姚弋仲降于石虎，徙居清河之澗頭。史炤只據廣韻澗水在西陽，遂引以為釋。西陽固自有澗水。然西陽今之黃州，時為晉土，讀史須考本末，炤更不能省記。姚弋仲所居之澗頭在清河，一時檢看廣韻，便引以為注，是未足以語通鑑也。下卷下年澗頭注誤同。

燕伐趙命慕輿搓山通道

史炤釋文曰：搓，鉏加切，衰斫木也。又任雅切。海陵本同

余按字書，槎音鉏加切者，水中浮木也。搓音仕雅切者，衰斫木也。此搓山通道者，謂斫木以通道也。

若從鉏加切，非其義矣。從任雅切為是。如此則衰斫木也四字當在仕雅切之下。

燕王雋使中部侯釐慕輿督薊中留事

史炤釋文曰：侯釐，姓也。余按史言中部侯釐慕輿句，則慕輿其姓，句其名。侯釐蓋其官稱也。亦猶部大之類。

通鑑九十九 凡四條

七年庫儻官偉帥眾自上黨奔燕

史炤釋文曰：庫儻官代北三字姓。余按庫儻官，漁陽烏桓大人庫儻之餘種，非出於代北也。鮮卑既

衰拓跋興于代北。慕容宇文段國盛於遼西。皆鮮卑部落。各自爲種。史炤無所據而強爲之注。妄矣。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

史炤釋文曰。丁零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余按炤注。乃是引漢時丁零國事。通鑑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書云。丁零翟斌世居唐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于趙。蓋其徙中國久矣。翟鼠者。翟斌之種類也。

八年太原薛**瓚**

史炤釋文曰。瓚圭瓚也。余按薛瓚者。人姓名。史炤

以圭瓚爲釋。是不爲人名乎。

九年殷浩遷姚襄于梁國**蠡臺**

史炤釋文曰。蠡音禮。余按司馬彪郡國志。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然獨上。謂之蠡臺。續述征記云。迴道如蠡。故謂之蠡臺。若如述征記之說。蠡當音盧。戈翻。

通鑑一百 凡一條

十一年涼王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疆**遣張掖太守

索孚代瓘守枹罕

史炤釋文以疆遣張掖太守索孚爲句。注曰。疆其

兩切。下疆人酒同。余謂史炤讀通鑑且不得其句。况敢釋通鑑乎。疆當讀如字。於此句斷。下文疆人酒。自依其兩切。

通鑑一百一 凡一條

升平五年桓温以弟豁督沔中七郡諸軍事

史炤釋文曰。沔水名。出武都東南入江。余謂炤但釋沔水。未能釋沔中七郡也。按魏興上庸新城襄陽新野義成竟陵七郡。皆在沔水左右。故曰沔中七郡。

通鑑一百二 凡四條

海西公太和四年郝超曰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
濟控引漕運

史炤釋文曰。河濟水名。出王屋山。余按河濟殊源。天下之所同知也。而盡以爲出王屋山。固非矣。河出積石。濟出王屋。以言河濟二水之發源。可也。若論郝超所謂頓兵之地。則不可以發源之地言之也。按河水過成臯縣北。濟水自北來注之。濟與河合流。至敖山北。而溢爲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濟瀆又東北合于河。自滎陽石門以東。碣磳以西。今濟鄆曹

濮滑汴諸州皆河濟之地。

燕主暉遣

樂安

王臧統諸軍拒桓溫

史炤釋文曰樂安鄱陽郡之邑也屬揚州燕之諸王遙領也余按晉魏以下封建諸侯王不惟不得君國子民亦不得食其國租如東海王越封東海而食毗陵之類是也慕容分封子弟亦倣晉制耳鄱陽在漢爲縣屬豫章郡而豫章屬揚州孫吳分豫章立鄱陽郡又立樂安男國自晉氏南度以來鄱陽郡屬江州不屬揚州炤說旣非矣且後漢明帝改前漢之廣川國曰樂安和帝又改前漢千乘

郡曰樂安郡是郡自晉汜于元魏屬青州燕何必取江南鄱陽之樂安以封其子弟邪

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

譙梁

開石門以通水運

史炤釋文曰譙梁地名在豫州余按譙梁謂譙郡及梁國也皆屬豫州炤言地名在豫州將以譙梁爲一處邪爲兩處邪可謂語焉而不詳矣

李弘李高反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

虢

討弘皆平之

史炤釋文曰虢虎聲也余謂虢者周瓊之子何庸以虎聲爲釋

通鑑一百三 凡一條

孝武帝寧康元年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奔潰

史炤釋文曰沮水名出漢中余按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東流合為漢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水經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戍西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以此言之沮水不出漢中也。

通鑑一百四 凡一條

太元五年秦王堅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

戶散居方鎮

史炤釋文曰謂汧雍之間氏羌也余按苻秦氏種也故分其種落散居方鎮欲以鎮服其境內若羌則姚秦種類也苻秦曷嘗分之使散居哉且舉汧雍而遺三原九峻武都亦注書之失也。

通鑑一百五 凡一條

八年慕容垂自涼馬臺結艸筏以渡

史炤釋文曰結艸為舟也余謂上古朴略舟猶必剝木為之若結草為舟必至沈溺所謂筏者篔簹也編蘆葦可以為筏蘆葦艸類也。

通鑑一百六 凡三條

十年慕容農慕容麟共攻翟真

史炤釋文曰翟徒歷切姓也。余按上卷八年翟斌起兵赴燕王垂翟真者斌之兄子也。炤於翟斌之翟音直格切。至翟真之翟乃徒歷切。讀者將安所適從乎。要之諸翟出於丁零。丁零狄也。狄與翟同。從徒歷切為是。

氏 啖青

史炤釋文曰啖青氏羌名。徒濫切。海陵本同余按氏自是氏羌自是羌二種也。史明言氏啖青而謂之氏

羌名。繆矣。韻書啖姓音徒覽翻。徒濫切。非。後一百九卷安帝隆安元年炤又以啖鐵為武都氏羌名。其繆亦猶是也。

苻登刻鉞 鎧為歿休字

史炤釋文曰鉞劍端也。海陵本同余按炤釋以丁度集

韻為據也。但劍端以刺人。非可刻字。古人多以兜鍪為頭牟。隋楊玄感反於黎陽。取帆布為牟甲。謂為頭牟與甲也。後人因頭牟以鐵為之。遂旁加金耳。鉞鎧猶言牟甲也。

通鑑一百七 凡一條

十二年王穆衆潰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史炤釋文曰驛馬赤黃色。余謂馬赤黃色。可以釋
驛馬。若以釋驛馬令。則其義不通矣。晉地理志酒
泉郡有驛馬縣。蓋晉魏間所置也。王穆走至驛馬
縣。故縣令得斬送之。

通鑑一百八凡三條

十九年燕主垂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

史炤釋文曰。標榜猶相表襮。余按燕主垂時分道
進軍攻西燕。故立標揭榜。分示諸軍所趣之路。非
相表襮也。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六年釋標

榜亦誤

西燕主永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庾岳帥騎
五萬東度河屯秀容以救之

史炤釋文曰。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
始置肆州秀容縣。余按拓跋虔庾岳所屯。乃北秀
容也。在漢定襄郡界。元魏置秀容郡秀容縣。又立
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六十里。徙北秀容胡人居
之。此南秀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
隋自秀容移於此。因更名。皆謂南秀容。項安世家
說曰。秀容縣。劉元海所築城。元海感神而生。姿容

秀美，因以爲名，是亦因元海生於汾陽，汾陽後改爲秀容，而爲之說，非秀容非元海所生之地，而先有秀容之名，則其說爲不通矣。

秦王崇爲梁王，乾歸所逐，楊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史炤釋文曰：軻音柯，姓也。余按軻彈益州詰歸皆姓乞伏。通鑑下文載軻彈司馬翟璠怒，軻彈曰：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則軻彈姓乞伏明矣。軻讀如字，音柯亦非。

通鑑一百九 凡三條

安帝隆安元年，秃髮烏孤自稱西平王。

史炤釋文曰：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之將也。余按秃髮氏世爲部帥，未嘗爲呂光將。特烏孤嘗受呂光爵命耳。謂秃髮爲河西鮮卑種，可也。曰河西鮮卑人，則似以河西鮮卑爲地名。

沮渠麴粥曰：勒兵向西平，出茗藿。

史炤釋文曰：藿，徒栗切。費本同余按字書藿，徒弔翻。

至一百一十六卷，安帝義熙二年，炤亦自知其誤矣。

魏襲中山慕容麟，追至派水，爲魏所敗而還。

史炤釋文曰：派匹拜切，派谷名，在河東安邑。賈本同余按魏襲中山，慕容麟追至派水，當在中山界，若河東安邑，果有派谷，非燕魏交兵之地也。是年中，山飢甚，九月慕容麟出據新市，魏主珪攻之，麟退阻派水，珪與戰於義臺，大破之。魏收魏書地形志：中山郡新市縣有義臺城，則派水在中山新市明矣。派音攻乎翻。

通鑑一百一十一 凡二條

二年燕主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作亂。

史炤釋文曰：長上人名。海陵本同余謂衛兵更番迭上。

長上者，宿衛官名，異於衆兵之迭上者也。唐武散階有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此則長上爲官名之明證也。

楊軌西奔，**僂**海。

史炤釋文曰：僂音未詳。余按闡駟十三州志：金城臨羌縣有甲和羌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僂海。其此地歟，僂與零同音，僂。

通鑑一百一十一 凡二條

三年，**張謖**戍柳泉。

史炤釋文作張謖呼各切。海陵本同余按通鑑諸本及

晉書皆作張豁，字書詒，音魚格切，焯音亦非。

四年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

史焯釋文曰：苑川邑，即陳倉縣，後魏改今名。

海陵本同

余按乞伏氏始居麥田，後居苑川，又徙金城，今復都苑川，皆不出漢天水金城二郡界。水經注：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苑川水又北入于河，陳倉之地，此時屬姚秦，固非乞伏所有。姚秦與乞伏後皆并於赫連，後魏滅赫連，并有關隴之地，後乃

改陳倉為宛川縣，陳倉之宛川，與西秦所都之苑川，字有宛苑之異，而改陳倉為宛川，又在百許年之後。史焯殆未之考也。一百一十五卷安帝義熙六年，又誤。

通鑑一百一十二 凡二條

五年河西王利鹿孤遣騎襲沮渠蒙遜，執蒙遜從弟

鄯善苟子。

史焯釋文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國為姓，苟

子其名。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本文明以鄯善苟子為蒙

遜從弟。凡讀通鑑者，不俟博考，已知鄯善之非姓。

矣。是後沮渠鄯善復見於宋武帝永初二年，釋文之誤，愈不可揜。

桓玄縛元顯於**舫**前而數之。

史炤釋文曰：舫，甫往切。海陵本同余按舫，甫妄翻，炤音誤。

通鑑一百一十三 凡一條

元興三年，劉裕斬桓修，修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謂曰：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

史炤釋文曰：大航，方舟也。余按大航，謂朱雀航也，在建康朱雀門外秦淮水上。

通鑑一百一十四 凡六條

義熙元年，秦主興命鳩摩羅什**翻譯**經論三百餘卷。

史炤釋文曰：翻譯，翻覆而尋譯也。余謂古之譯者，傳四方之言，此所謂翻譯者，翻夷言為華言也。尋釋之釋，從系不從言，義亦不同。

殷仲文請治樂，劉裕曰：性所不**解**。

史炤釋文曰：解，古介切，曉也。費本同余謂此亦蜀人

土音之訛，解曉之解，音胡買翻。

三年，楊盛遣軍臨**澧**口。

史炤釋文曰：澧水出襄陽。費本同余按水經注澧水

北發武都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沔，謂之澇口。城澇水在漢中，不在襄陽。史炤蜀人也，而不知澇水所在，况四海疆域之廣乎。

魏王珪北巡至濡源

史炤釋文曰：濡乃官切，水出涿郡。海陵本同余按史炤以廣韻爲據，廣韻所謂濡水出涿郡，又因漢書地理志涿郡故安下，注云易水至范陽，入濡爲據。然地理志自有二濡水，人不詳考耳。漢志所謂涿郡之濡水，水經注云出故安縣西北，獨山南谷東流。

至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與易水合，而注于巨馬水。此一濡水也。遼西郡肥如下注云：玄水東入濡水，濡水東入海陽。水經云：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海陽亦屬遼西郡。此又一濡水也。酈道元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蓋此濡水發源於遼西塞外，禦夷鎮東南也。魏王珪北巡至濡源，正此地。

四年，乞伏熾盤築城於嶮岷山，而據之。

史炤釋文曰：嶮岷山在西羌。余按炤說以丁度集韻爲據也。夷攷當時乞伏氏據苑川，其地西至枹

罕東盡隴坻北限赫連南界吐谷渾曠岷山蓋在
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於秦渭故曠岷山在羌中
丁度集韻以宋朝疆理爲據也若引以注十六國
地界則疎矣。

南燕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

史炤釋文曰澗彌究切或作鼃通作沔余謂此澗
水乃淄澗之澗音神陵翻南燕都廣固澗水逕其
城西河凍皆合而澗水不冰逼近都城故以爲變
異若音彌究切者乃殺澗之澗時屬秦境安得爲
南燕之變異邪炤又曰通作沔沔漢之沔安得與

殺澗之澗通而沔漢亦非南燕境易大傳曰中心
疑者其辭枝史炤之謂矣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
嘉三年誤同

通鑑一百一十五 凡二條

五年魏清河王紹兇狠無賴好劫剝行人以爲樂
史炤釋文曰劫取也剝削也余謂炤釋劫剝之義
劫近是而剝全非劫彊奪取之也剝謂褫剝行人
衣服。

六年韓綽諫南燕主超曰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
之心

史炤釋文曰努奴故切。余謂努力之努音奴。古翻蜀人以土音轉易四聲。如此類者甚衆。讀者審其是而已矣。

通鑑一百一十六 凡三條

七年盧循徑向交州李脫等結集俚獠以應循

史炤釋文曰。俚南夷種名。西南夷謂之獠。余按南方有蠻有俚。俚人惟交廣有之。獠則蜀之西南徼外亦有之。李勢之時。獠自山出。侵居漢地。蜀始有獠。太史公作西南夷傳。其時未有獠也。豈可言西南夷謂之獠哉。况此乃交州之獠。尤不可以爲西

南夷。

八年夏王勃勃欲攻熾盤王買德諫曰熾盤吾之與

國

史炤釋文曰。諸侯相許與者。名曰與國。余謂與國者。相與相親之國。非相許與也。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

史炤釋文曰。祁山在武都西羌中。余謂漢武帝未開置武都郡。則可言祁山在羌中。旣置郡。則祁山爲王土矣。水經注。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東北去上邽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

長道縣東十里。以爲在西羌中。可乎。

通鑑一百一十七 凡三條

十一年魏崔浩曰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

史炤釋文曰濩胡郭切布濩地名在代北余謂崔浩言布濩林薄之間正祖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太原語法郭璞注云布濩猶布露也毛晃曰布濩流散也濩音胡故翻史炤音義俱非

十二年西秦王熾盤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灑川

史炤釋文曰洮陽零陵邑屬荊州余按漢書地理志零陵郡因有洮陽縣但此洮陽在隴西時屬姚

秦地理志所謂洮水出西羌中東至隴西入河沙州記曰嶺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漢章帝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馬防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出嶺臺山逕吐谷渾中而東入塞嶺一作灑故其地亦謂之灑川亦謂之沙灑晉惠帝置洮陽縣屬狄道郡以其地在洮水之陽也即通鑑上下文而參觀前志則知此洮陽決非零陵邑矣是後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註則又曰洮陽地屬零陵諸羌之地也是但因通鑑本文有招慰洮陽諸羌之語故

以爲諸羌之地。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八年注則又曰洮陽零陵邑齊時爲吐谷渾戍兵處是又但因通鑑本文有吐谷渾王伏連籌修泥和洮陽二城置戍之語。又以爲吐谷渾戍兵處終不悟零陵之爲誤也。

沙門曇永使王華提衣襪自隨

史炤釋文曰襪博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襪海陵本同

余按爾雅所謂裳削幅者自是襪字非此襪字此襪字音房玉翻屝也所以包裹衣物魏舒襪被而出韓愈文所謂襪被入直皆此襪也炤音義皆誤

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仁壽二年亦有此誤

通鑑一百一十八凡四條

十三年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

史炤釋文曰蠡吾縣之城在高陽國屬冀州余按地志高陽國固自有蠡吾縣但劉裕伐秦命王鎮惡自殺澠入關輔既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蠡吾城考其地里之遠近則此蠡吾城非高陽國之蠡吾縣明矣據晉書載記蠡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續通典曰魏賈逵爲澠池令理蠡城蠡城後魏

初猶屬弘農西魏移澠池縣於今福昌縣西六十
五里唐之福昌縣本宜陽縣蠡吾城蓋即蠡城也
姚彊姚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

史炤釋文曰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余按史炤
釋止言涇水發源之地耳漢書地理志涇水東南
至陽陵入渭姚彊等所屯涇上其地當在漢京兆
陽陵界

十四年秦王熾盤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
軍事

史炤釋文曰洮罕地名余按洮罕謂臨洮枹罕之

地洮罕故是地名然臨洮枹罕各是一處

恭帝元熙元年王康還洛陽保金墉城魏河內鎮將
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攻逼交至

史炤釋文曰應劭曰芒屬沛國芒縣之山也余謂
炤引應劭說以注漢高祖隱芒碭山澤間則可矣
此時魏兵至芒山以逼金墉謂洛陽之北芒山也
若魏兵在沛國芒縣之山安能逼金墉哉

通鑑一百一十九 凡六條

宋武帝永初元年宋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
四州諸軍事

史炤釋文曰雍州名入南北系宋按南北史無地理志今用晉志郡邑相統屬處各於逐國土地合音釋者各分所系海陵本費本同余按宋武荆平關洛隨失關中雍州仍東晉之舊還復僑治襄陽此時古雍州之域已屬赫連安得系宋耶炤又言南北史無地理志用晉志各於逐國所有土地分系此鹵莽之說也南北國地理沈約宋書魏收魏書蕭子顯齊書各有地志梁陳北齊後周四朝地理則長孫无忌等集於隋書謂之五代志曷嘗無可考乎炤之淺妄欲蓋而章又按此一節炤以南北朝並

立州郡各有分系蓋以此爲通鑑中間大節目處海陵本及費氏本與炤本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之家固宜用炤釋刊行公休在炤前數十年使炤用公休之說則必拈出公休釋文以爲依據今觀二家釋文炤未嘗拈出公休而海陵板行公休本真是蹈襲史炤以是知海陵本爲好事者託公休以欺誤後人也

涼公歆與沮渠蒙遜戰于**蓼泉**

史炤釋文曰蓼力竹切海陵本同余謂史無明音當讀

如字

二年謝晦賓客輻湊門巷填咽

史炤釋文曰咽音因塞也本作塹費本同余謂咽一結翻亦以咽塞不通為義徧攷字書咽字無音因者

三年魏長孫嵩實姓拔拔奚斤姓達奚穆觀姓丘穆

陵丘堆姓丘敦

史炤釋文曰皆代北複姓即後魏拓跋氏也余按魏收魏書官氏志魏氏之先統國有九十九姓獻帝七分國人使兄弟各攝領之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

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第為侯氏後改為亥氏此十氏皆拓跋同出也若丘穆陵氏則神元帝時餘部諸姓內入之一也非拓跋同出也且丘穆陵乃三字姓非複姓也獻帝隣神元浩汾二帝皆追謚

秦王熾盤徵秦州牧雲達為左丞相

史炤釋文曰雲姓也余按晉安帝義熙八年熾盤以其弟曇達鎮譚郊則曇達其名而姓乞伏安得姓曇乎

營陽王景平元年禿髮儁檀之歿也

史炤釋文曰禿髮烏孤以後魏元興元年僭號西平王及國滅其弟儁檀入魏賜姓元氏海陵本同余按通鑑烏孤稱西平王乃後魏皇始二年明年魏改元天興無元興年號晉安帝義熙十年禿髮氏爲乞伏熾盤所併儁檀遂歸于熾盤儁檀之子賀奔魏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蓋歸魏者儁檀之子非儁檀也賜姓源氏非元氏也儁檀爲熾盤所鳩其歿非命故其子欲爲復讐通鑑書其歿以先事炤不能詳觀通鑑攷其

本末而謂儁檀入魏差繆甚矣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六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

訂校

通鑑一百二十

凡五條

文帝元嘉元年 **蹻騎**

史炤釋文曰蹻牽么切行輕貌

海陵本同

余按通鑑本

文是年即無蹻字史炤於蹻騎之上注貂渠是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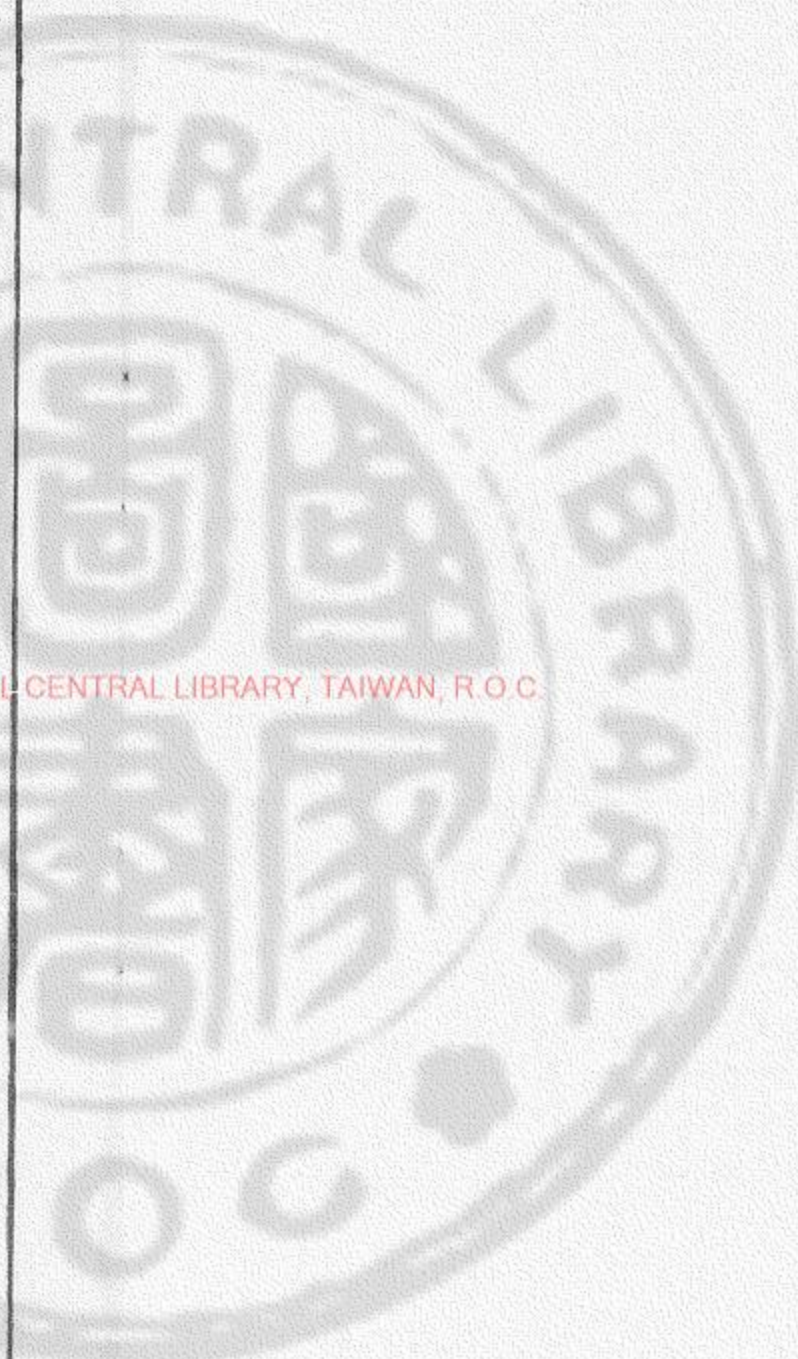
王熾盤遣太子暮末出貂渠谷攻河西事下注捷

仔是尊帝母胡捷仔事二事之間有王華領蹻騎

將軍事是誤以蹻騎為蹻騎而曲為之說也

魏主命長孫翰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

柞山



史炤釋文曰柞山其地在柔然國余按魏收魏書帝紀魏未遷洛以前諸帝多幸柞山其山在大河之西世祖始光三年度君子津襲統萬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至柞山班所虜獲於將士神麈二年十一月西巡狩田於河西至柞山而還以此徵之可以見矣且魏主遣將擊柔然自將大軍爲後繼以壯聲勢耳豈必至柔然國中而屯兵乎。

三年謝晦弟黃門侍郎

瞻

史炤釋文曰瞻疾雀切余按字書疾雀切瞻字埤蒼曰白色也瞻音子肖翻釋小明也晦瞻兄弟也

其命名之字旁皆從日音子肖翻爲是

湟
河

史炤釋文曰湟胡光切說文細繒也余按炤釋湟河而引說文細繒全不可曉詳考通鑑是年有秦夏戰于嶮嶺山又攻湟河事至于年末有魏令漏戶輸繒帛事蓋音胡光切者注湟河之湟字也引說文者注繒帛也此又傳寫之誤

四年魏奚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

鳩合

餘燼

史炤釋文曰鳩鶻鶻也鳩合猶鳥合之稱

費本同

余

按左傳郟子言少皞以鳥名官五鳩鳩民者也五

鳩指言祝鳩氏。睢鳩氏。鵠鳩氏。爽鳩氏。鵠鳩氏。至於鳩民之鳩。則以聚民為義。此言鳩合。亦謂聚合耳。安得以鵠鳩為注。其言猶烏合之稱。尤非鳩合之義。

通鑑一百二十一 凡一條

五年秦王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

史炤釋文曰沃陵姓也。海陵本同余按通鑑本文既言

沃陵為暮末叔父則乞伏者其姓而沃陵者其名此不難見也史炤之昏繆乃如此

通鑑一百二十二 凡二條

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

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邑屬北涼。費本同余謂金崖

者本匈奴休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意甚明若因地志武威郡有休屠縣引以為

注則通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繆矣

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明

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梓潼余按葭萌縣漢屬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

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馥表分梓潼北界立

晉壽郡治古葭萌之地。

通鑑一百二十三 凡二條

十五年太子率更何承天立史學

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更也海陵余本同

按漢書百官表即有太子率更令續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更秦爵級非官也

十六年老父被苦而耕

史炤釋文曰苦草覆屋余按被苦而耕蓋被苦於身以蔽雨非覆屋也

通鑑一百二十四 凡三條

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沿沔爲村落

史炤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余本同

謂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管日山蠻之不可制者慕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沔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蠻爲句是不求其義也

二十年魏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來求援詔以爲武

都王屯葭蘆城

史炤釋文曰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三余按今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魏置葭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成二州皆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

二十三年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

史炤釋文曰汾水出汾陽北山余按史炤止能言

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舉家赴汾水而歿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南過晉陽梗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過永安楊平陽等縣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都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罷州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舉家赴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或源或委當隨地注釋而後能有別

通鑑一百二十五 凡二條

二十七年魏主圍懸瓠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

史炤釋文曰鉤劍屬費本同余謂如古者吳鉤之鉤

可以言劍屬此所謂大鉤者乃詩以爾鉤援之鉤

言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則非劍明矣

芮芮亦遣使遠輸誠欵

史炤釋文曰芮芮國名余按芮芮即蠕蠕魏呼柔然為蠕蠕南人語轉為芮芮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以蠕蠕為芮芮從南人語音也

通鑑一百二十六 凡二條

二十八年魏人乃肉薄登城

史炤釋文曰謂相背負而上城也余謂薄迫也不
用梯衝以身迫城緣之而上謂之肉薄登城

魏宗愛殺秦王翰於永巷

史炤釋文曰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一人
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史余按永巷者宮
中之長巷史直言宗愛殺翰於長巷耳宮中所直
名五字既不可曉又不必引漢書永巷令為釋一
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七十卷陳宣

帝太建元年，皆有永巷事。炤釋愈繆。

通鑑一百二十七 凡三條

三十年，武陵王軍于溧洲。

費本注曰：溧水名，出丹陽溧陽縣。余謂溧水固出溧陽。溧洲則在大江中。

魯秀等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

海陵本釋文曰：幢隊，執幡幢之隊者。余按是時南、北朝用兵，各置幢主、隊主，皆有副，非執幡幢之隊也。史炤誤同，而注在上文幢隊主副之下。海陵本

移寘於此，蓋亦疑上文有幢隊主副四字，而不得其說耳。

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

史炤釋文曰：躋，紇約切，舉足行高也。又丘妖切，舉足謂之躋。余謂炤上音義俱非，當從下音義。

通鑑一百二十八 凡三條

孝武帝孝建元年，魯爽引兵直趣歷陽，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

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

史炤釋文曰：大峴，山名，在壽州六安縣，有五峴山。

是以分大小峴。桐城亦有五峴，非此。余按史炤但以魯爽自壽陽趣歷陽，而留軍大峴，遂謂大小峴皆在壽州六安縣，殊不知六安縣在壽陽西。大小峴在壽陽東，不特在壽陽東也。又在合肥之東。自壽陽東過合肥而後至小峴，又自小峴而東乃至大峴。六朝都建康，自歷陽而西趣壽陽，自壽陽而東向建康。大小峴乃兵馬往來之要路。通鑑書大小峴不一，審諦考之，可以槩見。余又於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天監元年，辨海陵本釋大小峴之誤，參取而觀之，則知地理未易言也。

臧質進計於南郡王義宣曰：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

史炤釋文曰：鼓棹，歌鼓而行舟也。海陵本同余按鼓之爲義，擊也。扇也。動盪之也。擊棹以行舟，漢書所謂樓船卒水居擊棹者，今人謂之打棹，打亦與擊同。義，鼓棹之義，夫人能知之。炤乃謂歌鼓以行舟，淺繆甚矣。

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

史炤釋文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過江夏，謂之夏水。余按史炤釋用應劭漢書注，劭注江夏郡曰：

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曰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過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沔水又東過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口。江之汜也。原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其決入之所土。謂之賭口。自賭口下沔水。通兼夏日。而會于江。謂之夏汭。故春秋左傳沈尹射犇命夏汭。杜預注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庾仲雍亦曰夏口。一曰沔口。酈道元又

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孫權所築也。對岍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沈約志曰江夏郡。本治安陸。是年徙治夏口。夏口本沙羨土。沈約所云。正何尚之所謂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者也。章懷太子賢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以來皆指鄂州爲夏口。歷考諸家之說。自應劭至庾仲雍。皆以爲沔口卽夏口。自孫權築夏口城。至唐置鄂州。則夏口之名移於江南。而沔水入江之口。止謂之沔口。或謂之漢口。夏口之名。遂與沔口對立。分在江之南北。以此釋何尚之之言。乃爲明白。

史炤止引應劭注，而不能究其地名之離合，余故備論之。

通鑑一百二十九 凡一條

大明三年豈可三緘

史炤釋文曰：家語魯人三緘其口，余按孔子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也，豈魯人哉。

通鑑一百三十 凡二條

明帝泰始元年魏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
史炤釋文曰：陸姓也。古帝號有陸終，其後因以為

氏

海陵本同

余按陸麗者，陸侯之子，陸突之孫，本步六

孤氏與拓跋氏皆起於代北，世領部落。魏孝文帝變胡俗，凡代北三字姓及複姓皆改為單姓。作史者從簡便，因以後所改姓書之。陸麗安得為陸終之後乎。

緹環錢

史炤釋文曰：緹夷然切。

費本同

余謂夷然切者，乃左

傳所謂衡統絃緹之緹。注云冠上覆也。緹環之緹，音私箭翻。蓋當時鵝眼錢薄小，一千之長，不盈三寸，而緹環錢又劣於鵝眼。貫之以緹，其狀如環。故

曰緹環。若以爲冠上覆之緹，非其義矣。丁度集韻綫線緹皆同音同義近世學者弗之考耳。

通鑑一百三十一 凡三條

二年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

史炤釋文曰矜居陵切。說文矛柄也。海陵本同余按周

矜人姓名也。安得以矛柄爲義。且矛柄之矜音其

巾翻若居陵切，則爲矜憐之矜，稍識文理者豈不

知周矜爲人姓名。史炤乖繆如此類者甚衆。

東軍據岍結寨

史炤釋文曰寨籬落也。余按此乃營寨寨柵之寨

非籬落也。

蕭道成世子贖爲南康贖令

史炤釋文曰贖古送切。費本同余按漢書地理志贖

縣屬豫章郡如淳音感顏師古音古暗翻劉昫音

古濫翻獨廣韻音古送切。史炤釋文多以廣韻爲

據。致此誤也。贖縣當章貢二水之會。故合章貢二

字爲贖字。若音古送切。則是指貢水爲縣名。而遺

章水矣。二百九卷唐睿宗景雲元年二百一十二

卷玄宗開元十一年贖註亦誤。

通鑑一百三十二 凡一條

三年魏尉元上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

史炤釋文曰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海余按漢書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逕開陽襄賁郟良城等縣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尉元言南國進兵向青州水路必由泗入沂沂沂而經東安乃可至青州沂水未嘗出於費縣亦未嘗入海史炤妄矣

通鑑一百三十三 凡一條

七年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

史炤釋文曰臨漳本漢鄴縣地海陵本同余按晉愍帝

諱鄴改鄴縣爲臨漳尋淪沒於石勒復爲鄴縣東魏天平初始復分鄴立臨漳縣宋分交廣置越州安能遠北界治魏郡之臨漳劉昫曰廉州合浦縣宋分置臨漳郡則越州之所治者合浦之臨漳也

通鑑一百三十四 凡三條

順帝昇明元年蒼梧王鍼椎鑿鋸不離左右

史炤釋文曰鋸居御切槍唐也通作鑿余考史炤槍唐之說既未知其所據而以鋸通作鑿之說徵

之子史則亦妄矣。按鋸字，先秦古書未之有也。字書引古史考云：孟莊子作鋸，音居庶切，解截器也。若鑿字，則莊子所謂削木爲鑿，讀與據同。史記秦始皇銷鋒鏑以爲鍾鑿，讀與虞同。後漢書羌人以金鑿八枚遺張奐，鑿戎夷貫耳也。音求於翻，鑿字曷嘗與刀鋸之鋸通哉。

王敬則以刀環塞窞孔呼門甚急

史炤釋文曰：窞音圭，甑空也。海陵本同余按字書窞字固以甑下孔爲釋，但呼門而塞甑孔，事不相關。且甑孔甚大，非刀環所能塞。蓋門旁有孔三角，如圭

頭以窺外人，因謂之圭孔。後人遂於圭上加穴耳。二年王僧虔奏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史炤釋文曰：釋名鞞裨也，裨助鼓節也。呂氏春秋帝嚳令人作鞞鼓之樂，余按鞞拂皆舞名也。晉志曰：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宴享矣。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舞也。亦陳於殿庭，以此觀之，史炤誤矣。

通鑑一百三十五 凡四條

齊高帝建元元年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帝，逃于佛蓋之下。太后自帥闍人索得之。

史炤釋文曰闔人宮中守門者費本同余按闔即周禮之奄鄭氏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音義奄於檢翻劉於驗翻徐於劔翻今於奄字加門則音淹釋者因其加門也遂以宦者守門為義殊不思前史凡闔人給事宮中者皆曰闔宦初不以守門為義史炤說拘矣

二年魏師攻鍾離崔文仲遣軍主崔孝伯度淮攻魏在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

史炤釋文曰泰山郡有山在縣在海陵山在其東北本余按齊徐州治鍾離自鍾離渡淮攻在同眉蓋淺

攻也在眉自是淮北地名魏於此置戍非泰山之山在縣也

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汶陽太守戴元賓弃城奔江陵

史炤釋文曰汶音問魯郡之邑余按沈約宋書云汶陽太守何承天志新立去江陵陸行四百里水行七百里上黃縣宋初屬襄陽後屬長寧郡郡去江陵陸行六十里水經注晉武帝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幹鄉在安城西義熙初分新城郡立汶陽郡治錫城縣春秋時楚伐庸至

于錫宄者也。其地在臨沮縣西北。若如史炤說以爲魯郡之汶陽。則非襄陽上黃蠻所得而攻。而郡守亦無從而奔江陵也。自南北分據。建置郡縣。多與古郡縣之名錯出。其所建置之地。非深考不能知也。一百四十三卷東昏侯永元二年釋汶陽誤同。

四年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耻其父失節。以爵讓其

第**綦**

史炤釋文曰。賁耻符非切。姓也。耻其名。海陵本同余按褚賁淵子也。通鑑之文甚明。賁耻其父失節者。以

淵奉宋氏社稷輸之於齊也。不當以賁爲姓。耻爲名。史炤之誤多類此。賁讀曰賁。音符分翻。

通鑑一百三十六 凡三條

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獻十二隊純銀兜鍪。乃**孔雀**

毼

史炤釋文曰。孔雀鳥名。毼者毛羽飾也。博雅曰。毼。毼也。一曰積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余謂毼者以孔雀毛爲兜鍪飾耳。不必引毼及積羽爲衣以雜其說。

五年魏主詔七廟親子孫及外戚總麻已上親賦役

無所與

史炤釋文曰總兩麻一絲之布也。余按禮記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注曰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總者，總麻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總，麻服之衰服也。鄭注云喪服去其半而總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總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錫言滑易也。注云又無事其布而不灰焉者，經云去其半而總，始云加灰錫。

明此總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詳攷雜記注疏，則朝服之布十五升，去其半者爲總麻服之衰，其加灰治布者則爲錫衰。史炤以總爲兩麻一絲之布，其說不經見。

六年魏築城於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

史炤釋文作澧陽。注曰天門邑。余按天門郡之澧陽，今之澧州。泚陽縣，今之唐州。唐州與澧州相去甚遠，夔隔江漢。陳顯達旣拔醴陽，遂攻泚陽。是泚陽與醴陽相近，非天門之澧陽明矣。水經注泚水出泚陽西北，太湖山東南，流過泚陽縣南，又南流。

而與澧水會澧水源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
西注又西北流逕平市故城東又西注泚水魏蓋
於此水之隄築城又水經於淮水註曰淮水與醴
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正作此醴字

通鑑一百三十七 凡一條

八年魏太皇太后馮氏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史炤釋文曰勺臧略切挹取也余按詩洞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此酌字音臧略翻以挹取爲說周官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勺音上酌翻勺飲之
象取此非挹取之酌也

通鑑一百三十八 凡二條

十一年王融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

史炤釋文曰湫即由切本作啾謂喧譁啾啾也費本

同余謂此湫即左傳湫隘之湫顧野王云湫子小
翻隘也以喧譁湫隘爲說文義自通何必改爲啾
啾之啾乎

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

史炤釋文曰騶廐御也余按晉志諸公諸從公車
前給騶八人王融望爲公輔故云然騶者在車前
傳呼辟開道止行人者今人所謂騶哄

徐勉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並**弊**衣裾

史炤釋文曰弊帛也費本同余謂於此以帛爲釋其

義殊爲不通按字書弊字亦有從敝從衣者以弊爲說其義乃通

通鑑一百三十九 凡一條

明帝建武元年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

史炤釋文曰臨力禁切哭也余謂此君臨臣喪之臨讀如字君臨臣喪固哭之但史言三臨其第當以臨幸臨視之臨爲義漢書賈山所謂賜衰麻經

而三臨其喪正古者待大臣之禮魏主用斯禮也

通鑑一百四十 凡三條

二年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宐悉葬邙山其先有夫歿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

史炤釋文提起妻其二字注曰妻七計切以女嫁人曰妻余謂若如炤釋當以妻其餘之州人爲句讀之便使上下文皆失其指義童而習者不爲也按通鑑上文時廣川王諧卒其妻先歿於代而諧從魏主南遷歿於洛有司於其葬地審以新尊從

舊卑之義。故魏主因是定制。以爲夫尊妻卑。夫葬於代。而妻歿於洛。則妻當還葬於代。以從夫。若妻葬於代。而夫歿於洛。不得還葬於代。以就妻。除代人之外。餘州之人。不用此制。各從其便。妻字句斷。其字當屬下句。文理曉然。妻讀如字。

沮水

氏楊馥之爲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

史炤釋文曰。沮水出房陵。東至郢入江。余謂沮水有二。辯已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此沮水乃武都沮縣之沮水。非出房陵之沮水也。元和郡縣志曰。今興州城古之武興城也。武興及沮縣之

沮水皆屬漢武都郡。界房陵則屬漢中郡。唐之房州是也。楊氏諸氏皆居武都。不居房陵也。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釋沮水誤同。其曰新城房陵。則以曹魏分漢中置新城郡。欲以新異觀者之目耳。

三年魏寇司州

櫟城

戍主魏僧岷拒破之。

史炤釋文曰。櫟城在司州。屬後魏。余按此時魏寇齊之司州。爲櫟城戍主所破。則櫟城屬齊。不屬魏明矣。齊之司州鎮義陽。

通鑑一百四十一

凡四條

四年魏發冀定

瀛

相濟五州兵

海陵本釋文曰瀛州即河內郡余按瀛州河間郡地非河內也。

李崇

槎

山分道

史炤釋文曰槎山與氏羌相近槎鋤加切亦作杳海陵本同余按槎音仕雅翻衰斫木也此與晉穆帝永和六年燕命慕容與涅槎山通道同義史炤於此以槎山爲山名又愈誤矣。

聚

礮

石臨崖下之。

史炤釋文曰礮落罪切推石自高而下也余謂釋

是而音非音洛罪切者礮礮之礮推石自高而下之礮當音盧對翻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壘音盧對翻音義正與此礮同特古字借用不同耳。

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攻

虹城

史炤釋文曰虹戶工切後魏之地余謂此虹城即漢虹縣也今泗州猶有虹縣漢書音義虹音貢今人讀如絳南齊徐州刺史鎮鍾離裴叔業自鍾離引兵度淮攻魏之虹城以撓魏南寇之兵正今泗州之虹縣也史炤音戶工切特隨字自爲之音非有所據也。

通鑑釋文辨誤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七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一百四十一 凡二條

東昏侯永元元年魏邀齊兵歸路陳顯達引兵度水
西人情沮恐

史炤釋文曰沮將豫切沮喪而恐思也費本同余按

沮喪之沮音在呂翻從將豫切者乃沮洳之沮也
史炤以沮止之沮沮喪之沮讀為去聲者甚多不
欲枚舉讀通鑑者自決擇可也

顯達之北伐軍入洵均口馮道根說顯達曰洵均水

迅急難進易退

史炤釋文曰，洧均皆水名，余謂洧均一水也。按水經注均水有三名，均水發源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南逕順陽縣，當涉都邑之北，南入于沔。地理志言熊耳之山，洧水出焉，東南至順陽入于沔者也。又曰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洧水，洧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洧口。又曰沔水自武當縣東南流逕涉都城東北，均水入焉，謂之均口。則洧洧均雖有三名，實一水也。孫恂曰，洧水名出析縣北山入沔，今作均，蓋洧均同音。或曰洧口，或曰均口，後人遂連洧均二字言之，謂為洧均口。

通鑑一百四十四 凡三條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召禧，總詳入見，曰：比纏疔，**疹**苟延視息。

史炤釋文曰：疹，章忍切，癰疹也。一曰唇瘍。費本余同

按字書：癰疹之疹，章忍切。疔疹之疹，丑刃翻。疔弱也，疹疾也。自言弱疾，苟延視息，若患癰疹，何至言苟延視息哉？史炤釋疹字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八年，二百三十六卷，唐順宗永貞元年，皆誤而三變其說，各辯于後。

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

湓城

史炤釋文曰湓水之城在廬江尋陽余按漢書地理志尋陽固屬廬江郡然漢之尋陽在江北至晉以後尋陽在江南沈約宋志曰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鄴春郡尋陽縣屬焉晉武帝太康元年省鄴春郡以尋陽屬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尋陽復屬廬江郡是時尋陽縣猶在江北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江南之柴桑自時厥後江北尋陽之名移於江南而湓浦柴桑皆在尋陽郡管下史炤若言湓城在

尋陽猶可言在廬江之尋陽則不可

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

史炤釋文作道怵音敕律切謂之非誤可乎

通鑑一百四十五 凡一條

梁武帝天監元年魏**小峴**戍主党濩宗襲**大峴**戍破之

海陵本釋文曰小峴山名在襄陽大峴山名在琅邪陽都縣史炤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同余觀海陵本不從史炤之說以襄陽之峴山爲小峴琅邪之大峴關爲大峴自以爲得其說

矣。殊不知自襄陽至琅邪，幾千百里，豈輕兵掩襲之所能制勝乎？况是時襄陽之峴山屬梁境，琅邪之大峴關屬魏境，党濩宗，魏將也，乃戍梁境之峴山，而襲魏境之大峴關，其說又爲不通。按小峴大峴，在歷陽合肥之間，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是後韋叡克小峴，進攻合肥，是小峴在合肥之東，明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魯爽自壽陽舉兵，進屯大峴，食少而退，薛安都自歷陽進兵，追及爽於小峴，斬之，是大峴在小峴之東，又明矣。二峴相去，蓋不甚遠也。費本注曰：党丁浪切。余按党

音底朗翻，無從去聲者，此亦蜀人土音之訛。

通鑑一百四十六 凡三條

二年魏邢巒表云在南之日曾立巴州鎮靜夷獠

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海陵本同余按史炤以獠

爲西南夷，至是三矣。已辯之於前，今復申言之。蜀主李勢之時，獠始自山出，從巴西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李延壽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二百四十五卷唐僖宗中和二年，炤又以獠爲戎夷別名，是又

略變前說而其誤終身不能改也。

五年魏涇州陳瞻亦聚衆稱王

史炤釋文曰涇宣城邑余謂此魏所置涇州也按魏收地形志魏置涇州於安定臨涇城若宣城郡之涇縣則在江南屬梁非魏土也且通鑑書魏涇州而以梁宣城郡之涇縣爲釋曾是可以欺後學乎

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敗績巒進圍宿豫史州釋文曰睢水之口在元魏梁郡余按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浪蕩渠東過梁國睢陽縣南又東

過相縣故城南又東逕彭城之靈壁東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又東南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睢口不在梁郡也

通鑑一百四十七 凡五條

七年馬仙琕錫求應赴

史炤釋文曰錫郵錫

海陵本同

余按李延壽南史故事

府州部論事皆錫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錫月日下又云某官某錫馬仙琕錫求應赴正此錫也以爲郵錫何所據乎

魏邢巒乘勝長驅至懸瓠因度汝水圍其城

史炤釋文曰汝水出上洛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余按汝出盧氏過梁縣又東南過潁川郟縣又東南過定陵郟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又東逕懸瓠城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城因名焉故邢巒之兵度汝水而圍懸瓠史炤但能言汝水所出及所入處耳

八年許懋議孫皓嘗遣董朝至陽羨禪國山

史炤釋文曰陽羨會稽邑海陵本同余按陽羨縣前漢

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東晉以後屬義興郡又分陽羨為國山縣

九年吳承伯反奄至吳興吏民恒擾

史炤釋文作恒擾注曰音巨恐擾也海陵本同余按恒字乃恒字之誤也炤從而為之音釋繆矣字書亦

無恒字恒音去王翻

十年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眾反

史炤釋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後魏置汾州余按汾水所出所經所入已辯於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但史炤今之注較之前注愈誤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非晉陽山也且魏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城孝昌之亂淪

陷又移治西河領西河吐京五城定陽等郡此時汾州猶治蒲子劉龍駒蓋山胡種居汾州部內者也焯以汾水出入處釋汾州失之遠矣

通鑑一百四十八 凡一條

十五年淮堰成或謂康絢鑿**黎**東注又縱反間於魏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黎北注

史焯釋文曰黎即由切水名或普焦切余按黎字惟丁度集韻有之無普焦切一音以通鑑本文觀之黎者溝瀆之類非水名也

通鑑一百四十九 凡一條

普通二年**琬琰**殿火

史焯釋文曰琬琰璧名余按周禮有琬圭琰圭鄭氏注曰琬猶圓也琰剡上如是則琬圭圍其上琰圭剡其上琬琰皆圭名非璧名然此以琬琰名殿耳而致辯於圭璧之間正以分別字義不得不爾

通鑑一百五十 凡五條

五年魏涼州**幢帥**于菩提等

史焯釋文曰幢帥猶連率也余按禮記王制三十國爲連連有率魏安能行古制哉柔然之法百人爲幢幢有帥

秀容人乞伏莫干聚眾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干乞真反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史炤釋文曰秀容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之至元魏置肆州秀容縣按史炤之誤余已辨之於一百八卷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而爾朱居秀容之本末則未之及也按爾朱氏世居秀容川爾朱榮高祖羽健從魏主珪攻燕主寶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爾朱氏自此彊盛此北秀容也又有南秀容則漢汾陽縣地也魏置秀容郡及秀容護軍於此其地在汾水之北北秀容又在汾陽之北

史家慮北秀容南秀容之無以別也故乞伏莫干則曰秀容人萬干乞真則曰南秀容牧子此其分別甚明史炤不能詳考混而言之非深於通鑑者也

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

史炤釋文曰郢州名屬後魏余謂若如炤釋則凡欲注書以求自見於後世者豈不甚易按是時南北分王各有郢州魏置郢州於義陽梁郢州則治夏口

六年崔延伯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

史炤釋文曰盾食尹切本作輶車轉者海陵本同余謂

盾即干盾之盾所以捍鋒矢者輶者載柩之車音

勅倫翻史炤繆矣

邵陵王編問賣**鮠**者令吞鮠而歿

史炤釋文曰鮠七演切魚名皮可爲鼓一曰蛇鮠

黃質黑文海陵本同余按皮可爲鼓者鼉也陸機艸木

疏云鼉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鏡皮堅厚宐冒

鼓詩所云鼉鼓逢逢者蓋鼉皮所冒之鼓也字書

鼉字亦作鱓音徒何切既皮可冒鼓豈人所能吞

哉曰蛇鮠者近之鮠亦作鱓音七演翻二字同而

音異故炤釋莫知所決擇

通鑑一百五十一 凡二條

七年魏安州三戍兵反杜洛周自松**岍**赴之

史炤釋文曰岍苦堅切地名海陵本同余按岍字當讀

與岍陁同音戶經翻唐志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陁

嶺魏安州治廣陽郡之方城縣唐檀州是也

大通元年魏源子邕裴衍行至**陽平漳水**曲

史炤釋文曰漳水在陽平東北山海經云漳水出

荆山南注于沮水余按炤因通鑑本文知漳水在

陽平東北而又引沮漳之漳水雜以爲釋習之而不察甚矣魏文帝分魏郡置陽平郡治館陶

通鑑一百五十二 凡五條

二年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

史炤釋文提起間迭二字註云間居莧切代也廁也余按史炤之說則以間迭來攻圍爲句殊不顧上句讀不成文其繆甚矣當以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爲一句迭來攻圍爲一句間讀如字番郡民續靈珍攻番城以應梁

史炤釋文曰番蒲何切余按蕃縣漢屬魯國晉惠帝元康中廢屬彭城郡魏收地形志曰孝昌三年置蕃郡治蕃城元象二年併彭城武定五年復置蕃郡漢書音義番陽縣之番音蒲何翻魯國蕃縣之蕃音皮或云皮反字之誤反讀如字是時梁將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續靈珍攻蕃城以應梁此蕃郡蕃城即漢魯國之蕃縣傳寫通鑑者番上缺艸遂爲番郡番城史炤又從而音蒲何切誤矣

葛榮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

史炤釋文曰箕張猶春秋魚麗之陳余按左傳魚

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箕張之陳與魚麗之陳固當不同列宿之象箕張翼舒箕四星下二星翁而相近上二星開張列陳前闊而後狹故曰箕張即今軍中言杷頭陳也。

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

史炤釋文曰閶闔天門也

海陵本同

余按閶闔門洛陽

宮城門辯已見八十四卷晉惠帝太安元年史炤前說已誤此又以閶闔爲天門宮城門固取天門以爲名然徑以爲天門則不可一百六十卷太清元年閶闔門注亦誤

羊侃自瑕丘潰圍出魏境至渣口

史炤釋文曰渣側加切水名出義陽一作澁

海陵本同

余按水經注偃陽有粗水南亂沂而注于沐謂之粗口粗音側加翻即此渣口也但字異耳杜預曰澁水出義陽厥縣西義陽唐之申州瑕丘唐之兗州治所偃陽在唐徐州界羊侃南奔自瑕丘至徐州之渣口道里甚徑若自兗州至申州道里甚遠觀者可以知所決擇矣

通鑑一百五十三

凡二條

中大通元年魏楊昱據滎陽陳慶之攻之將士相帥

蟻附而入

史炤釋文曰。蟻。蚍蜉也。附者。謂其能屯聚也。余謂蟻能附著木石墻壁而行。緣而登高。史言陳慶之將士緣滎陽城而登。若蟻之附木石墻壁而登高。然非以蟻能屯聚為諭也。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又立隆城鎮

史炤釋文曰。巴。春秋時巴地。晉宋間為夷獠所居。至後魏得其地立巴州。余按漢書地理志。巴郡十一縣。皆春秋時巴國之地。漢獻帝時。劉焉。劉璋。父

子。分巴為三郡。其後分置郡縣。寢以益多。自閬渝。至于夔涪。皆巴地也。未嘗盡為夷獠所居。三國之時。蜀都護李嚴嘗請以五郡為巴州。諸葛亮不許。至蕭齊卒置之。蕭子顯齊志曰。三峽險隘。山蠻寇賊。宋末置三巴校尉以鎮之。既省復置。齊高帝建元二年。置巴州。分巴東建平涪陵巴郡屬焉。武帝永明元年。省巴州。故天監二年。邢巒表魏主曰。在南之日。嘗立巴州。鎮靜夷獠。謂此也。由此觀之。巴州之立尚矣。特廢置不常耳。非魏立也。

通鑑一百五十四 凡二條

二年魏爾朱榮曰擁生蠻北填六鎮

史炤釋文曰填讀曰鎮余謂此乃補填之填音停
年翻言欲驅生蠻以補填六鎮叛亡之戶

陳慶之引兵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漆水
史炤釋文曰漆側詵切水名在河南余按此史炤
據廣韻以爲釋也廣韻所謂漆水在河南者以周
宣王弟鄭桓公邑于新鄭而食漆洧新鄭縣漢屬
河南郡故云然時陳慶之圍懸瓠懸瓠城在汝南
安能北至新鄭之漆與婁起等戰也水經注漆水
出汝南平輿縣浮石嶺北青衣山東南逕朗陵縣

故城西東北逕宜春縣故城北又東北入于汝陳
慶之破婁起等寔於此水也

通鑑一百五十六 凡四條

五年賀拔勝遣軍攻馮翊安定沔陽鄴城皆拔之於
是沔北蕩爲丘墟矣

史炤釋文曰沔陽漢中邑余按漢中郡自漢以來
固有沔陽縣然以歷代地志考之宋立馮翊安定
等僑郡於沔北梁置沔陽郡於漢竟陵縣之地後
周以爲復州置鄴城郡於漢陰縣之地亦皆沔北
北屬梁雍州刺史以通鑑下文觀之可以知矣漢

中之沔陽縣屬梁州。時梁州之地已爲魏有。史炤釋非。

魏主西奔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

史炤釋文曰：稠桑地名，在滎陽西。余按魏主自洛西奔至稠桑，而毛鴻賓自潼關迎獻酒食，則稠桑在洛陽之西，潼關之東，明矣。弘農郡湖城縣有稠桑驛。通鑑書魏主先至湖城，而後至稠桑。稠桑在湖城之西，不在滎陽之西。滎陽在洛陽東，去稠桑遠矣。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竇琮等追及屈突通於稠桑。炤釋亦誤。但兩事有自東徂西。

自西徂東之異耳。辯見于後。

賀拔勝自南陽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

史炤釋文曰：浙音熱切。浙陽郡名。浙水所出。余按魏浙陽郡，漢弘農郡析縣之地也。有析水。後魏置析陽郡。魏收地形志只從漢書作析字。隋書五代志乃作浙字。宋朝鄧州浙川內鄉二縣，即其地。炤以爲浙水所出是矣。若音旨熱切，則浙字非浙字也。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

史炤釋文作闔門。注云：闔，胡獵切。閉也。今按通鑑

諸本皆作閨門。下文書閨門無禮事甚詳。史炤誤矣。

通鑑一百五十七 凡三條

大同三年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

史炤釋文曰。汾水之陽河東邑。余按汾陽縣。自漢至後魏皆屬太原郡。魏自正光以後。北邊盜起。恒朔陷沒。乃置秀容郡於漢汾陽縣地。唐忻州之秀容縣是也。若隋地理志太原郡之汾陽縣。則漢之陽曲縣地。漢之汾陽縣。與隋之汾陽縣。皆非河東邑。而高歡所遊者。乃秀容之汾陽也。隋煬帝建汾

陽宮即此地。

魏大都督宇文貴進據潁川。東魏行臺任祥退保宛陵。

史炤釋文曰。宛陵宣城邑。彭澤聚在西。余按史炤參取漢書地理志及晉書地理志以爲釋。殊不知地理志漢河南郡又有宛陵縣。晉屬滎陽郡。後魏屬陳留郡。天平以後屬廣武郡。任祥所退保者也。詳考諸志。宣城之宛陵與任祥所保之宛陵。字有苑宛之異。傳寫者誤以苑爲宛。史炤遂誤釋爲宣城之宛陵。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

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于**蓼塢**

史炤釋文曰蓼即安豐之邑費本同余按漢書地理

志蓼六二縣皆屬六安國蓼六春秋時猶爲列國

臯陶之後也俱爲楚所滅晉地理志蓼縣始屬安

豐郡然考魏收地形志此時東魏置陽州於宜陽

西魏以楊白駒爲行臺使之東略其交兵正在河

潼間安得戰於安豐之蓼邑邪水經注蓼水出河

北縣襄山蓼谷蓋當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

蓼塢漢書音義曰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

通鑑一百五十八 凡二條

四年魏廣州守將**駱超**

史炤釋文作駱越注曰駱姓也越其名余按駱越

乃漢時南方蠻之種名此魏將也通鑑諸本皆作

駱超參考通鑑前後所書亦超字爲是炤於一百

五十四卷中大通二年亦以爲駱超

九年宇文泰登邛山以襲高歡**黎**明泰軍與歡軍遇

史炤釋文曰黎音離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海陵

本同余按史記黎明之黎作邈說文曰邈徐也讀與

黎同音力兮翻程大昌曰徐廣云黎猶比也將明

之時也此說非也黎黎字通黎黑色也黑與明相

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讀黎如離恐駭俗。且當從說文音。此音亦有黑義。字書黎字亦有從力兮翻者。

通鑑一百五十九 凡一條

十一年柔然頭兵可汗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

聘

史炤釋文以聘爲媾。注曰說文媾問也。謂昏禮問名。余按古禮有交聘之聘。有聘女之聘。說文始以聘女之聘爲媾字。與交聘之聘分爲二字。然古之

聘字雖同。而時聘之禮與聘女之禮異。周禮時聘曰問。以結諸侯之好。又曰穀圭以聘女。此聘字之同也。春秋左氏傳宣九年孟獻子聘于周。十年劉康公來報聘。交聘之聘也。文四年貴聘而賤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七年穆伯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聘女之聘也。聘字皆同。而爲禮則異。凡讀經傳者。居然可知也。左傳書報聘之事非一。柔然固不可以古禮律之。然其使第來送女。則猶古人致女之禮也。報聘則是報高歡之使聘。亦古者列國來聘報聘之意。史言且

者。謂送女且報聘也。當是時高歡未嘗許以女。女柔然何昏禮問名之有。若問名不當言報娉字。只當作聘字。以交聘之聘爲釋。且者不專爲一事。并有餘事之謂。

通鑑一百六十 九二條

太清元年荀濟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

史炤釋文曰。矛盾之鼻也。余按荀濟只言盾鼻。史炤乃汎引矛盾爲說以雜之。盾之有鼻。蓋盾背有隆起處。故謂之鼻。記朱干設錫。鄭玄注曰。干盾也。錫

傳其背如龜也。正義曰。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形亦外高。故云如龜。蓋見漢禮然也。或謂錫即盾鼻。矛盾若有鼻。當施於何所。

二年西豐公大春守石頭

史炤釋文曰。石頭在丹陽秣陵建業中。孫權城之。余按江左置丹陽尹。秣陵建業二縣皆治京邑。建業改爲建康。自避晉愍帝諱始。當時二縣分治。以秦淮水爲界。炤以爲在秣陵建業中者。抑以爲在二縣中間邪。旣不能指定實處。而其文質俚亦甚。

矣。且漢建安中，孫權築石頭城。至此三百餘年，通鑑書石頭事。凡幾史炤於魏文帝黃初五年，晉海西公太和五年，釋已誤。此釋又添一誤也。張舜民曰：石頭去臺城九里。天生城壁，在清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

通鑑一百六十二 凡二條

李遷仕樊文皎帥銳卒五千，深入至**菰首橋**東。史炤釋文曰：菰首橋在淮地。海陵本同余按淮者，秦淮水也。李遷仕等先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于青溪之東，遷仕又進至菰首橋東。

則此橋當在青溪上。曰在淮地，何邪？

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

史炤釋文曰：苔，蘚也。海陵本同余謂苔生於海，其形如

髮，春二三月，海人採取之，納土窖中，出而曬之，成片。今南人多食之。若苔蘚者，生於階墻及陰濕之地，安可食邪？

通鑑一百六十三 凡二條

簡文帝大寶元年，陳霸先修**崎頭**，古城徙居之。

史炤釋文曰：崎頭，城名，在梁地。余謂侯景雖專，梁命未改。江淮以南，皆梁地。崎頭爲梁地一語，不注。

可也。按陳霸先自始興出兵度大庾嶺，既破蔡路，養於南野，遂居崎頭古城，崎頭之地，今不可知，必在南康郡界。南康今贛州。

侯景遣侯瑱隨于慶徇 **蠡南諸郡**

史炤釋文曰：蠡南地名，蠡力兮切，又力底切。余謂蠡南諸郡指彭蠡湖以南諸郡，如豫章廬陵安成臨川南康是也。蠡音禮，力兮切，非。

通鑑一百六十四 凡二條

二年任約追胡僧祐及於 **芋口**

海陵本釋文作芋口，芋羽俱切。又王遇切。地名，余

按芋字本芋字之誤。姚思廉梁書曰：芋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不能博考，而妄為音切，可乎？芋音干，元帝承聖元年侯子鑒以 **鵠** 千艘載戰士。

海陵本釋文曰：鵠，鵠上止遙切，又陟交切，下力鳥切。余按丁度集韻：鵠，丁了翻，鵠朗鳥翻。類篇曰：鵠，鳥船長貌。海陵本音釋殊無所據。

通鑑一百六十五 凡一條

三年嚴超達自秦郡進圍 **涇州**

費本注曰：涇州，蓋以涇水為名。余按五代志：江都郡永福縣，梁置涇州，領涇城東陽二郡。李延壽北

史曰梁涇州在石梁此乃因涇城以名州非涇水也。

通鑑一百六十六 凡三條

敬帝紹泰元年齊平秦王歸彥譖清河王岳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爲永巷

史炤釋文曰永巷列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余按宮中長巷曰永巷自應劭已有此說未嘗以永巷爲列宮名高歸彥譖高岳謂其私第僭擬宮中爲永巷耳觀通鑑本文可見炤說之僻繆一百七十七卷陳宣帝太建元年永巷史炤復有此繆說

晉安民陳羽世爲閩中豪姓

史炤釋文曰閩中郡名即南越地余按閩中乃漢閩越地非南越地梁亦未嘗置閩中郡下卷陳武帝永定元年誤同

太平元年魏以岐陽之地封安定世子覺爲周公史炤釋文曰岐陽本元魏秦平郡至西魏改余按西魏改秦平郡爲岐山郡未嘗改爲岐陽魏以岐陽之地封宇文覺蓋指岐山之陽漢雍郿二縣地後魏真君六年於漢郿縣地置周城縣岐山之下周自古公亶父至文王居之故謂之岐周拓跋之

縣名。宇文之國號。皆本諸此。

通鑑一百六十七 凡五條

陳武帝永定元年齊以長廣王**湛**爲尚書令

史炤釋文曰湛市林切又持林切丈減切余謂上兩音皆非也當從下音

周晉公護與李植相**質**植辭窮

史炤釋文曰質職利切質當以爲信余謂質職日翻對面相辨正爲質禮記曲禮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鄭注云質猶對也是質有對之義通鑑下文言李植辭窮可以知非質當之質也至

一百七十三卷宣帝太建十年齊王憲與于智相質炤則曰質職日切正也謂正自相當釋相質之義雖未爲明切而亦知職利切之爲非矣

置刪定郎治律令

史炤釋文曰陳置此官以治律令余謂注書如此何所發明按曹魏之世置尚書曹二十三郎有定科郎劉宋置十九曹郎文帝元嘉十八年增置刪定曹郎蓋魏世之定科郎也至于齊梁亦皆置之以刪定律令陳受梁禪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摠國機要尚書惟聽受而已

特置刪定郎以治律令

帝裸程爲樂

史炤釋文曰程袒也古禪衣趙魏之間無袞者謂任余按朱氏孟子解裸程露身也義甚簡明禪衣之說本之廣韻無袞謂任此語全不可曉或者任字其程字之誤乎若服禪衣則非裸程矣炤不過欲艱深其辭以罔後學

二年惶怖且悲不覺聲顫

史炤釋文曰躰注云旨善切搖也通作顫余接通鑑釋文正作顫字當音之膳翻躰音旨善切者孫恂云裸形無可蔽也非聲顫之義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八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一百六十八 凡一條

文帝天嘉三年和士開善握槩

史炤釋文曰，槩通作稍，矛長丈八者為槩。海陵余本同

按握槩，局戲也。李延壽曰，握槩蓋胡戲，近入中國。

劉禹錫觀博曰，握槩之器，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

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史炤乃以為握丈八之槩，是但知槩之為兵器，而

未知握槩之為局戲也。



通鑑一百六十九 凡二條

五年陳寶應逃至莆口

史炤釋文曰莆音甫海陵本同余按莆口在唐泉州莆田縣界今興化軍之地莆音蒲音甫非

天康元年周信州蠻冉令賢等反遠結涪陽蠻為聲援

史炤釋文曰涪陽渚之蠻在郢中余按後周置信州於永安唐之夔州也酈道元曰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楚辭曰遭吾道兮洞庭望涪陽兮極浦屈

原楚人也至洞庭然後可以望涪陽則涪陽之不在郢中亦明矣道元又曰涪水出作唐縣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涪評屯屯場涪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涪陽蓋居是水之陽也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雷彥恭攻涪陽公安正此涪陽史炤釋亦誤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涪陽鎮

通鑑一百七十 凡八條

臨海王光大元年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宐陽出醴陵共襲華皎

史炤釋文作澧陽。注曰：天門邑。余按地理志，醴陵、澧陽自是兩縣。醴陵縣，後漢置，屬長沙郡。澧陽縣，晉武帝太康中立，天門郡治焉。時華皎據長沙，安成王頊使吳明徹等帥舟師泝江攻之，又使黃法慧從宜陽出醴陵，以襲其不備。宜陽，漢之宜春縣也。晉孝武帝避其母鄭太后諱，改爲宜陽。今袁州宜春郡也。自宜春至醴陵不及二百里。澧陽則在洞庭太湖之北。自宜春襲長沙，不出澧陽也。

齊主封弟仁約爲樂浪王

史炤釋文曰：樂浪郡名，古朝鮮之國，其地系北齊。

余按齊主以古郡名爵諸弟爲王耳。未嘗使之君國子民。樂浪古朝鮮之地。自晉至于慕容氏之末世，已不能有其地。北齊安能系屬之哉。

宣帝太建三年，周遣右武伯谷會琨等聘于齊。

史炤釋文作琨。注曰：其字未詳。余按通鑑諸本皆作琨。炤所見本於昆。旁王偶缺上一畫耳。

五年，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塗水。

史炤釋文曰：塗同都切。水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

入澗。海陵本同余按晉惠帝置堂邑郡於漢堂邑縣。至

安帝，改堂邑郡爲秦郡，以秦之僑人居其地故也。

北齊取淮南就以秦郡置秦州唐滁州六合縣即其地因滁水以名州涂讀爲滁辯已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八十卷晉武帝咸寧五年漢益州郡牧靡之地自宇文併蜀弃之荒外宇文且不能有其地齊人境土西限於宇文其能有牧靡之地乎是時陳師伐齊以復淮南豈攻益州哉此乃漢堂邑之滁水非漢牧靡之涂水也

七年周主伐齊鮑宏曰進兵汾潞直掩晉陽

史炤釋文曰汾潞二州名系後周余按周齊敵國疆場之間各置州郡齊置汾州於西河周置汾州

於定陽若潞州上黨郡則屬齊地周建德六年始平齊陳太建之九年也宣政元年分并州上黨郡始置潞州太建之十年也烏得於太建七年以潞州系後周哉蓋鮑宏論伐齊直言進兵之路不指州名而指水名自汾水取平陽過雀鼠谷可以掩晉陽自上黨潞川入壺關黃澤亦可以掩晉陽非指二州名也

八年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

史炤釋文曰疹章忍切癰疹皮外小起也余按此

疾疹之疹與疾字同音丑刃翻經傳作疾作疹者俗書也周武帝舉大兵以伐國不應以皮外小起癰疹而還師史炤之淺妄率如此至二百三十六卷唐順宗永貞元年方能以疹爲久疾乃因通鑑正文積疹而生義然音切終不能改也

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

史炤釋文曰拊拊也謂摩其背也余按周主此語本之婁敬婁敬說高祖曰夫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勝周武帝前此伐齊至河陰而還以鬪爲喻猶拊背也拊者擊也不當以拊摩爲說

若與人鬪而拊摩其背乃是爲之搔痒豈是與之鬪邪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拊其背注亦誤

齊主獵於祁連池

史炤釋文曰祁連山之池也在匈奴中余謂此祁連池汾陽之天池也即後所謂獵於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謂天爲祁連故天池有祁連池之名猶匈奴呼天山爲祁連山也祁連山漢書音義釋之甚明汾陽之天池水經注言之甚詳余悉取以注通鑑能讀之者可考見也且齊主獵時周兵

已攻晉州。若獵於匈奴界中祁連山之池。安能以丙辰獵。而癸亥即還晉陽邪。天池在汾陽縣北燕京山上方里餘。燕京山亦謂之管涔山。五臺山之一也。詳考通鑑所書。九月癸亥。齊主自獵。所還晉陽。甲子即集兵。庚午帥諸軍趣晉州。癸酉昧旦晉州陷。此日齊主已分軍向千里徑。及汾水關。又帥大軍上鷄栖原矣。若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驛奏沓至。且不暇省。安能部分出軍邪。蓋通鑑會粹諸書以爲一書。其排日書甲子。以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帝紀爲據。自與馮淑妃獵天池至

晉州已陷。乃奏之一段。是引用李延壽北史馮淑妃傳。所以所記有參差不齊者。竊謂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與後所書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實一事也。唐書地理志嵐州靜樂縣。有天池祠。竇苹曰。天池祠在今寧化軍北六十里橫嶺下管涔山。

通鑑一百七十三 凡一條

七年齊領軍大將軍尉相願

史炤釋文曰。相息良切。姓也。願其名。相氏出姓苑。又息浪切。後秦錄有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余按史炤之說。皆以廣韻爲據。然尉相願者。姓尉名相願。

若如炤說以相爲姓願爲名將以尉字爲衍字乎
時高氏所用皆勲戚也尉相願之進用必以尉景

通鑑一百七十四 凡三條

十二年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

史炤釋文曰蓼縣之隄音力竹切費本同余考五代

志梁郡無蓼縣也元豐九域志曰蓼堤漢梁孝王
築在梁郡西北通鑑本文言去梁郡七里若以蓼
縣爲梁郡附城之縣則當治郭下若以蓼縣爲外
縣無緣去城七里便置縣史炤之說不待攻而破
矣蓼讀如字

于仲文取金鄉席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歿

史炤釋文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入泗余
按史炤能言洙水所出與所入而已水經洙水自
蓋縣西南流至卞縣入泗酈道元注則曰洙水至
卞城西南入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爲
二南爲泗水北爲洙瀆春秋莊九年浚洙杜預謂
洙水在魯城北浚之以備齊者也孔子教於洙泗
之間闕里是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
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洙水又南逕瑕丘城又西
南逕山陽南平陽之間立亭又南至高平南入于

泗、金鄉縣在高平西北，縣北有金鄉山。前漢未置金鄉縣，後漢晉志方有之。戴延之西征記：焦氏山北有數山，漢司隸校尉魯恭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金鄉去洙水差遠，蓋席毗羅軍既潰走，于仲文追奔蹙之洙水，故爭投水而歿也。

周殺代爨王達滕聞王迨

史炤釋文曰：代徒對切，姓也。爨平祕切，名也。玉音肅，姓也。達其名。海陵本同余謂史炤以代爨王達為二人姓名，則下文滕聞王迨亦二人姓名乎？釋文以古有玉姓，欲以稀姓愚後學，殊不思讀通鑑者詳

味上下文，則代與滕其封國也。爨與聞其謚也。達與迨其名也。其姓則宇文，皆後周親王也。楊堅專周政而殺之，加以惡謚，炤既不能發，願以代爨王達四字，離析為二人姓名，將以愚人，人有知識，其可愚乎？代音徒耐翻，王讀如字，十一家謚法，色取行違曰聞，不醉而怒曰爨。

通鑑一百七十五 凡三條

十三年隋主如岐州

史炤釋文曰：岐州元魏所置，至隋廢之。余按魏書地形志：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至煬帝大

業三年始改州爲郡。是年隋文帝受周禪，改元開皇。岐州未廢也。若已廢岐州，則史不書如岐州矣。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

史炤釋文曰：玷厥，突厥種名。余按通鑑本文明言玷厥爲沙鉢略之從父，號爲達頭可汗。讀者皆知玷厥爲人名，而釋以爲突厥種名，何其舛也。

長城公至德元年，吐谷渾寇隋臨洮州，刺史皮子彥出戰，敗死。汶州摠管梁遠擊走之。

史炤釋文曰：汶音問，以汶水爲名。水出琅邪。余按吐谷渾居西垂時，寇洮岷。汶州即唐之岷州，與漢

之汶山郡之汶同。史炤以琅邪汶水爲釋，音義皆誤。汶山之汶，讀曰岷，辯已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

通鑑一百七十六 凡二條

二年隋以賀婁子幹爲榆關摠管

史炤釋文曰：榆關在隴右，蒙恬爲秦將，侵胡，開地數千里，壘石爲城，樹榆爲塞，是也。余按在隴右者，漢金城郡之榆中縣也。蒙恬壘石爲城，樹榆爲塞者，漢上郡之榆林塞也。隋置榆關摠管於唐勝州界。

三年豐州刺史章大寶昭達之子也在州貪縱朝廷以太僕卿李暈代之

史炤釋文作本暈注曰本與庠同戎姓暈其名海陵

本余按本字乃李字之誤也史炤別引庠字以為

說此與徐道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

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者何異

通鑑一百七十七凡一條

隋文帝開皇九年陳武州刺史鄔居業

史炤釋文曰鄔姓也鄔郡太守司馬彌牟之後因

以為氏費氏同余按史炤據廣韻而為釋也左傳昭

二十八年晉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以司馬彌牟為鄔大夫是以鄔為縣非以鄔為郡也以司馬彌牟為縣大夫非以為郡太守也秦罷侯置守三十六郡皆曰守至漢景帝中二年始以郡守為太守此皆考之不精之過也

通鑑一百七十八凡一條

十八年設鹿角為方陳

史炤釋文曰鹿角陳名猶春秋魚麗之陳爾余按

炤於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大通二年葛榮列陳

箕張而進釋曰箕張猶春秋魚麗之陳於此又曰

鹿角猶春秋魚麗之陳。如此則凡陳法惟有魚麗陳一法而已。嘻可笑也。設鹿角爲方陳者，斬木存其大本，凡枝皆剝其端，如鹿角然，埋之陳前，以禦胡馬衝突，內爲方陳，非如春秋魚麗之陳也。

通鑑一百七十九 凡二條

二十年車騎將軍 **榆林** 閻毗

史炤釋文曰：榆林，縣名，隋置勝州，兼置此縣，其地有榆溪塞，即蒙恬爲秦侵胡，累石爲城，樹榆爲塞是也。余按史炤於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隋以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注云榆關在隴

右。下亦引蒙恬樹榆爲塞事，今又以爲在勝州。以此注爲是，則前注爲非矣。蓋炤以爲勝州者，以隋志勝州榆林郡及榆林縣爲據也。然引樹榆爲塞事，酈道元以爲在上郡，道元曰：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緣歷沙陵，屆龜茲西出，故謂之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矣。以水經河水所歷考之，其地在銀夏之北。唐之綏銀麟勝，皆漢上郡地。炤前言榆關在隴右，非也。今因榆林而引樹榆爲塞事，則近之。

仁壽二年忤意者嚴霜夏零

史炤釋文曰零雨余謂此言楊素威權忤其意者禍罰立至如當夏降霜非零雨之謂也

通鑑一百八十 凡二條

四年嵐州刺史喬鍾葵

史炤釋文曰嵐州名在太原因岢嵐山為名有渥洼地出良馬亦山氣也余按史炤之說全引廣韻廣韻以為嵐州近太原猶可史炤以為在太原則繆矣漢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以為在敦煌界今云嵐州有渥洼地未知廣韻何所據也至云

亦山氣也則是廣韻解嵐字為山嵐之嵐其義不為嵐州發也炤亦引之以釋嵐州可謂無所決擇矣

楊素姪玄挺

史炤釋文作玄挺注云挺抽延切費本余按隋書作玄挺音徒鼎翻通鑑諸本亦皆作玄挺

通鑑一百八十一 凡二條

倭王多利思比孤

史炤釋文曰倭女王國名在東海中費本余按范曄後漢書倭國在韓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

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漢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當時因謂之女王國。又按新唐書曰。日本古倭奴也。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欽三十二世。自彥欽至目多利思比孤三十一世。其間惟一世立女王耳。桓靈之際。固嘗謂之女王國。隋唐之間。豈復謂之女王國哉。

八年宐社於南桑乾水上

史炤釋文曰。桑乾即馬邑。屬雁門。余按漢書地理

志。馬邑縣屬雁門郡。桑乾縣屬代郡。自是兩縣。而謂桑乾即馬邑。可乎。水經。濕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與桑乾水會。因總謂之桑乾水。東北流過薊縣故城南。時煬帝在薊。將伐高麗。故宐社於桑乾水上。

通鑑一百八十二 凡三條

九年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史炤釋文曰。涿。范陽邑。余按通鑑本文曰。涿郡。而史炤以范陽之邑。誤矣。自漢高帝置涿郡而治涿縣。曹魏改涿郡曰范陽郡。隋開皇初。廢范陽郡。大

業初併燕范陽置涿郡治薊而涿縣屬焉此郡名廢置徙治離合之辨也

閔鄉張須陀

史炤釋文曰閔鄉在洪農湖縣余按史炤以漢地理爲釋也元魏以湖縣爲湖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湖城縣爲閔鄉縣史言閔鄉張須陀謂須陀乃此縣人也

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

史炤釋文曰瀍水出河南北山入于河余按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東過洛

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東入于洛炤釋所指河南抑河南郡邪抑河南縣邪其言入河只泥禹貢伊洛瀍澗旣入于河一語未嘗詳考川瀆之會歸也

通鑑一百八十三 凡四條

十二年蘇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

史炤釋文曰汜水名在河南成臯余按史炤亦是據漢地理爲釋也開皇十八年改成臯爲汜水縣有汜水關時屬滎陽郡

林士弘與劉子翊戰于**彭蠡湖**

史炤釋文曰彭蠡澤名按尚書是江漢合處在楊

州之西界。余按江水與漢水合於夏口。夏口今鄂州。彭蠡湖在彭澤縣西。禹貢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其言甚明。何嘗言彭蠡是江漢合處。漢書地理志湖漢水出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言彭蠡是江水與湖漢合處。則可矣。恭帝義寧元年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遺以狼

頭蠶

史炤釋文曰突厥先爲鄰國所破。有一兒弃澤中。與狼交合。生十子。其一最賢者爲君長。於牙門建狼頭蠶。故劉武周以此遺突厥。余觀通鑑本文突

厥立武周爲可汗。故遺以狼頭蠶。非武周以遺突厥也。

朝邑法曹鄴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

史炤釋文曰河陽南有中潭城。費本同余按字書水

中有沙曰潭。隋都長安。於蒲津起河橋以通河東。故有中潭城以守固河橋。河陽在洛陽北。起橋以度河陰。亦有中潭城以守固河橋。中潭之名雖同。而有河陽橋蒲津橋之異。此時唐公引兵自河東欲濟河而西。鄴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乃蒲津之中潭。非河陽之中潭也。蒲津城在橋之西岸。

通鑑一百八十五

凡四條

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以楊汪為宋州**摠管**

史炤釋文曰後周武帝以王謙為益州摠管摠管

之名始此

費本同

余按令狐德棻後周書周明帝武

成元年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摠管其見於史者

則安成公憲為益州摠管尉遲綱為荊州摠管尉

遲迴為秦州摠管則摠管之名非始於用王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

沈后

史炤釋文曰沈直金切言為沈湏之后

海陵本同

余謂

煬帝顧天下已亂知必為他人禽已與蕭后不失

為陳後主夫婦也按陳後主為隋所禽封長城公

其后沈氏君理之女也涉獵經史工書翰陳亡與

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夢后自為哀辭文甚酸切

煬帝每所巡幸常令從駕及煬帝為宇文化及所

弑后自廣陵還鄉里不知所終烏得謂沈后為沈

湏之后乎沈音式荏翻

宇文化及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

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等參決之

史炤釋文曰牙旗名軍中所建下牙言其視事晚

也余謂下牙猶古之言退朝也豈視事晚之謂乎

劉馮事始曰牙旗者將軍之精軍行建牙後世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謂之牙呼謂既熟雖天子正殿受朝謁者亦名正牙

薛舉進逼高塘

史炤釋文曰高塘城名塘之石切海陵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寧州定平縣有高塘城塘音章恕翻唐韻有曠字亦章恕切釋云番山豈西蕃中以山為曠乎下卷折曠音亦誤惟杜佑通典曠音思歷切

通鑑一百八十六凡三條

程知節為王世充騎所逐刺槩洞過知節迴身摺折

其槩

史炤釋文曰揆力計切海陵本同余按韻書揆

音力計切琵琶揆也揆之揆音練結翻

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

史炤釋文曰唐有十六衛各有左右其左右衛及

左右金吾衛謂之四衛餘謂之雜衛費本同余按隋

受周禪置左右衛等十二府曰左右衛曰左右武

衛曰左右武侯曰左右領左右曰左右監門曰左

右領軍唐初置十六衛府曰左右翊衛曰左右驍

騎衛曰左右屯衛曰左右禦衛曰左右備身曰左

右武衛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候衛至武德五年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屯衛曰威衛禦衛曰領軍衛備身曰左右餘不改高宗龍朔二年始改左右候衛爲左右金吾衛炤謂唐以左右衛及左右金吾衛爲四衛蓋唐中世以後事也且炤不言翊衛置官之由而泛引四衛爲釋未爲精切

綦公順攻北海劉蘭成襲擊之公順大敗弃營走郡城獲全

史炤釋文提起走郡二字注曰走音奏趣嚮也余謂當以弃營走爲句以郡字屬下句走讀如字文

理明白不煩注釋

通鑑一百八十七凡四條

二年竇建德收隋鹵簿儀仗

史炤釋文曰炙轂子云車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字書鹵大盾也以甲爲之所以捍敵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儀衛皆具五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謂鹵簿也費本同又張文伯曰五經精義云鹵大盾以大盾領

一部之人故言鹵簿宋綬序鹵簿圖謂有文事則有武備故整法物之駕嚴兵師之衛摠曰鹵簿漢

蔡邕獨斷曰漢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官有
注名曰甘泉鹵簿余謂此皆言天子法從儀物之
鹵簿也然公卿儀從亦謂之鹵簿顏竣柄用於宋
孝建之初其父延年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輒
屏住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憚見要人今不幸見
汝沈慶之夢引鹵簿入厠中占者曰後必富貴此
公卿儀從亦謂之鹵簿之明證也唐制有皇后鹵
簿外命婦三品已上亦有鹵簿車駕鹵簿固有甲
楯皇后鹵簿必不用甲楯公卿及外命婦鹵簿烏
得用甲楯乎然則以鹵簿爲取鹵楯爲義者末學

膚受之說耳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鹵簿
釋亦誤

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史紹釋文曰義州凡有五一在懷州武德縣一在
衛州汲縣一在易州容城縣一在光州商城縣一
在眉州洪雅縣武德之義州乃世充境內非所寇
者余按通鑑是年五月書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
州西濟州置於濟源縣新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
改懷州安昌縣爲武德置北義州則武德之義州
正唐境內非王世充境內也高毗所寇即北義州

衛州汲縣之義州，武德元年置，亦唐境也。

六月丁未，劉武周進逼介州。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

州。

史炤釋文於介州則注曰武德元年以介休縣置浩州，又更名介州於浩州，注則曰浩州本介休縣，又有江州彭澤縣置浩州，非此。余按此一年事也。自六月丁未至七月辛卯四十四日耳。州名更改不應如是之遽。是年通鑑又書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瞻拒之，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惟西河獨存。又是年十一月通鑑又書

劉武周寇浩州，炤註曰是浩州有二，武周所寇乃介休之浩州，炤蓋守介休置浩州之說，殊不思通鑑於六月丁未已書武周陷介州。若浩州本是介休縣，則已歸武周矣。新唐書地理志曰汾州治西河，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汾州。隋義寧元年以介休平遙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則浩州置于西河，介州置于介休，明矣。

杜伏威請降

史炤釋文曰杜伏威起淮南，又據歷陽，與陳稜李子通俱有窺江表之心，後爲李子通所敗來降，海

陵本曰杜伏威起淮南後爲李子通所破來降余
按海陵本刪取史炤釋文以爲注亦可以明其實
蹈襲史炤而託之公休以欺世也詳觀通鑑本文
李子通數破沈法興軍旣克陳稜又破沈綸軍而
伏威引去而伏威未嘗敗也至武德三年伏威遣
輔公祐王雄誕等擊破子通四年又遣雄誕擊禽
子通送長安曷嘗爲子通所破哉蓋是時唐之威
德暢洽故伏威請降五年秦王擊徐圓朗聲震淮
泗伏威於是懼而入朝詳考事之本末可以見矣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八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九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一百八十八 凡四條

三年趙郡公孝恭擊蕭銑東平王閼提斬之

史炤釋文曰閼辰遮切姓也余按古無閼姓閼提蓋蕭銑之子姪而封王

王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

十八府騎兵左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

府步兵右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

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史炤釋文曰左右龍驤左右遊擊分騎兵步兵各有府皆隋之制王世充因之余按隋志無龍驤遊擊分騎步兵之制有府兵而已史炤以意妄爲之說

七月世充涿州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史炤釋文曰涿州本尉氏縣王世充始置尉州武德四年以尉氏扶溝陽陵置涿州余按炤釋以新志尉氏縣注爲據而不考州縣之建置離合其歲月有先後也通鑑是年九月書世充尉州刺史時

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隋許潁蔚七州來降炤又注曰尉州本尉氏縣王世充置武德三年時德叡以州來降秦王改爲南汴州復改爲涿州正觀元年廢屬汴州若如炤說則王世充於尉氏縣置涿尉二州也殊不知五代史明言隋置涿州於潁川之陽陵縣大業初廢蓋王世充復置涿州於陽陵縣置尉州於尉氏縣是年崔樞時德叡旣降唐明年唐乃以尉氏扶溝陽陵置涿州也

以高開道爲蔚州總管

史炤釋文曰蔚州本鴈門郡又隋上谷郡飛狐縣

也唐初沒突厥武德二年置余按蔚州本雁門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東魏置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廢郡及州以靈丘縣屬雁門郡唐爲蔚州安邊郡後改興唐郡史炤於雁門郡下逸之靈丘三字失之遠矣

通鑑一百八十九 凡六條

四年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

史炤釋文曰燕州本靈壽縣隋置在唐廢焉屬鎮

州海陵本同余按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置燕州於

靈壽縣是年廢州復爲靈壽縣屬恒州至穆宗諱

恒始改恒州爲鎮州此燕州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唐遂於其地置燕州以其渠帥爲總管非靈壽之燕州也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史炤釋文曰平州本當陽縣王世充置武德六年更名玉州八年州廢屬江陵郡余按當陽之平州本後周置隋廢之矣武德四年置平州於當陽因是年旣平蕭銑而復置當陽乃蕭銑之地王世充安得而置平州竊意王世充置平州於洛州河陰縣河陰古平陰也蓋於此置平州

秦王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等二十五將隨其後
前後部鼓吹

史炤釋文曰凡鼓吹總八音言之余觀史炤釋鼓
吹多以為音律壘篪之樂今又曰總八音言之是
皆未知鼓吹之所從始也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
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後世謂之
短簫饒歌應劭漢鹵簿圖惟有騎執箠箠即箠不
云鼓吹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
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
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

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從
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
吹而還漢世萬人將軍給鼓吹魏晉世假將帥牙
門曲蓋鼓吹唐宋以來天子郊祀竣事還宮鼓吹
振作則是鼓吹之樂國容軍容皆用之

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海陵本釋文曰飲於禁切余按左傳三年而治兵
出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
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陸德明無音飲當讀如
字

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

史炤釋文曰襄州本西縣武德三年置八年州廢屬興元余按襄州置於漢中蕭銑時據江陵唐置安撫使所以招撫銑衆必不置於漢中蓋道里相去遠也時平王世充方得襄州必置安撫使於襄州既以安撫新民又以招撫銑衆下書攻拔都州都州本樂鄉縣地貞觀八年廢都州以樂鄉屬襄州郭行方自襄州進攻都州道里便近襄當作襄又德宗朝方改梁州爲興元府此時未應以西縣屬興元爲言亦一誤也

徐圓朗**昌州**治中劉善行以須昌來降

史炤釋文曰昌州本蒲縣武德二年置正觀元年州廢隸隰州費本同余謂此時徐圓朗據兗鄆自以須昌縣置昌州耳蒲縣之昌州遠在汾隰徐圓朗安能越關河而有此土邪

通鑑一百九十九凡九條

五年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降

史炤釋文曰俚南夷之首費本同余按南夷曰蠻曰俚曰蠻各是一種酋字但可解帥字耳

二月戊寅汴州摠管王要漢攻徐圓朗**杞州**拔之

史炤釋文曰本北海縣始因營丘人拒賊權置杞州時汴州雍丘縣亦置杞州非此費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北海之杞州武德二年已復為營丘縣而雍丘之杞州與汴州接壤未經省併王要漢所攻拔者正北杞州乃以為非何邪

遷州 人鄧士政執刺史李敬昂以反

史炤釋文曰按志闕此州費本同余按隋唐書地理志西魏以房陵置遷州以秦漢以來諸侯王以罪廢者多遷房陵故以名州隋大業初改曰房州唐武德初復曰遷州志未嘗闕此州也

高開道寇 **蠡州**

史炤釋文曰蠡落戈切武德五年以蒲州博野縣置蠡州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五年以瀛州之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蓋因漢蠡吾亭以名州金人亦於博野縣置蠡州非至燕京四百九十里蠡音禮落戈切非蒲州當作瀛州

觀州 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史炤釋文曰觀州本九門縣隋置九門郡武德元年曰觀州五年廢屬鎮州時觀州有二其一在弓高縣非此費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置

觀州於弓高而九門之觀州廢於五年劉會叛在是年十月蓋弓高之觀州爲是。

南州刺史龐孝恭

史炤釋文曰南州屬劔南道羈縻州武德二年開南蠻置二年更名熒州四年復故名費本同余按新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以合浦郡之合浦南昌二縣置南州通鑑下文書南越州甯道明高州首領馮暄俱反南越州今之廉州高州今猶如故則三州相挺而反皆在嶺南道此所謂南州乃合浦之南州非劔南道之羈縻州明矣。

高開道引奚騎寇幽州

費氏本以奚爲突注云突東胡別種突騎者突國騎兵也余徧考通鑑諸本皆作奚騎且東胡別種未嘗有突國奚正東胡種也其先曰庫真奚亦曰庫莫奚

八月甲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

史炤釋文曰按志真州有三武德五年置真州曰南縣置積州及前真州正觀元年改積州爲後真州後皆廢唐劔南道復有真州今突厥所寇乃河東道然河東無此州志又不載疑字誤費本同余按

史炤所謂真州有三。前真州置於九真移風縣。後真州。則是年置積州於日南縣。九年改南陵州。貞觀九年始改後真州。劔南之真州。則天寶五載方分臨翼郡置。以新唐書地理志考之。此時止有九真移風之真州。亦非同時有三真州也。史炤但見通鑑於此時書突厥寇真州。又寇馬邑。以爲所寇乃河東道。考之於志。而河東道無真州。遂疑字誤。余詳考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置綏州總管府。營雲銀真等十一州。此真州蓋置於銀州真鄉縣。且通鑑上文書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原

州屬關內道。朔州屬河東道。突厥入寇之兵。分爲兩道。八月甲辰寇真州者。西路兵也。寇馬邑者。東路兵也。史炤於河東道求真州。所以失之愈遠。

周法明登戰船飲酒。張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而至遂殺法明而去。

史炤釋文曰。漁。漁獵也。余謂捕魚者爲漁。捕獸者爲獵。漁自是漁。獵自是獵。三尺童子能分別其義。史炤之識。不若童子。鹵莽甚矣。

通鑑一百九十一 凡二條

八年突厥寇蘭州

史炤釋文曰按突厥寇鄯岷等州併寇蘭州皆隴右道而隴右無蘭州蘭字疑作蘭余按史炤疑蘭州之當作蘭州是也但詳考通鑑突厥寇蘭州在九月至十月戊寅乃始寇鄯州無寇岷州事其所援據不無少差耳

突厥寇 **彭州**

史炤釋文曰彭州屬羈縻州本洪州正觀三年置屬隴右道按寧州彭原及劔南道復有兩彭州皆非此費本同余按隴右道之羈縻彭州本洪州貞觀三年置七年方改彭州則此時隴右羈縻州未有

彭州也劔南道之彭州武后垂拱二年方分益州置此二彭州皆非突厥所寇者也若寧州彭原縣之彭州乃武德元年置治合川縣唐都關中邠寧突厥兵衝也此時突厥正寇寧州彭原之彭州炤乃以為非可謂擇焉不精矣

通鑑一百九十二 凡二條

九年 **韓州** 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

史炤釋文曰武德元年析潞州襄垣等縣置韓州正觀十七年州廢仍屬潞州又同州韓城縣置西韓州非此費本同余謂襄垣之韓州去長安太遠封

同人蓋自韓城入朝。

太宗貞觀元年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

史炤釋文曰觀城屬開德府費本同余按觀縣漢屬

東郡光武改曰衛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衛國縣隋

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武德四年分屬

澶州是年廢澶州縣還故屬代宗大曆七年復置

澶州至宋始以澶州爲開德府此時澶州已廢亦

未有開德府也。

通鑑一百九十三 凡二條

三年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

史炤釋文曰捍格於物無所容受也費本同余謂格

正也以已所能正人欲人人皆然謂之格非捍格

之格也格字從木捍格之格從手六十卷漢獻帝

初平二年邴原清議以格物與此同義史炤以爲

廢格之格亦非辯已在前

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賜以胡餅及荀悅漢

紀

史炤釋文曰胡餅汲水器余謂史炤但以廣韻爲

據易井卦羸其餅左傳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餅

是皆謂汲器也戰國秦趙澠池之會藺相如曰請

奏盆瓶。秦李斯上秦王書曰：擊甕叩瓶，則甕者罌，缶之類，不特施之汲水，且以爲樂矣。至唐人如楊惠元，餅罌不發，如韓愈詩無計離瓶罌，則餅者以盛酒盛物，不復以汲水器爲餅矣。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蓋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酌者亦曰胡餅，未識其規制，與太宗之胡餅合乎否也。餅瓶字通。

通鑑一百九十四 凡一條

十一年王珪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

史炤釋文作筭，注曰：筭，堅奚切，簪也。費本同余按此

非筭字，乃筭字。陸德明經典釋文曰：筭音煩，一音皮彥翻，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篋，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服脩之屬。士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盥饋者，士昏禮曰：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鄭氏注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王珪正令公主行婦禮，史炤以爲執筭，義何所據。

通鑑一百九十五 凡二條

十四年陳倉折衝都尉魯寧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
史炤釋文曰班給也余謂班字固有給義然此班
以班列爲義晉行人子朱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
朝梁武帝分百二十號將軍爲二十四班皆班列
之班也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從四
品下下府正五品下五品以上皆爲高班

尚書左丞韋棕句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

史炤釋文曰橦徒紅切木名花可爲布出字書

本費本同余按橦諸容翻木一截也唐式柴長三尺五

寸爲一橦

通鑑一百九十六 凡八條

十五年突厥**侯**利苾可汗

史炤釋文作侯利苾注曰侯渠之切余按諸本通
鑑及新舊唐書皆作侯利苾

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

史炤釋文曰百濟西域國本扶餘別種余按百濟
東夷國名其先以百家濟海種類寢盛遂以爲國
號炤旣言百濟爲扶餘之種亦必知扶餘之爲東
夷矣乃以百濟爲西域國何自爲乖越也

大度設自赤柯**樂**北走

史炤釋文曰、灤音歷。海陵本同余按灤音匹各翻、今自江淮以北、率謂積水爲灤。音歷者、艸名也。一名貫衆見本草。

西突厥乙毗陸可汗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

史炤釋文曰、米國、唐國枝庶王者。余謂唐當作康。此字因傳寫而誤也。新唐書曰、康國、古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

十七年魏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起喪給**羽葆鼓**

吹陪葬昭陵

史炤釋文曰、羽葆、天子華蓋、天子之儀衛也。又唐制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羽葆部有十八曲、鼓吹音律管壘之樂。余按孔穎達正義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章懷太子賢曰、葆以五采羽合聚爲之、鼓吹、非音律管壘之樂。辯已見前。樂則有曲羽葆儀飾也。安得有所謂十八曲。此皆史炤無所根據、而妄爲之說。又通鑑下文載徵妻裴氏之言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則知給以羽葆。非天子之儀衛也。

壯士督君譽梁**猛彪**

史炤釋文曰猛彪虎文余按梁猛彪者人姓名奚庸以虎文爲釋

太子承乾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歟因僵臥於地史炤釋文作僵仆注曰仆芳遇切余按諸本通鑑皆作僵臥作仆非

良久太子欬起

史炤釋文曰欬起有所吹起余謂欬忽也太子初焉僵臥於地良久忽然而起耳豈有所吹而起哉炤之踈僻如此

通鑑一百九十七 凡三條

十七年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

史炤釋文曰沙磧水渚有石者余按此沙磧所謂沙漠大磧也既無水草又安得有水渚哉

薛延陀本一俟斤

史炤釋文曰北虜謂大臣曰俟斤余謂俟斤者突厥鐵勒諸部酋帥之稱

褚遂良上疏曰龍沙以非部落無算

史炤釋文曰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三名三龍沙海陵本同余謂龍沙即指言沙漠也自漢以來匈奴單于所居謂之龍庭隨水艸遷徙無常處故因謂

沙幕爲龍沙。此即陰山之外大漠。西盡居延。東極遼海者也。玉門關外之流沙。介在西垂。非褚遂良所指之龍沙邪。律德光之死而北歸也。趙延壽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亦謂沙漠。

通鑑一百九十八 凡四條

十九年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

史炤釋文曰。鞞仙妙切。馬上刀劔室也。海陵本費本同余

謂鞞音所交翻。鞭鞞也。刀劔室安可以繫薪乎。

上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

史炤釋文曰。渝容朱切。臨渝關本曰臨間關。在平

州石城縣。余按漢書地理志。北平郡有石城縣。遼西郡有臨渝縣。注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水經注云。白狼水逕黃龍城西。又東北出東流爲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西南巡山逕一故城西。以爲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新唐書地理志。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五代史云。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循海有道狹處。纔數尺。是所謂臨渝關也。宋白續通典曰。漢石城舊縣。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唐貞觀十五年。於故臨渝縣城置臨渝縣。萬歲通天二年。改爲石城。臨渝在

石城猶有足徵，所謂臨渝者，以臨渝水而名。若曰臨閭，殊無所據。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字。

二十一年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

史炤釋文曰：辟匹亦切，執兵仗以辟行人。海陵余本同

謂炤釋義是而音非，辟讀為闕，若匹亦切，則讀如僻矣。

二十一年高士廉遺言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車駕

之裁，猶冒也。注云：冒所以韜尸重形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製如冒耳。大夫元冒黼殺，余按喪大記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凡冒

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

殺之裁，猶冒也。鄭玄注云：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

形也。殺冒之下，帟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

衾，裁猶制也。孔穎達正義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

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

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

質，下者曰殺。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

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

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上下安七帶，綴以

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綴旁五及玄冒者尊卑之差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少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幘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二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然始死幘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之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用之小斂斂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合注疏而觀之則夷衾上質下殺之制如冒而不爲囊及旁綴固與冒有不同者

通鑑一百九十九 凡一條

高宗永徽元年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史炤釋文曰公除從吉也王氏音訓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余謂公除即漢文

帝三十七日釋服之遺制。曰公除者。以天下爲公。外雖除服以臨政。而親親之思結於內。猶終三年之慕。公則除服。私則未之除也。

通鑑二百 凡二條

六年徙居蓬萊宮

史炤釋文曰蓬萊宮在京城東北。余按唐都長安。外城謂之京城。次城謂之皇城。內城謂之宮城。蓬萊宮在宮城內直東北角。不在京城東北。蓬萊宮後更名含元宮。又曰大明宮。大明宮曰東內。太極宮曰西內。皆在宮城中。

龍朔元年新羅王春秋遣其將金欽將兵至古泗

史炤釋文曰說文泗受濟水東入淮。余謂古泗地名在百濟國中。非中國之泗水。不可妄引以爲釋。然其言中國之泗受濟水。亦只說湖陸以南之泗水。以其於古泗不相涉。故不復辯。

通鑑二百一 凡二條

麟德元年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

史炤釋文曰參倉含切。參互。余謂參逐者。參逐之人也。州縣發人爲兵。守令不能家至而人發之。必

有參逐之人以爲用參者參預其事者也今之吏典逐者隨逐其後者也今之親隨壯富之人行錢於參逐之人以求免爲兵參逐之人既受其賂掩覆而縱之使得亡匿也唐人常語有言參隨者猶參逐也

勲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

史炤釋文曰民男女年十八以上爲丁丁從徭役余按唐制民丁從征役得勲級者爲勲官無勲級者爲白丁且男年十八以上爲丁女曷嘗爲丁哉

通鑑二百二 凡二條

咸亨三年王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

費本注曰伶爐斤切說文弄也余按字書伶郎丁翻無從爐斤切者炤釋用說文而音切則妄自爲之

四年八品九品並鑰石帶

史炤釋文曰鑰容朱切余按鑰石似金今人多以藥物鍊銅爲鑰者音託侯翻宋時八品九品官猶鑰石帶史炤仕宋至京官不知有鑰石帶而妄爲之音何耶

通鑑二百三 凡三條

永淳元年魏元忠閱視赤縣獄

史炤釋文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費本同余按史炤

引騶衍之說衍之說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神州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炤引此以釋

赤縣則唐之十道乃禹迹之九州是魏元忠悉閱唐十道獄也其說闊遠而不切於事情蓋唐之西京以長安萬年爲赤縣東都以河南洛陽爲赤縣魏元忠所閱者長安萬年兩赤縣獄耳

弘道元年突厥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辨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

史炤釋文曰朝直遙切那奴多切余按丁度集韻朝那之朝音與邾同音追輸翻二百九卷中宗景龍二年朝那山音亦誤

則天垂拱元年樂城文獻公劉仁軌夢

史炤釋文曰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仁軌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余謂此因其封邑而名鄉耳樂城縣屬溫州武德五年分永嘉置非劉仁軌所封者也漢書地理志河間國有樂城縣後魏改爲樂壽縣唐屬瀛州樂城古城在樂壽縣東南十六里唐以古縣名封仁軌。

通鑑二百四 凡一條

三年黑齒常之大破突厥於黃花堆
史炤釋文曰黃花堆突厥地名余按黃花在神武

川元和初朱邪執宐所保之地其地在朔州塞內非突厥地也魏收地形志後魏置神武郡於神武川。

通鑑二百五 凡一條

延載元年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弟默啜自立爲可汗史炤釋文曰默啜突厥種名余按通鑑明言默啜爲骨篤祿之弟則默啜乃人名非種名也。

通鑑二百六 凡三條

神功元年孫萬榮與其奴逃至潞水東

史炤釋文曰潞水在潞州爲并州浸即濁漳水也

余按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浸涑易冀州其浸汾潞其川漳則漳自是漳潞自是潞以周官職方言之則潞非并州浸以漢地理志言之則潞州漢上黨郡也春秋潞子之國有潞川上黨郡漢屬并州然皆非孫萬榮授首之地按萬榮時攻幽州軍潰至潞水東爲奴所殺是唐幽州之潞水非漢上黨之潞川也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逕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謂之潞水漢光武遣鄧隆擊彭寵軍於潞南即是水也孫萬榮正死於是水之東

聖曆元年狄仁傑因食

疏糲

史炤釋文曰疏菜食也糲脫粟也張晏曰一斛粟春七斗米爲糲余按詩召旻云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字林云糲米一斛春爲八斗此皆疏即糲也九章算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春糲一斗爲稗九升又春爲侍御則七升又曰凡穀一春一簸爲糲米唯論語飯疏食飲水孔氏注以疏食爲菜食諸儒生皆不主其說以疏食爲麤飯然疏食猶可以菜食爲說若疏糲不若用諸家之說爲文從義順也

二年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

史炤釋文曰參軍官名十六衛皆同鎧曹後改爲
冑曹余按史炤但以參軍爲官名參軍之官名何
從始耶沈約曰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
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世孫楚爲大司馬石苞參
軍輕慢苞始制施敬晉永嘉之亂中州人士避亂
南度晉元帝以琅邪王鎮建業悉羅致爲參軍掾
屬行參軍所謂百六掾是也既而爲晉王以參軍
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
都尉而諸公府都督府置諮議參軍因漢末軍諮
祭酒而爲之名也至宋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

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
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集右戶墨曹凡十八
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至唐惟衛府率府
有錄事及諸曹參軍諸州有錄事及諸司參軍

通鑑二百七 九三條

長安四年太后疾少間

史炤釋文曰間居覓切少愈也余按論語病間釋
音如字孔云少差也史炤釋文凡疾間之間並從
去聲未知何據

久視四年賈敬宗奏張昌宗強市人田

史炤釋文曰強其兩切抑買之也余謂強其良翻非人所願以威勢逼抑而市之謂之強市

成均祭酒同鸞臺鳳閣三品李嶠罷爲地官尚書

史炤釋文曰五帝名學曰成均余按唐百官志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監以國子祭酒爲成均祭酒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九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

天台胡三省輯著 長洲陳仁錫訂校

通鑑二百八 凡四條

中宗神龍元年敬暉瞿然不悅

海陵本釋文曰瞿九縛切說文遠視貌余按九縛切乃矍字矍音九遇翻驚視而失其常度之貌陸德明經典釋文甚明史炤於此音紀具切是至二百四十八卷武宗會昌四年炤音又非

左衛將軍 上邽 紀處訥

史炤釋文曰上邽即秦州天水縣余按漢書地理



志上邽縣屬隴西郡。天水別爲郡名。新唐書地理志秦州天水郡治上邽。無天水縣。宋白續通典秦州有天水縣。而清水縣治上邽鎮。史炤所云未知何據。

二年改贈后父韋玄貞爲鄠王。后四弟皆封郡王。費本注曰。鄠郡名。余按唐制。后弟封郡王。韋玄貞后父必贈爲國王。鄠者封國之名。非郡名也。且自古未嘗有鄠郡。去年已封韋玄貞爲上洛王。上洛郡名也。自郡封而進贈國封。中宗之濫爵固不足言。然郡封國封之制。則不可以無辯。

表恕已培地爪甲殆盡

史炤釋文曰。培蒲墨切。僵也。余按僵踣之踣。其旁從足不從手。表恕已若只僵踣於地。何爲爪甲殆盡。此由以爪甲爬地也。類篇培從蒲侯翻。今從之。

通鑑二百九 凡三條

景龍元年武平一名甄以字行

史炤釋文曰。甄之人切。余謂音之人切者。姓也。人之有字以表其名。甄之爲義。明也。察也。別也。惟明。惟察。惟別。然後能平一。此正以甄明甄察甄別而命字。甄當音稽延翻。

睿宗景雲元年上御**梨園**毬場

史炤釋文作黎園注曰黎憐題切余按此乃梨園非黎園也果木之梨音力脂翻

命韋溫總知内外**守捉**兵馬事

史炤釋文曰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費本同余謂此乃京城皇城宮城内外守捉兵馬非邊戍之守捉也宣宗之崩踵故事增人守捉此其證也

通鑑二百十凡二條

二年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

史炤釋文曰鎧甲也鎧曹十六衛官屬也費本同余

按唐制太子十率府亦有鎧曹等諸參軍柳澤乃十率府屬非十六衛府屬也右率府右衛率府

玄宗先天元年能**撩**李日知嗔

史炤釋文曰撩蓮條切說文撩理也海陵本同余謂炤

音是而義非撩取也嗔怒也言取怒也又俗說以撻發為撩今人謂相挑發為相撩揆

通鑑二百一十一凡一條

開元二年立皇子嗣主為**鄆**王

史炤釋文曰鄆於巾切故衛地在濮陽余按衛地

之郵音吉掾翻無於巾一音

通鑑二百一十二 凡二條

七年王毛仲嚴察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廩官吏皆憚之

史炤釋文曰睿宗改千騎曰萬騎余按太宗選驍勇者從遊獵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中宗改曰萬騎非睿宗也通鑑於睿宗景雲元年書萬騎本末甚明

十三年更名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

史炤釋文曰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爲左右焉彍騎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余按唐受隋禪置十二衛府已微變其官名至武德五年又改云辯見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元年今史炤所云十二衛武德元年之制也以唐六典考之則開元之十二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城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金吾衛

通鑑二百一十三 凡二條

十五年賜貴近絲一緡

費本注曰，綬謂之緌，余按晉書，綠緌綬謂以蔘中染緌，故緌因謂之緌，此言絲一緌猶絲一繅耳，非緌緌之緌，唐制麻三斤爲緌，未知絲一緌其爲斤兩何如也，史炤亦曰，緌猶繅也。

十八年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

史炤釋文曰，參半，間厠也，余謂參者三也，或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也，半則中分而言之，言有其半也。

通鑑二百一十四 凡一條

二十四年史炤于者與安祿山同里閤

史炤釋文曰，閤，說文閤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閤，余謂此亦史炤以廣韻爲據也，按漢高祖居沛，與盧縮同里閤，何特汝南平輿里門曰閤哉。

通鑑二百一十五 凡四條

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

史炤釋文曰，寧塞，廓州軍，後曰寧邊，余按隴右所統十軍，而獨釋寧塞一軍，何也，十軍註詳見通鑑正文下。

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

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

史炤釋文曰崔浩云尹喜為散關令也蓋老子嘗過尹喜故田同秀託言藏靈符於尹喜宅耳余按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其說與崔浩同又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邀老子留作二篇則以喜為函谷關令括地志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又岐州蓋屋縣樓觀山有尹喜舊宅今為崇聖觀山脚有授經臺此亦以尹喜為散關令故有其遺蹟也但唐玄

宗因田同秀之言求符於故函谷關尹喜臺旁則以尹喜為函谷關令矣史記言老子去周度關時周都洛函谷關為是

二年崔成甫紅栢首

史炤釋文曰栢普駕切通俗文帛三幅曰帕海陵本同余按栢首之栢莫百翻今人謂之抹額是也韓愈元和聖德詩以紅栢首若通俗文所謂帛三幅者謂帕也非栢首之栢

四載褚誦戰死

費本注曰誦直毅切余按誦直嚴翻費本誤

通鑑二百一十六 凡二條

八載吐蕃多貯糧食積**榘**木及石

史炤釋文曰榘盧回切余按此榘木即前卷礮應如甬之榘合音盧對翻史炤音釋前後不相照應類如此

十載高尚**雍奴**人

史炤釋文曰雍奴雍州縣名余按唐書地理志雍州有雍奴縣非雍州也

通鑑二百一十七 凡五條

十四載賈循**華原**人也

史炤釋文曰華原邑名屬耀州余按五代史梁開平初華原賊帥溫韜聚眾據縣岐王李茂貞始以華原置耀州使韜鎮之此時未有耀州也新唐書地理志華原縣屬雍州開元元年以雍州為京兆府

安祿山乘鐵**輦**

史炤釋文曰輦羊茹切余謂此輦字即輿字今人多讀從平聲蓋舁車之輦是人輦之則音羊茹切若乘輦則人乘車輿也讀當平聲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乘輦誤同

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

史炤釋文曰漫謨官切又莫半切余謂當從下音
肅宗至德元載魯炁屯葉北以備安祿山

史炤釋文曰葉縣之北汝州也余按通鑑下文魯
炁立柵於滄水之南未至汝州

程千里出崞口討賊

史炤釋文曰崞口在代州海陵本同余按舊唐崞口在

相州西山在代州者崞縣非崞口也二百二十六
卷德宗建中二年崞口注亦誤

通鑑二百一十八 凡五條

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

史炤釋文曰安祿山所劫同羅兵號曳落河余按
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曳落河曳
落河者胡言壯士也是時史思明等合兵五萬餘
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是同羅曳落河不
下萬人矣祿山在洛方圖關輔所養曳落河八千
餘人若以萬人付思明反浮於所養之數不應如
此蓋同羅者阿布思之部落也阿布思敗死其部
落歸祿山祿山簡同羅之壯者與奚契丹之壯者
養之通謂之曳落河其不預曳落河之養者尚多

今遣助思明者。同羅之兵及曳落河。通有萬許人耳。

菱涉至此勞苦至矣

史炤釋文曰。菱草舍。一曰草木根本。亦作跋。余按菱草舍也。鄭康成之說。草行曰菱。水行曰涉。正應此義。不當妄引艸木根本以自雜其說。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海陵本釋文曰。是年改烏氏曰保定。余按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據舊唐書。烏氏驛名。新唐志。保定縣。本漢安定縣。唐爲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

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

太子至平涼閱**監**牧馬

史炤釋文曰。渭州有馬監。余按唐之盛也。秦蘭河渭涇原岐豳寧慶邠坊延夏及河曲之地。凡監四十有一。豈特渭州有馬監哉。時太子所閱者平涼之監牧。平涼原州。非渭州也。

賊勢大熾西脅**汧**隴

史炤釋文曰。汧水在安定。余按前漢書地理志。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又曰郁夷縣有汧水。酈道元以爲汧水即魚龍水。唐書地理志。隴州有汧源縣

汧陽縣皆因汧水而名，汧水不在安定。

通鑑二百一十九 凡一條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

史炤釋文曰：洋音祥。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祖寵之名其川曰洋川，以表誕生之休祥也。費本同余按

洋川，漢時漢中成固之地。劉蜀分成固，立南鄉縣。晉改爲西鄉縣。後魏廢縣於豐寧，戍置豐寧縣。尋於縣置洋州。及洋川郡。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復爲西鄉縣。唐武德元年析梁州之西鄉黃金與勢置洋州。天寶改洋州爲洋川郡。漢書言定陶

戚姬不言生於洋川。地理志止有成固縣，不載洋川。戚夫人生於洋川。本之酈道元水經注。道元好奇之過也。

通鑑二百二十 凡三條

至德二載史思明開井陘路

史炤釋文曰：井陘山在鎮州井陘縣。余按唐穆宗諱恒，始改恒州爲鎮州。玄宗改州爲郡。恒州曰常山郡。肅宗改郡爲州。復曰恒州。此時未有鎮州也。

乾元元年李嗣業在河內安慶緒涉沁水攻之

史炤釋文曰：沁水縣名屬澤州。費本同余按唐書地

理志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安慶緒自鄴攻河內須涉沁水而進兵此指河內之沁水非澤州之沁水縣也

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拔戎德

史炤釋文曰拓拔本代地元魏複姓余按元魏之拓拔氏起於代北党項之拓拔氏起於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項拓拔之後也寶元康定之間憑陵中國楊書狎至使其出於元魏亦必張大而言之而未嘗語及者非其所自出也唐書列傳党項以姓別為部一姓又分為小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往

利氏頗超氏野辭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疆二百五十八卷昭宗大順元年注又誤

通鑑二百二十一 凡二條

二年郭子儀等圍鄴城壅漳水灌之

史炤釋文曰山海經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余按郭子儀壅鄴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荆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晉康帝建元二年趙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釋文之誤正與此同已辯於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注復誤蓋史炤讀書不多只據廣韻以釋通鑑又不能親師取

友以求聞所未聞。所以到底錯了。孤陋自是者。其戒之哉。然余亦當自以此為戒也。

李光弼自將屯中渾城

史炤釋文曰。河南縣有中渾城。余按河陽有三城。以守河橋。自晉杜預建橋於富平津。此大河有橋之始也。然未有城也。後魏孝文自代遷都于洛。又作河橋。河側北岸有二城。置北中郎府。徙諸從隸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魏氏分為東西。東魏得洛。懼西人之侵軼。雖徙洛人於鄴。而河陽仍為橋。以聯絡懷洛。觀宇文與高氏交兵於邙洛之間。

則可見矣。高敖曹之敗也。叩河陽南城以閉關。不內而歿。此時蓋已有南城。宇文泰縱火船。欲焚河橋。斛律金所以禦之者。必於中流制之。意此時亦必有中渾矣。史思明入東京。李光弼據河陽。與之相持。思明來攻。三城皆受敵。光弼自將屯中渾。應接南北二城。視其所急而赴之。安史既平。河朔藩鎮桀驁。唐於此置河陽三城節度使。遂為重鎮。中渾城三城之一。不在河南也。宋白曰。中渾城。東魏所築。

通鑑二百二十二 凡三條

上元二年奴刺党項寇寶鷄

史炤釋文曰。渾奴刺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刺言之。費本同余謂吐谷渾自是一種。奴刺自是一種。吐谷渾王舊自稱可汗。未嘗自稱曰渾主。史或以渾奴刺連言。亦言渾與奴刺兩種耳。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奴刺啜匍俟友內附。此則奴刺別是一種之明證也。

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史炤釋文曰。魏博藩鎮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洪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曰貝魏博相磁洛衛。余謂此通鑑書以魏博授田承嗣之始。然此時命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未須以貝魏博相磁洛衛七州爲注。詳辨於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

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

史炤釋文曰。謂爲機括而誦之。余按高宗之時。以劉思立之言。明經加試帖。舉人乃總括經文。以類聚之。而誦習以應帖試。謂之帖括。括總括也。非機括之謂。

通鑑二百二十三 凡一條

二年秋七月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史炤釋文曰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始以畝定稅而稅以夏秋時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余按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司百僚俸錢減耗代宗即位推恩庶僚下議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若定夏秋二稅則德宗即位方行其法非代宗也史明書秋七月稅天下青苗錢安得謂不及秋即征之乎

通鑑二百二十四 凡二條

大曆五年元載請割郿號寶鄂整屋隸李抱玉

史炤釋文曰郿號並扶風縣名余謂史炤僅能引漢書地理志耳漢右扶風有郿號二縣及晉省號縣存郿縣後魏於號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州尋廢隋開皇初廢武都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爲號縣後魏又於郿縣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郿縣扶風隋唐爲岐州時爲鳳翔府

朕今親御禁旅

史炤釋文曰旅衆也說文軍五百人爲旅余謂禁旅直言禁兵耳不必拘五百人爲說

通鑑二百二十五 凡一條

十四年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詔曰卿雲靈芝怪草異木何益於人

史炤釋文曰卿如字文選卿雲黼黻河漢謂司馬長卿楊子雲也後言瑞者以卿雲爲慶雲皆取黼黻河漢之意海陵本費本同余謂史炤繆矣古者卿慶同音班固白雉詩永延長兮膺天慶叶韵音卿是也

卿雲即慶雲晉天文志瑞雲一曰慶雲一曰景雲嘉氣太平之應也

通鑑二百二十六 凡五條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

史炤釋文以量書爲句斷註曰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上選皆有銓量之書所以叙其資地而進退之也費本同余觀沈既濟之議其上文曰考校之法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是書判也非銓量之書也又曰量資積考非勞也是資考

也。非資地也。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辯正。書取其楷法道美。判取其文理優長。資考者。限年躡級。謂之資。課校殿最。謂之考。

京畿 觀察使崔寧

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此指京師。故謂之京畿。余按古者王畿地方千里。唐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都。有京畿都畿。京畿觀察。部京畿諸州。謂雍岐同華商邠也。

德宗建中元年。朝臣請赦劉文喜。上皆不聽。曰。微孽

不除。何以令天下。

史炤釋文曰。孽。庶子也。猶木之有孽生。故以爲諭。余按史炤此亦本之廣韻。然劉文喜豈唐之庶子哉。凶孽妖孽皆孽也。不專以庶子爲義。此言微孽。猶凶孽之孽耳。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高歡言。雙孽擅朝。指鄭儼徐紇也。炤之誤亦如此。

劉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 **藩邸** 部曲。

史炤釋文曰。藩。謂爲藩屏者。凡郡國朝宿之舍。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余謂炤說自通。但初讀

者未易遽曉，且以此釋藩邸部曲四字，其義猶欠明切。唐人率稱諸王邸第爲藩邸，謂藩國邸第也。此說較簡明。寶應初，上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故劉海賓自謂藩邸部曲。

王國良遣使乞降，猶疑未決。

史炤釋文曰：猶餘救切，獲屬，其性多疑。一說隴西人呼犬子曰猶，好先行却住，以俟其人，遂曰猶豫。猶疑亦猶豫之謂，余以文執觀之，不過言王國良猶持疑而未決降計耳。猶之爲義尚也，如左傳尚猶有臭，其莠猶在，賈誼所謂猶尚如此之猶，不必

引猶豫以釋猶疑也。

通鑑二百二十七 凡三條

二年南至江淮 閩越

史炤釋文曰：閩越東南越，余按此言閩，謂七閩之地，及百越之地耳。若以漢書言之，則閩越之地，今福建路是也。東越之地，今温州是也。南越之地，今交廣是也。豈得謂閩越爲東南越乎。一百六十七卷陳武帝永定元年注閩中，亦誤，辯已見前。

宣武節度使劉洽

史炤釋文曰：宣武節度使自劉玄佐始，傳四世而

滅有汧潁宋亳。余按新唐書方鎮表，建中元年，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尋號宣武節度使。是時李勉以永平節度使鎮汧州，其後陷於李希烈。至興元元年，劉洽破希烈，復汧州，始有汧宋潁亳四州，尋徙宣武軍治汧州，洽改名玄佐，玄佐傳子士寧，士寧爲李萬榮所逐，是劉氏在宣武僅二世也。何嘗傳四世哉。

入敕使院，**擘**裂殺之。

史炤釋文曰：擘，博厄切。說文：搗也。余按此乃分擘之擘，非搗也。

通鑑二百二十八

凡三條

四年外侵則**汧渭**爲戎

史炤釋文曰：汧渭二水，出鳳翔府寶雞縣。余按二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炤釋汧隴之汧已誤。今又誤。漢書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而東流，汧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水經注：汧水東流合于渭，渭水又東逕陳倉縣。唐改陳倉縣爲寶雞縣，渭水則過寶雞。汧水不惟不出寶雞，且不至寶雞矣。陸贄所謂外侵則汧渭爲戎者，謂吐蕃侵逼也。汧水在唐隴州界，渭水出唐渭州界。代宗初

吐蕃陷秦渭。入大震關。唐遂以隴州爲極邊。故曰
汧渭爲戎。

以李昌夔爲京畿渭南節度使

史炤釋文曰。夔渠龜切。海陵本同余按夔奴刀翻。史炤

鹵莽。以其字旁從夔。遂自爲音切也。

膠水 蔣沆

史炤釋文曰。膠水在漢膠東縣。一曰密水。唐時膠
西爲密州。余按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
縣西。又北過夷安。下密膠東當利縣。北入於海。漢
書地理志。黔陬縣屬琅邪。夷安縣屬高密。下密縣

屬膠東國。無膠東縣。當利縣屬東萊郡。唐書地理
志。萊州有膠水縣。萊州古東萊郡地。膠水縣蓋當
膠水下流入海之地。非密州也。

通鑑二百二十九 凡二條

朱泚推雲梯載壯士攻城。翼以輶

史炤釋文曰。說文淮陽名車。隆穹爲輶。應劭曰。輶
輶。匈奴車。博雅以爲柳車。余按柳車非所以攻城。
應劭以輶輶爲匈奴車者。因漢書楊雄傳。碎輶輶。
破穹廬而爲之注也。蓋輶輶者攻城之車。兵法曰。
修輶輶距闔者。三月而後成。謂攻城也。輶輶不特

匈奴有之。中國亦有此車。

韓滉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

史炤釋文曰京峴山名京大也即琅邪大峴山費本

同余按韓滉時鎮潤州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京

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琅邪之大峴山在沂州

滉修塢壁自建業抵潤州之京峴山耳安能絕江

越淮抵沂州之大峴山邪況此時陳少遊鎮淮南

而沂州又李納巡屬也韓滉決不能跨據他鎮疆

土而修塢壁蓋滉以乘輿播遷欲阻江自守其治

樓堞起昇抵潤皆自守規摹也。

通鑑二百三十 九二條

興元元年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

史炤釋文曰誕謾不經之稱余謂妄爲大言曰誕欺語曰謾皆虛而不實之謂非不經之稱也。

張獻甫怒樊澤曰行軍乃敢自圖節鉞

史炤釋文曰節以專殺斧鉞以專斷余按記王制諸侯賜鈇鉞然後殺是斧鉞以專殺也至於漢魏以下持節者亦得以專殺唐中世以後置諸鎮節度使建節對六纛亦得以專殺故授節度使者謂

通鑑卷之二十一
之授旌節亦謂之授節鉞若曰節以專殺斧鉞以專斷恐字義不可如此區別自是之後炤屢拈出此二語蓋自以爲得而不知其失也

通鑑二百三十一 凡四條

進退羈礙

史炤釋文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按羈者有所絆礙者有所止

鐘虞不移

史炤釋文曰虞音具余按經典釋文及諸字書虞音巨無音具者此又蜀人土音之訛

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不已上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

史炤釋文曰京姓也風俗通云鄭公子段封京城其後因爲氏顧其名余按陳京趙需等爭盧杞移吉州長史事德宗大怒當時左右之臣皆辟開而易其故處陳京乃顧謂趙需等曰勿退此一段稍識文理者皆知京之爲陳京顧之爲回顧也史炤以京爲姓顧爲名大似不識文理彼豈真不識文理哉其病在於不詳觀通鑑上下文而輕爲注釋

至于板行其書以誑後學不知乃所以自彰其繆妄也。

以李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泌宿**曲沃**將佐來迎

史炤釋文曰曲沃縣名屬絳州余按此非絳州之曲沃也絳州之曲沃晉封桓叔者也春秋之時晉以曲沃爲別都蓋自桓叔至武公宗廟在焉其地在大河之東李泌自長安赴陝州無緣迂路度河至絳州之曲沃水經注云曹陽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又東有曲沃城春秋時晉侯使詹嘉守桃林

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子儀收西京安慶緒將張通儒等走保陝追至曲沃大破賊於新店遂入陝城此即李泌所宿之曲沃也絳州之曲沃人所共知陝州之曲沃人有不能知者矣吁地理之難言蓋如此

通鑑二百三十二 凡二條

陸贄上奏曰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懷光之竊保**中畿**史炤釋文曰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當天下之中故謂之中畿余按陸贄所謂懷光竊保

中畿謂懷光竊保河中也。玄宗開元八年，以河中爲中都，河東河西爲次，赤縣餘縣皆爲次畿。懷光據河中，諸縣皆爲所有，故言中畿。蓋洛陽爲東京，則河南府諸縣爲東畿，長安爲西京，則京兆府諸縣爲西畿。河中府居兩京之中，以爲中都，故謂之中畿也。

二年百姓至蒸鬱手足以避役

史炤釋文曰：蒸，火氣上行也。熨，持火所以申繒也。余按以火申繒，固謂之熨。然此言以火熨手足耳，不必以申繒爲釋。

通鑑釋文辯誤卷第十

終